

# 恐龙故事



翻译 吴芸琴





凯斯·泰勒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听科幻小说广播，9岁时他开始创作。他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发表了很多小说、科学作品和幻想故事。

## 关于这则故事

“《恐龙搜寻者》以 8 至 11 世纪北欧海盗时期的  
冰岛为背景。这是一个对我有强烈吸引力的时间  
和地点……”



# 恐龙

## 搜寻者



事情发生在埃里克时期之后的冰岛。这一年的春天比较暖和，我正在我们农场附近的小河里撒下渔网，根本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

这时，地平线那端响起了一阵隆隆的咆哮声。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听见的最大的隆隆声，可声音响起的地方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

我失足掉入水中。当我趟水到河岸时，喧嚣声更响了。

天空越来越暗了。

直到我的小妹茜格妮从小河边的灌木丛冲出来时我才知道 原来她一直躲在那里。那段日子她



觉得整天像个小侦探一样跟着我很好玩。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有多机灵。

“啊呀呀！”她叫嚷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她肯定被吓坏了，要不然她看见我失足跌入水里后像只落汤鸡似的，准会兴奋得尖叫起来。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听说有火山爆发。

茜格妮自言自语道：“死亡的号角吹响了，天国守护神吹响了号角，世界末日到了。”

“别犯傻了。”我粗暴地说：“这不可能。接下来的冬天说不定会持续很长时间。”

不过，我也不确定，也许她是对的。当我们到家的时候，灰色的烟灰像雪花一样从天空降下来。

幸好爸爸已经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说肯定是有了一座活火山爆发了。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在取笑茜格妮，谁让她说世界末日到来了。

第二天天色依然是灰蒙蒙的。早晨，一个高个男人无忧无虑地沿着河岸走来，接着穿过我们那块光秃秃的土地。他一手拿着矛，一手握着斧，一头黄黄的长发垂到了肩膀下。

父亲说：“他就是李德雷克。”

茜格妮正好站在我们身边，她听到这句话后又像往常一样插嘴了：“李德雷克是个亡命之徒。”

“小丫头别多管闲事。”父亲呵斥了一句。

茜格妮立即安静下来了。她不想被关进房间而错失亲眼目睹这位声名远扬的亡命之徒的机会。她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要不是我竭力控制自己，我想我也会像茜格妮一样。相反，我故意眯起眼睛，尽一个十四岁男孩的全力挺直腰板。我不想让自己流露出害怕李德雷克的神情。

他阔步朝我们走来，嘴里吹着口哨。

“早上好，”他向父亲打招呼，看上去还比较友善，“有件事现在跟你说最好。昨天火山爆发惊扰了恐龙，它们动怒了。幸好它们没到这里来，但我必须提醒你。”

“一头恐龙？”父亲摸了摸胡子，“这是一个坏消息。”

我们立即相信了李德雷克，虽然他是一个坏人，但此刻他是值得信任的。

父亲是我们这一带的神父，他马上召集所有

的街坊邻居来开会。等大家都赶到时，恐龙已经在斯俄萨河活动了。它屠杀了一群绵羊，摧毁了一幢房子。

“我们必须杀死它。”有人说。

“是的，”父亲颌首同意，“但我不知道有谁能完成这一壮举。”

“除非是在故事中，否则我从来没听说只身一人能杀死恐龙的。”李德雷克懒洋洋地靠在一根柱子上评论；“不过，有一队男人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施罗吉尔去的话，我就给你们带路。”

我情不自禁地喊出来我要去，我向他们宣布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有所作为。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

那天晚上茜格妮从梦中尖叫着醒来后，直到

黎明时分，她一直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们一行人都忙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本没人注意她。

向托尔（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者注）保证，我们这样做了。

我们二十几个人跟着李德雷克往北走。

两天后，我们到达了一片熔岩区，附近是一条波光粼粼的冰河。穿过这片冰冻的熔岩区就是火巨人火山。

山不是很大。这次火山爆发是从西南部开始的。直到现在熔岩还在四处流溢，不时还有爆裂声和噼啪声。我们不得不从东面绕行才能接近恐龙。

“小心脚下的路。”李德雷克提醒说，“在这些岩石中行走很容易伤到脚踝。”

接下来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那恐龙突然朝我们猛扑过来，硕大的嘴里还喷出一股火焰，一对展开的翅膀就像从肋骨处长出的两片巨大的金绿色的树叶。这对翅膀扇起的巨风把我们这些健壮的男人都吹倒在地。我单膝跪地举起盾牌挡住自己的脸。



恐龙伸展开锋利的巨爪，猛烈地甩动它的尾巴，像鞭刺一样的尾翼擦到了我。我倒在地上。当我抬起头再次呼吸时，我看到那些平日我认识的最勇敢的男人在四散逃窜。

但我不能责怪他们。现在我同意李德雷克的说法了。确实，除了在故事中，没有人能杀死一头恐龙。恐龙越飞越高，它又回到了火山上。

我的裤子烧着了，在冒烟。当我扑灭火星环顾这片宽阔的熔岩区时，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正朝山脚走来。她的步伐很坚定，穿着一件我很熟悉的带风帽的天蓝色的披风。

居然是茜格妮！不可能。她竟然会一步不落地跟着一大帮男人走了两天两夜而不被发现？太不可思议了，毕竟她只有十几岁呀！

但她就在那儿 她确实确实做到了。如果我制止她 她也不会停下脚步 如果我朝她大叫大嚷也不管用，更不现实。

我担心恐龙听到叫嚷声后说不定又会发生什么意外。我朝茜格妮飞奔而去。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发现茜格妮的蓝色披风在山间移动。

山峰的左外侧有一个裂缝。裂缝越来越大 我不得不尽力使自己的脚不滑入裂缝。岩石擦伤了我的脚。

恐龙的巢穴是一个很大的熔岩洞，不过在這次火山爆发中受到了强烈的破坏。洞穴顶上落下了很多石头 岩石表面裂成两半 中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缝。现在我看不到茜格妮的身影 但恐龙就蹲

在裂缝处，一直看着裂缝的更深处。

过了一会儿，恐龙转过头来盯着我。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刻会发生什么。如果不是茜格妮的脑袋从裂缝处钻出来的话，也许恐龙就会一口把我吞下去。她的头发缠结在一起，上面沾满了灰尘。她的双臂紧紧抱着一个蛋，一个与她个子差不多大小的坚韧的蛋。那个蛋从裂缝处滚到了恐龙的洞穴里。恐龙像猫捉老鼠一样一把抓住蛋，把它拢到覆盖着鳞片的前胸，然后又静静地伏在那里。

茜格妮看到我很惊讶，但她根本无暇问我是怎样找到她的。

“哥哥，快帮我抓住最后一个蛋。这是恐龙最想要的，只要我们这样做，恐龙就会满意，就不会



再毁坏田地和船只了。但是这些蛋太重了。”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间，看来茜格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照她说的办了。这时 恐龙用一种生气、担忧甚至是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哦 托尔。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有一个蛋静静地卧在裂口处。我朝蛋蠕动过

去，把它滚起来。没想到这个蛋特别轻。原来有一大块蛋壳破了，里面的东西都流走了。

我的肠子都要结冰了！

现在，除了捡起这个蛋之外我无事可做。

恐龙用一种精明但又令人害怕的目光检查了一下这个蛋，然后把蛋抓起来，它看到了蛋上的那个裂口。恐龙咆哮了一声，把岩洞都震动了。它卷起尾巴像一根粗鞭子一样猛烈地甩动起来。

我以为这下我们都要完蛋了。第一声咆哮后，恐龙攫住另外一些蛋，低下头要保护那些蛋，不理我们了。

我握着茜格妮的手赶紧逃走。我们没有死，我们侥幸脱险了。

当我们到达山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下山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此刻我开口了：“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来恐龙洞？你怎么知道要做什么？”

“我做过一个梦，”茜格妮说，“梦境很清楚。我看到恐龙正竭尽全力地下到裂开的岩洞里找那些掉下去的蛋，但蛋太大了。”

“这就是那个使你晚上尖叫着醒来的梦？”

“是的，这下我明白了恐龙为什么那么暴怒，为什么造成这么多伤害了。我知道除非有人把那些蛋还给它，否则它是不会停止伤害的。”

茜格妮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很严肃。她再也不是那个我可以任意取笑、尽惹麻烦的小姑娘了。

只有预言家和先知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之

前，茜格妮从未显示出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们家族里别的人也没有。

“还有一件事。”茜格妮又说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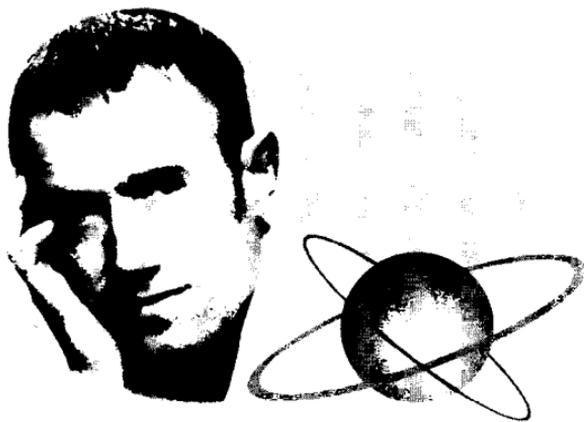
“什么？”

“另外的蛋 你来之前我找到的两个蛋。”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它们都有了裂痕，天哪！幸好没破，只是有裂痕。恐龙应该不会发现。”

我和茜格妮对视了一下，开始跑起来。







鲍尔·科林已经为年轻读者写了很多作品，包括《巫师的烦恼》《狗王》。他最新的作品《地球诞生记》是以未来的一个城市为背景的。他还编辑了两本幻想文集《造梦者》《幻想世界》。

## 关于这则故事

“ 恐龙通常吃生的食物，它们会挟持少女人质也会和英勇的骑士展开激战。有时它们会被杀死。但在我的故事中，没有一头恐龙是这种类型的，它仅仅是饿了…… ”

*Paul Iselin*



应该说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李·布鲁克撞见是我的幸运。天色真的很黑了——随时都会大雨倾盆。如果我朝布鲁克走的话，他肯定会碰见我。如果我绕远路回家的话，我必定会被淋得湿透，浑身溅满泥浆。

我一直沿着草地边缘走。当我靠近布鲁克的时候，他才抬起头看我，似乎不知道在这之前我就在他身边似的。

“你想干什么？”布鲁克飞脚踢起一颗石子。石子穿过我的双脚，砰地撞在波纹铁皮篱笆上。

我耸耸肩。天要下大雨了，我要赶快回家。

“你这个胆小鬼 你害怕这点小雨会伤着你。”

乌云中亮出一道闪电，一声闷雷划破天空。下雨了，脚下溅起了一个个水花。

“去看看是什么？”布鲁克喊起来。

我迅速转过身来，看到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它下降的速度很快，就像一枚火箭似的。

“快来，也许是陨石或别的什么东西，真是



绝了。”

当布鲁克叫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执行。可是如果我全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妈妈见了一定会很生气。我真是左右为难。

当我们跑到公园的时候，我们全身上下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天空中不时划过闪电，雷声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响亮的。

我首先发现了那头恐龙。我看到野地的正中央有一个泥堆。看起来似乎有人正在挖坟墓，或者像一枚炸弹落在公园里。那里有一个洞。

我朝洞里张望了一下：“快来，布鲁克，快来看看我的发现。”

我弯下身子以便更近一点观察恐龙。

布鲁克飞奔过来。他的湿发像泥巴一样紧紧

地贴在头皮上。他看上去就像恐怖电影中的情形，  
满眼都是疯狂。

布鲁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蠢驴！”

他自己爬进了洞里。

“这是我发现的。”我软弱无力地喊了一声。

布鲁克连头也懒得抬起来：“是我先捉到的，  
笨蛋。”他尖声骂道。

我向后跳了一下，我无法描述他的尖叫声有  
多么刺耳。

布鲁克踢了恐龙一脚，紧接着又发出一声尖  
叫：“它咬我！”

他爬了出来。

一道闪电照亮了洞穴。我凝视了一眼恐龙，恐  
龙看起来好像是用铁做的。

布鲁克用不信任的眼光瞧着我。他握紧了拳头。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你认为它咬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鲁克吮了吮手指对我说：“你站在这儿放哨。记住，恐龙是我的，我去弄辆手推车来。”

就这样 我一直站在公园中央 替布鲁克看管一头铁龙。布鲁克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我估计我在那儿站了大约一小时。这时，我浑身哆嗦起来了 我又湿又冷 我快要变成一块石头了。如果我把布鲁克的恐龙弄丢的话 我会被揍成肉饼。可我如果整夜守在外面的话，我准是一个疯子。

于是我爬回了洞中。

如果恐龙张开大嘴 我拔腿就跑。但是正如我

所言，它只是一头铁恐龙。布鲁克太大惊小怪了。

天气像冰一样冷，夜色越来越沉。如果这个星球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人希望布鲁克出现的话，那就是我。此刻，我多么希望布鲁克推着手推车回来。

我在前门碰见了妈妈。

“这种天气你在外面干什么，托逊？你看看你自己。”

“我为你和父亲准备了一份礼物，”我撒了一个谎，“它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我喘了一口气，“所以我在路上多花了一点时间。”我像扔石头一样把铁恐龙扔在了燃煤壁炉旁。

“你送这个给我们？”妈妈显得十分震惊，“它肯定花了不少钱，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它确实与众不同。”我承认。

我的妹妹杰茜玛吐了吐舌头：“你弄了个爬行动物，托逊？”

当我和妈妈取得一致意见后，杰茜玛大为不满。我朝她得意地一笑，留下她们母女俩在那儿研究恐龙，我得把衣服弄弄干。

等我回来时，妈妈已经把恐龙收拾干净了。



父亲对我送的这份礼物也很感兴趣。他一直左看来右看去，巴不得恐龙能站起来喷出火焰。

整个晚上我都在担心布鲁克会过来指责我偷了他的恐龙。当我听到楼下有响动时 我知道肯定是布鲁克来了。

想到要到楼下和布鲁克面对面地对质我就兴奋不已。但是没有一个人。布鲁克没有出现。楼下只有一些‘ 嚓嚓 ’声和‘ 嘎吱嘎吱 ’声。我本以为是爸爸妈妈在楼下争执，但是我却听到了父亲的呼噜声。

说不定布鲁克正在地毯上拖恐龙呢！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猜测。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来敲我的房门：“托逊，是你把妹妹的布娃娃弄坏了？”

我使劲睁开眼皮。妈妈手里拿着一个像洗碗刷一样的东西。

“什么娃娃？”我傻傻地问。

妈妈甩甩“洗碗刷”：“这是芭比。”

“也许是猫干的。”我说。

“托逊！”妈妈叫起来。

“真的，妈妈。”

妈妈转身下楼去安慰杰茜玛。

布鲁克为什么要弄坏杰茜玛的布娃娃？也许他在黑暗中踩坏了芭比？我迅速穿上衣服去查看恐龙。

恐龙仍旧躺在炉边，现在这事是一个谜。

我去上学。我以为布鲁克会找我麻烦。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家伙完全忘掉了恐龙。有时候人真

会自寻烦恼。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但到清晨 5 点 我听到楼下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乒乒乓，嘎吱嘎吱，嚓嚓嚓。”

我趴在楼梯上。我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很想去敲爸爸妈妈卧室的门，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

我看到恐龙正在大口咀嚼父亲的《星球大战》录像带，如果父亲知道自己最喜欢的电影遭此厄运的话，他非得大发雷霆不可。

我想都没想就冲下楼梯。恐龙听到我的声音后慢慢地摇摇摆摆地走过客厅，钻进了壁炉里。

我捡起爸爸那被撕碎的录像带。

“谁在楼下？”

“呀 爸爸。”我像扔掉一块烫手的山芋一样



赶紧把《星球大战》藏在电视机后面。

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然后我听到爸爸在和妈妈说话。他们的门关着，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的双脚在发抖。如果爸爸发现我正拿着被撕碎的录像带的话——

我从电视机后面闪出来，匍匐着爬过恐龙原来待着的地方。此时此刻，你们肯定认为我发疯了。铁恐龙不会动，铁恐龙也不会吃塑料制品，更不用说刚才的事情会发生在恐龙的身上。天哪，这一切该如何解释？

我摸了一下恐龙，它不是冰冷的，它居然还有一点热度。

我推了它一下，摇了它一下，打了它一下，它毫无反应。它仍像一堆铁一样待在那儿。

“好 这就是你想要的。”我嘀咕了一句“这下好了。”

我站起来 又匍匐着上楼重新入睡。我本想用一根旧绳子把恐龙绑起来，但如果它的牙齿是真的话，没有什么东西能奈何得了它。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楼下传来父亲的咆哮声。

“托逊，立刻下楼来！”

我迅速起床。看来录像带被咬事件不是一个噩梦，我现在就得面对这件事。

“我来了！”我穿着睡衣飞奔下楼。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碰我的录像带，托逊。”

“爸爸，我真的没有碰它。”

“你撒谎，”杰茜玛说，“你真丢脸。”

杰茜玛真是个讨厌鬼，她居然还在火上加油。

“托逊，回答我。你难道不明白，真该死！”父亲厉声说道，“瞧这乱糟糟的样子，你昨天晚上究竟在这儿干什么？”

我的眼睛都瞪大了。客厅的地板上撒满了咀



嚼过的碎塑料片。这头恐龙还把我的一些光盘弄坏了。

我说：“肯定是昨天晚上有人闯进来了。”

“我想也是。”杰茜玛在一旁插嘴。

“闭嘴，杰茜玛。”父亲喝道，“托逊，把吸尘器拿来，把这里整理干净。为了这事我要扣除你下个月的零花钱。”

杰茜玛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她朝我挥挥手，溜出了房间。

我一个人默默地打扫卫生，眼睛盯着恐龙。

午饭铃声响过后我去了图书馆。直到放学我一直在网上浏览。有关恐龙的检索条目有上千条。

最匪夷所思的一条就是恐龙竟然以煤为食物。当然，我家附近根本没有任何煤矿。但恐龙为什么

要吃塑料制品呢？我在网上检索，找到了我想要的  
答案。原来，塑料是用煤和石油制成的。

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恍然大悟：恐龙饿了，  
它只有吃东西才能维持体温。但是按照它现在的  
速度，它会把我们整个家、会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  
吃掉。我一年的零花钱就这么点。

如果它的体温低的话，它就不会移动。所以，  
如果我晚上把它放在冰箱里的话……哦，我不会  
那么残忍。恐龙是有生命的。但是温度越高，它在  
屋子里活动的范围越大。那样下去，我的零花钱全  
都要泡汤了。

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考虑。

放学回家时我发现布鲁克还潜伏在老地方。  
我得绕过垃圾场超过他。

等我到家时我已经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了。

爸爸妈妈还有两小时才到家。我用一块毯子把恐龙包起来 把它重重地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垃圾场。

海鸥们很好奇 ,它们一边在我头顶盘旋 ,一边发出粗哑的叫声。我等到旁边没人注意时 赶紧把恐龙扔进了垃圾堆。

起先恐龙的头缠在尾巴上翻腾着。看到这些金属片后它放松下来了。我看了恐龙最后一眼 因为下一秒它就会一头扎进塑料堆中。

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天晚上爸爸妈妈给了我一耳光。他们认为肯定是我没关门，以致有人闯进来把这个独一无二的恐龙偷走了。恐龙的被盗是我一手造成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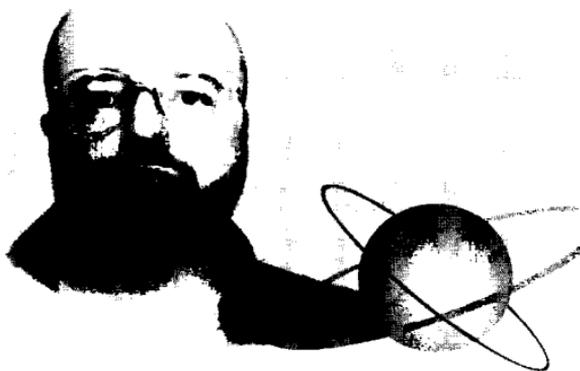
竭力把责任推到杰茜玛身上。因为早上我离家后只有她一个人还在家里。可最终还是由我承担过错，谁让我是哥哥呢。

让我再告诉你一些别的情况。我每星期去一次垃圾场，在这个我放生恐龙的地方，我总能很惊

奇地发现一些珠宝硬币什么的東西。也许这是恐  
龙最后的藏身地。我想这是值得的 因为这样做挽  
救了一头恐龙的生命。







彼特·雷德是一位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的多次荣获大奖的作家和电脑工程师。他写的故事剧本除了发表在各种各样国际性的科幻小说、杂志和文选上，还刊登在《新西兰校园周刊》上。

## 关于这则故事

“如果真有恐龙会怎样？如果它们已经潜藏了几百年，一边在悄悄地数着财宝，一边耐心地等待机会将我们人类取而代之会怎样？不过，我认为它们的结局不会太妙……”

# 两头 恐龙



“先生，请脱下衣服。”守卫对杰克斯说。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称呼他为“先生”，通常是“小家伙”、“小男孩”或别的更糟糕的叫法，当然更不会说“请”，没有人把他当回事。

守卫拿走了他的大部分衣服和一只小小的银色恐龙雕像，只让杰克斯穿着短裤，然后他们用扫描仪和远程识别器检测了他的全身，又用X光扫描了他几次。

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一枚以前他摔断腿时安置在胫骨里的外科用大头针。

到目前为止，一切按计划进行。

守卫把银色恐龙雕像还给了他。接着，一个探头伸进了他的喉咙。探头开始工作了，螺旋桨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杰克斯抬起头来，他看到一头活生生的恐龙。恐龙至少有三米高，皮肤像被擦过的皮革，呼吸声像是纸张在燃烧。恐龙拿起那只小雕像，先是眯缝



着眼睛 接着又眨眨眼睛 舔了舔嘴唇 最后弯下身子 注视着这只小雕像。

“ 不可思议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小杰克斯 ?”恐龙的声音又尖又高 听上去就像人的声音一样。

“ 不是很确切 爬行动物阁下 ,”杰克斯说 ;“ 但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你是银质的 , 每个人都认为你像恐龙。所以 当我发现这只小雕像时 我就想到了你。”

“ 多么友好。”恐龙说 话语中含着一丝讽刺的味道。

“ 这是一个真正的古董——很值钱。”杰克斯说 , 他尽量想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自信些。

“ 这不是古董 小男孩 看 底座上有激光焊

接的线条。”

杰克斯觉得自己腋窝处的汗越来越冷了。

“很可能还是在镇上做的，”恐龙继续说，“你从我的矿上偷了银子，再用一些工具做出这个小雕像，现在你又要把它卖给我。”

“我没偷。”杰克斯咕哝着，闭起眼睛等死。

恐龙扇扇翅膀，发出咯咯声。

“我能把你扔到城墙上。你认为哪样东西会先置你于死地？是污染物还是野狗？我也能把你绑在购物广场的柱子上，用火熏你。这会让大家知道是谁在统治这个小镇。但我不会这样做……我会给你一条生路。这个小雕像确实很吸引人，的确不错。我会付给你报酬，不过作为回报，你得告诉我它是谁做的。”

守卫从杰克斯嘴里抽出探测器，杰克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我妈妈做的爬行动物阁下。可是她已经死了。”

“哦 我对你的不幸报以最真切的同情 我也损失巨大。我得确认你没撒谎。如果她真死了 我想我就不能把此事归罪于你了。你认为这个小雕像值多少钱，500块钱？”

“你真慷慨 爬行动物阁下，”杰克斯说 这个数目是他期待的两倍，“但是我希望……唔……”

“你最好先看看我的藏宝室。”

杰克斯点点头。

恐龙叹了一口气：“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嗯，穿过门往左转就是了，别太贪婪。”

门虚掩着，杰克斯关上身后的房门。现在杰克斯只身一人在恐龙的藏宝室里。也许这里的珍宝比镇上所有的财宝都要多。到处都是金、银、白金。满满一盆戒指——恐龙说这些都是镇上死去的人戴过的。一堆堆的刀叉、项链、镜框、耳环、鼻环、纽扣，就连一件战利品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难道没有人在监视杰克斯？很明显这是一个陷阱，他可不会轻易上当。他得活着出去，否则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每一件东西都擦得闪闪发亮。镇上人说，恐龙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儿，亲自一样样擦这些东西。他们说，恐龙认为这很有趣。

杰克斯紧紧盯着这一盆子戒指。他觉得第一枚戒指比较熟悉，上面有一粒极细小的紫晶色钻石，

另一粒紫晶色钻石上镶刻着他母亲名字的缩写——  
ADA。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喜欢过宝  
石。杰克斯检查了整整几打款式简单的戒指后，才  
找到记忆中的有着细微螺旋状花纹的戒指。



这时，杰克斯伸手去拿身边木架上的一部镀  
银可视电话。他似乎对这电话产生了兴趣。然后，  
他假装滑了一下跌倒在一堆叉子上。如他所愿，皮  
肤擦破了，这回真的受伤了。杰克斯没有必要假装  
朝暗设的照相机大声叫喊了。他小心翼翼地按了

按脚上的三个地方。这回感觉更痛了，好像身上埋下的那枚外科手术大头针在起作用了。

几分钟后恐龙回来了。

他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 我笨手笨脚，”杰克斯一边说一边擦去腿上的血迹，“我想把它弄干净，如果……”

“别捣乱了，”恐龙打断道，“为什么单单挑那两枚戒指？它们很便宜，可是非常珍贵。”

“这是我父母的结婚戒指。”

“多么令人感动，我猜我今天成了一头古老的多愁善感的爬行动物。守卫，再用 X 光检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吞下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在他离开的时候给他 200 块钱。杰克斯，如果你遇见恐龙家族的其他成员，你会顺道回来看看我吗？”

“我保证 我会回来的 爬行动物阁下。”

藏宝室里，杰克斯滴落的血滴还在轻微地抖动，室外布满了几百个比跳蚤还小的迷你机器人。迷你机器人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几百万个机器人在恐龙的矿山上工作——但这些机器人的确有些异样。

它们在阴影中蹦来跳去。虽然它们小得连摄像机都监控不到 但它们无法避开伤害。有几个机器人被蜘蛛误认为是真正的昆虫而被踩成瘸子了，十几个机器人被来回走动的守卫的靴子碾碎了，有一个被掉下来的叉子压扁了。

但是这些机器人是按照团队工作设计的。夜晚降临时，它们会灵敏地爬进密布在房间里的电脑光缆内。

在与恐龙住宅隔着两条马路的一幢空房子里，有两个人正注视着电视屏幕。图像有些闪烁，还发出嗡嗡声，但还是能清楚地看到藏宝室里的情景。

午夜时，恐龙走进了藏宝室。看来传闻是真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恐龙都在擦东西，而且对沾上血渍的叉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最后，恐龙离开了。

“你没必要这样做，杰克斯。”一位老妇人说。

“是的，我知道，奶奶。”杰克斯回答道，他吻了吻老妇人的脸颊后离开了。

杰克斯再一次检查了他的套马笼头、全套衣帽装备，然后把一个搭钩甩到城墙上。没有警铃响起，没有探照灯闪烁，也没有激光点射到他的胸脯上。迷你机器人完成了它们的使命，钻进了计算机

的各个部位，阻止了视频信号。这样，除了空荡荡的夜晚，恐龙的计算机什么也发现不了。

杰克斯沿着绳子攀缘而上，然后落在了墙内。他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哨兵。视频摄像机依然没有注意到他。当他靠近时，门敞开着。五分钟后，他避开两个哨兵——这回是真人，再次回到



了恐龙的藏宝室。

杰克斯检查了他全套装备的电源，打开了头上的矿灯，捧起一个大大的银盆。

“灯光。”身后响起了一个高高粗粗的声音 房间里亮起来了。

“打开灯找东西不是更容易吗？你说是不是，杰克斯？”

“是的 爬行动物阁下。”杰克斯回答 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来。

“孩子，自从基因产生后，上帝就把你们这些可笑的人类摆在了合适的位置。我在这个镇上统治了两百多年了。你真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想要偷走我财宝的人或者是用再生迷你机器人破坏我安全系统的人？我亲自设计的那些机器人，即使它

们跳离了你的脚，我的计算机系统还是会一直追踪它们。我承认这枚人造的外科用大头针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接触器。我也很欣赏这个恐龙小雕像。真的是你妈妈做的吗？”

“是的 爬行动物阁下 在你杀害我父母的三



个星期前。”

“杀他们 我？”

“他们参加过去年的矿山罢工，你炸毁了井架，活埋了二十多个人，你不记得了？”

“哦 我很遗憾 我们损失了两天的产量 我也很痛心失去了很多难得的好矿工，包括你的父母。现在，放下那只盆子，小心一点，它真的是一个古董 然后举起你的手 转过身来。你是个聪明的男孩 我会让你活着出去的。”

“谢谢你 爬行动物。”杰克斯转过身来并抬起手臂 拨动了笼头前面的开关。一束微细的颗粒射向恐龙 颗粒像弹头一样迸发出来 在恐龙覆盖着鳞片的胸膛上钻出了好多个深深的洞。

这些颗粒的反冲击力把杰克斯撞进了墙里。

他无法移动他的左臂，同时，他的肋骨极度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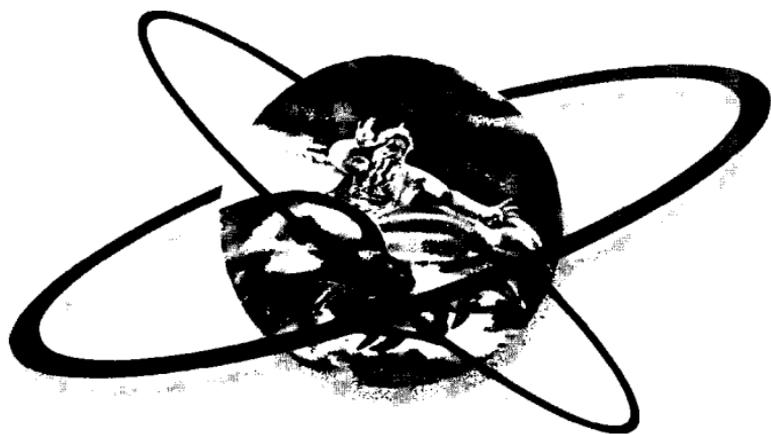
他对哨兵咧嘴一笑，指着正向地板上渗出黑色血液的恐龙尸体说：“他已经死了，你可以杀我，但先问问你自己，难道我们人类就不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吗？”

说完，杰克斯昏过去了。





# 深水传说



翻译 泷秀





比尔·康顿颇具天赋，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从那之后便开始每况愈下。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赛马骑师，直到在某次比赛中身体忽然发育拔高了足足一倍才放弃。然后他和母亲合作组织了一支职业摔跤队。现在他是一位全职的儿童文学作家。

## 关于这则故事

“编辑让我以女性为主角写一篇湖上女神的趣味模仿故事 并加入超自然元素。一开始 我觉得编辑肯定是疯了，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我说的东西总是正确的。编辑们从不出错。”

*Bill Kardon*

# 可怜



# 的杰森

上周二早晨 8 点 30 分，杰森·弗瑞斯特到我们学校不过两天时间。虽然他是个大块头，但我仍是竭力忽略他的存在。事实上，我在和男孩交往方面总是缺少运气，因此并不想和他扯上什么关系。但一切似乎早已命中注定。

我急急忙忙赶着去坐校车时，杰森冲过我身边撞倒了我。他转过身，用那双可爱的蓝眼睛凝视我。我被蛊惑了。

“你还好吧？”他边问边扶我起身。他的碰触令我双膝颤抖。

“抱歉。”我答道；“我应该看着点路的。”

他点点头，一绺梦幻般的金发掠过他的面颊。然后他微笑了。杰森·弗瑞斯特对着我微笑。我晕眩，无法移动。我甚至不在乎正有一大堆什么东西从他鼻子中垂落。

“我是杰森。”他仍然微笑着。

我努力保持平静。我对自己说：“不会出错的。阿拉贝拉不会破坏这个温柔时刻。”

下一秒，我听见自己说：“你好，我是达拉·范莫尔。你知道你的鼻子下面挂着一大条绿色的东西吗？”

是阿拉贝拉迫使我说的！她甚至可能就是制造那条绿色东西的家伙！

他一边反复说着“对不起”，一边用手背擦掉



了它。

我试着使他安下心来：“别担心，杰森。事情本来会更糟的，比如你的裤子拉链可能没拉上。”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们双双低头往那里看去。可怜的杰森，他的拉链确实开了。

又是阿拉贝拉！

他转身拉上，转回来时脸已经变得通红。他正要说什么时，公车的喇叭响了。

“孩子们，都上车了吗？”

我和杰森上了车。我想，他大概以为我十分渴望坐在他身边，于是尽管车上几乎全是空位，他却一直站着乘到了学校。

我得出了结论：他必定属于害羞那种类型。这意味着，我必须像往常一样，首先行动。

我知道如果表现得太过急切，肯定是个错误。  
于是我等到下车的时候才开始行动。

“这个周六，你会去参加学校的舞会吗，杰森？”我问道。

他茫然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有什么舞会。”

我小心翼翼地挑选下一个词汇。我想给他个暗示，但我必须极尽婉转圆滑。

“哦，确实有一个舞会。我想去……但无人邀请我。”我说。

杰森用指尖剔着牙齿，拨掉一小片口香糖。我明白这是一项延迟战略，目的是为了鼓起勇气向我发出约会的邀请。因此我决定让他的行动变得容易些。

“杰森，我等不了一天，”我说道，“你打算带



我去这个舞会吗？”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把口香糖吞下了肚子。我礼貌地等待着，直到他停止喘息重新发问。

“唔……呃……好吧。”他说，“我们去参加舞会，一起。”

“太棒了！太美妙了！举手击掌！”

“啊啊啊啊！”杰森叫道。

直到击掌结束后他才有机会告诉我，其实他的手摔坏了，石膏才刚刚取下。

千真万确 这是阿拉贝拉的错 但我无法和杰森提起她。他可能理解不了。

“对不起 杰森 你还愿意带我去参加舞会吗？”

他勇敢地点点头。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完美。在那个星期剩下的日子里 杰森没有来学校。因此在星期五这天 我给他打了电话 确认他仍然会带我去参加舞会。

“我痛不可当。”他呻吟道，“我的手臂上有一块破碎的骨头 必须动手术。现在 我又被重新上了石膏。”

“是啊。”我同情地回答道，“那么 明天你何



时来接我？”他和我约定了时间。

7点是一个魔法时刻。

我已经努力了一个星期，搜集了我能打听到的一切关于杰森的情报。

我与之交谈过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极其

普通的人，除了两件事：喜欢航海、热衷于一切与亚瑟王传说有关的东西。

航海这部分非常简单，我们家就住在一座船屋里。至于亚瑟王，我有好主意。我的父母爱好化妆和玩游戏，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帮助我。

我们租了一张大圆桌和一些服装。母亲饰演圭尼维尔，而父亲则饰亚瑟王。

最后，母亲用她新买的电锯做了一件盔甲和几把剑。快到 7 点的时候，一切终于就绪。

“杰森现在完全无法抵抗你的魅力了 达拉。”父亲说。

“我明白。但我有些担心阿拉贝拉，最近你们有谁见过她？”

母亲答道：“昨晚她在这儿，她觉得杰森非常

可爱。”

“那么为什么她不放过杰森，妈妈？”

“喔 别管她了 她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也许你应该把阿拉贝拉的事情告诉杰森。”父亲建议道，“你知道 她堪称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我正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时，听见杰森乘坐的出租车在门外停下的声音。

“你从没告诉过我你住的房子像极了一只大鞋？”我开门的时候他说道。

“我觉得你可能会认为这有点不可思议。”

“确实不可思议。”

“不不，其实很正常。我父亲有一家鞋店，为了宣传 我们就住在一只鞋子里喽。。”

母亲缓缓地走到门边：“除此之外，还因为这



房子很便宜 因为它闹鬼。”

“闹鬼？”杰森倒吸一口气。

母亲拍拍他的背：“开玩笑而已！”

看到我父亲时，杰森不禁又喘了口气：“哇，您看起来和亚瑟王实在很像。”

“我希望如此，”父亲答道，“亚瑟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杰森又转向我母亲：“而您看上去就像圭尼维尔夫人。”

“圭尼维尔夫人是我的英雄。”母亲说。

我轻轻执起他的手：“我们都喜欢看亚瑟王的传说。除此之外，我们还热衷于航海。”

“航海？”杰森睁大了眼睛。

“起锚！”父亲一边吼着一边解开用于把房子

固定在码头上的绳子，“我们用一种别致的方法把你们送到舞会现场去。”

外面的发动机低吼起来，我们的鞋屋开始劈波斩浪。看到这一切，杰森的眼珠子几乎掉了下来。

“简直难以置信！”他说，“我正和一群喜欢亚瑟王的人乘坐一只鞋子驶向大海。我做梦都想



这样！”

“哦，我们常常如此。”我随意答道。

“到这张圆桌旁坐下，然后来一杯老式柠檬汁如何？”

“不用客气了，谢谢。”

“那么来一场斗剑比赛吧，”父亲提议道，“我战斗时，由圭尼维尔夫人掌舵。亲爱的，你意下如何？”

“当然愿意，亚瑟王。”

杰森举起他上了石膏的那只手臂说：“抱歉，我玩不了。”

父亲的眼中闪过一道怪异的光芒。他“啪”地把剑按到桌面上：“听着，小子，”他用一种根本不像他的声音咆哮着，“如果亚瑟王想和你比剑，你就

绝对不能拒绝。用你能用的那一只手来，否则我会割掉你的脑袋！”

“好吧，好吧！”杰森苦恼地边说边拿起了剑。

“太晚了。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取了你的首级。我要练习。”

父亲跳到圆桌上，用剑尖指着杰森的脖子。杰森惊恐得大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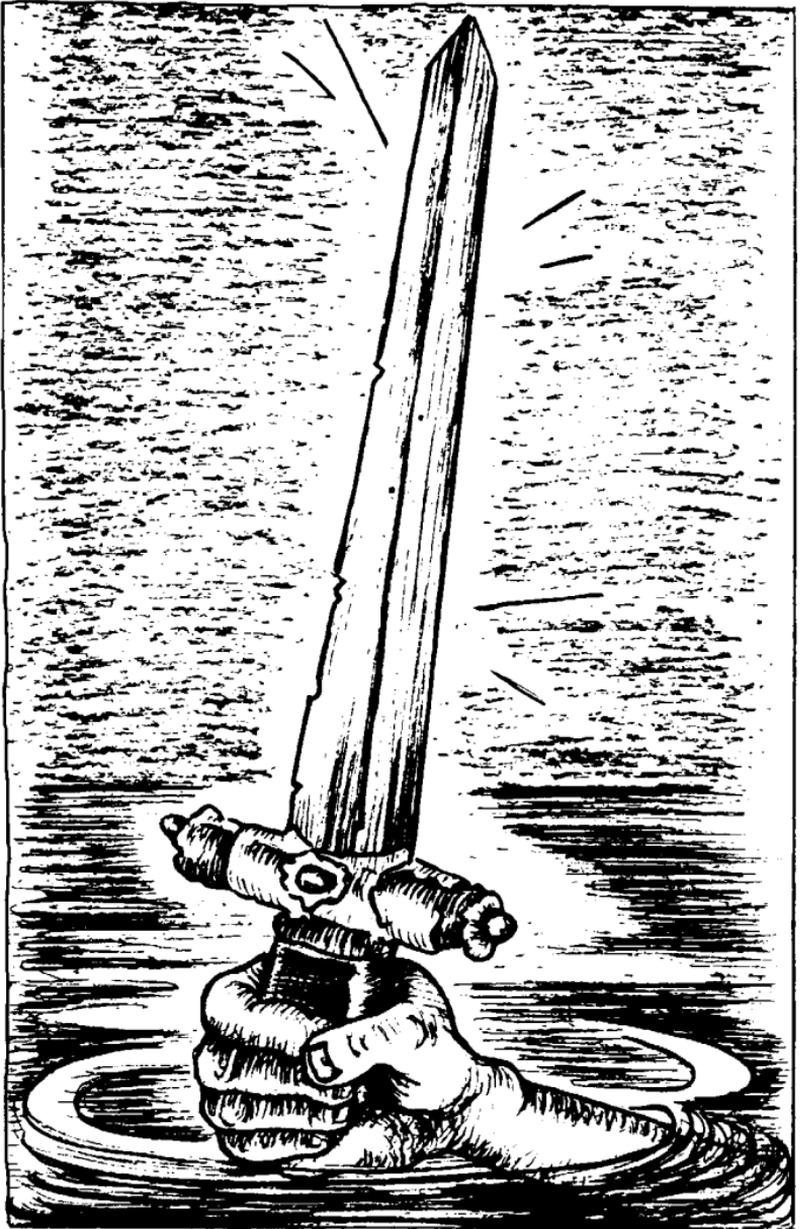
“阿拉贝拉！”母亲呵斥道，“你太调皮了。马上停止！”

父亲闻言立刻丢下了剑：“抱歉，杰森。刚才不是我在说话，是阿拉贝拉。”

“阿拉贝拉是谁？”

父亲深吸一口气：“她是——”

我一个箭步跨到杰森面前：“杰森，以后我会



告诉你。现在，我们到甲板上看看风景吧。”

鞋船在微波上轻轻荡漾，我站在杰森身边，感到无比浪漫。不久，我们会置身于舞会之中。我确信哪怕是阿拉贝拉也不能阻止我们了。

就在这时，杰森瞥见一只手从水底伸出，那手还紧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银剑。

“看！”杰森叫道，“是湖上夫人她拿的是亚瑟王神剑！”

“只不过是一条鱼。”母亲说。

“一条剑鱼。”父亲补充道。

杰森垂涎欲滴：“别傻了，这就是亚瑟王神剑，那把有魔法的剑。我要得到它！”

“不，不，”我忙不迭地说，“这只是阿拉贝拉玩弄的一个骗局而已，杰森。”

他脱下了鞋袜。

母亲对他摇了摇手指：“你真的不能下水。”

父亲挥舞着他的木剑：“亚瑟王命令你待在船上。”

但杰森压根没听进去。

他开始翻越栏杆的时候，我们全部展开了行动。父亲拽住杰森的脚步，母亲拉住他的手臂，而我则抱住他的腰。

但杰森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甩开了我们，跃入了大海中，边游边叫道：“等我，湖上夫人！等我！”

当他的手接触到剑的时候，剑顷刻变成了一条鳗鱼。这是阿拉贝拉最爱玩的把戏之一。以前这总能博得众人大笑，但这次不行。可怜的杰森，他

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然后，阿拉贝拉抓住杰森的手，拽着我那尖叫着的杰森在海上高速前进。

“别让她觉得带劲，杰森。”母亲在他身后叫道。

我有一种预感：当我们最终到达舞会现场时，肯定已经迟到很久很久了。







索菲·马森在印尼长大，并定期旅居法国。她对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的热爱反映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她最近的幻想类书目有：《天赋》《卡拉巴斯》《红色城市和冰铁》等。她现居住在新南威尔士的阿米达尔。

## 关于这则故事

“我们沿着海岸蜿蜒前行，渴望一个海边的周末假期。有人开始吟唱一首关于老爷钟的歌。突然间，一切都在脑中一一呈现：沙滩、大海、钟……我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看看会写出什么！”

Dophie

---



这个夏天，祖父消失了。假期里，我如同往常一般与他共度美好时光。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用来游泳、钓鱼和聊天。祖父十分健谈。母亲认为他能把海豚的尾鳍都说得掉下来！祖父在时的画面总是很生动——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真正属于大海。他与祖母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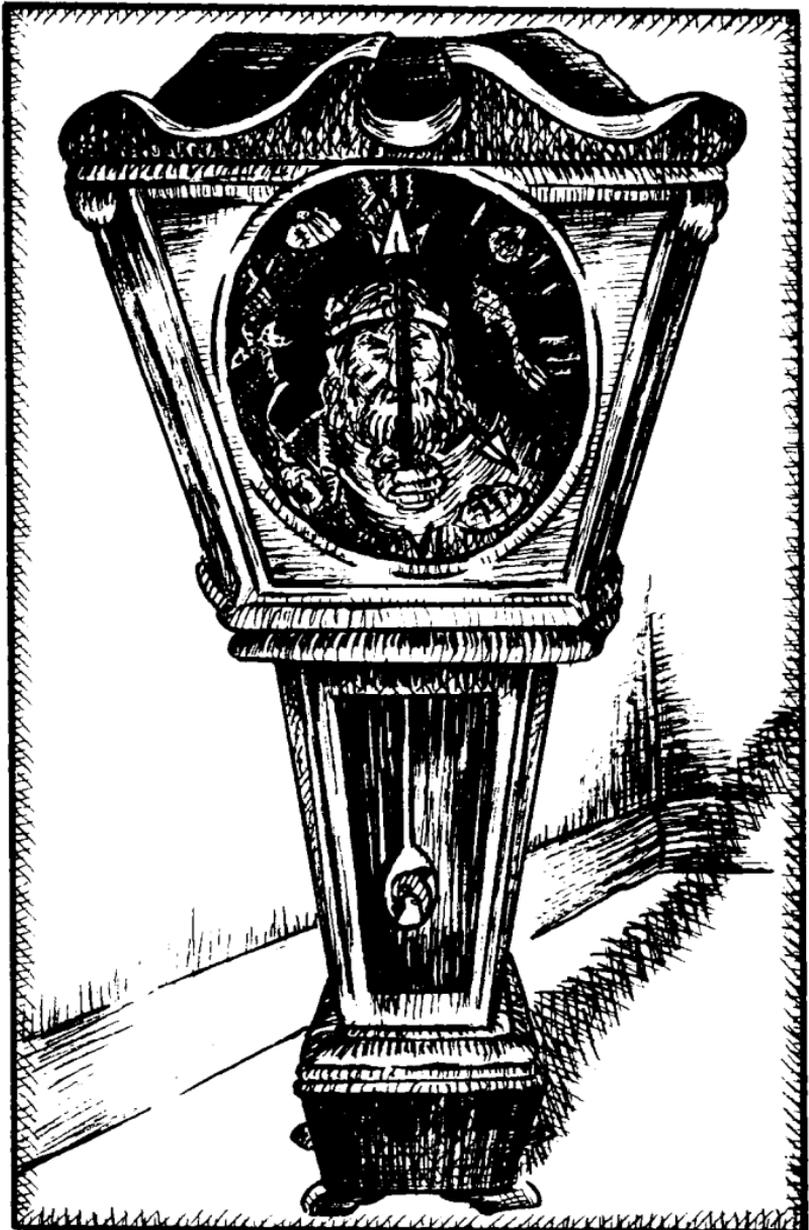
祖母健在时，他们会在夏天抽空从农场前往海滨度假。祖母游泳技术十分高明——她差点就参加了奥运会。对她来说，住在农场里的日子应该并不好过，但她爱农场——也爱祖父，所以并未

有所抱怨。她去世后，祖父卖了农场和其中的一切，搬到了海边。他说这样能令他觉得与祖母更接近。他觉得祖母的灵魂就在大海之中，静静注视着一切。

祖父从农场唯一带出来的东西是一座钟，他称其为海王钟。与祖母结婚前的某一日，祖父在一家旧货店发现了它。打我一出生我就知道这座钟了。你简直不能想象祖父没有它时的情形。

这座钟总是那么显眼：玻璃外层、香柏木盒子、黄铜雕刻成的表面。罗马数字旁边环绕着各种各样的海生物雕刻：海豚、海贝、一条美人鱼、海马以及一位擎着一柄三叉戟的老人雕像。祖父说过，这是尼普顿——大海之神。

小时候，我曾经偷偷想过，尼普顿的脸就是以



祖父的脸为原型的。这是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庞，瘦削且布满了蜘蛛网般的皱纹。

在我们相聚的所有日子里，这座钟一直嘀嗒嘀嗒地走着，间或当当作响。祖父把它当成了活下去的动力。他十分钟爱它，常常给它定期上光。有时钟停了，祖父会用一把小小的钥匙——可爱的海豚形状的黄铜钥匙——打开钟盒上弦，让它重新运作。

每当此时，祖父就会讲故事给我听，讲他和祖母年轻时的故事、他的农场和动物的故事、海的故事等等。我最喜欢的是那则苏格兰古老的关于塞尔基的故事：一位渔夫捕获了一个海豹女，但最后她回到了大海，将她的家人留在了陆地上。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每次祖父说起它，眼角总



是湿湿的。我猜想他是在那一刻忆起了祖母——热爱着大海的祖母，置身于大海中时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已与海融为一体的祖母。

我吃不准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祖父在这个

假期里与平时有些微的不同。我想，应该是从某日清晨我发现他站在沙滩上开始的吧。他凝视着海，身边没有带着他心爱的钓竿。

“今天我又看到海豚了，”他边说边转身望着我，蓝绿色的眼里充满了兴奋，“它们靠得更近了。”

我点点头。虽然我并不太明白祖父为什么如此急切而兴奋，但一想到那群海豚在玩耍、跳跃、皮肤闪耀着大海的光芒的情形，就会觉得惬意而美好。

祖父微微叹口气，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这段日子，好像对钓鱼没那么起劲了。”

接下去的数天，我小心翼翼地照看着他。他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只是偶尔会在他谈话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某样我看不到的东西，但他



只是停一小会儿，随后又接着海阔天空地聊开了。

角落里，海王钟和谐地报诵着岁月的片断，随着祖父时起时落的音调轻轻击打。

然后一天清晨——那天清晨——我突然惊醒了。

整座房子陷入一种完全的寂静里，仿佛它正在倾听着什么。在那种寂静里的某些东西使我一跃而起披上外衣。

我从房间里冲到厨房，没人在。我查看祖父的房间，没人在。

浴室的门开着，也没有人在。门后，钓竿、靴子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仍在原位。但钟停了，听起来一片沉寂，这或多或少加深了我的恐惧。

沙滩上空无一人。清晨的银光里，我蹒跚地跑

过被风吹拂的沙滩，大喊着寻找祖父。

我一直跑着，心因为一个我不愿面对的想法而沉重和胀痛。

终于在沙滩的尽头、即将转入下一个小海湾的地方，我发现了它们。我指的是他的衣服。即使如此，我还是一边叫着“不！”一边疯了一般四处搜寻祖父的影子。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流满了整个面颊。

突然，面前那一排长长的波浪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动静。泪眼模糊中，我望见两个呈拱形的圆滑背部在光滑的海浪中时隐时现。它们接近了，越来越接近，然后……

人们说我一定是疯了，一切只是我的空想而已。但我发誓其中一只海豚脸上的皱纹如同蛛网



般密密麻麻，它的眼睛如同那双经常注视我的眼睛一样充盈着幽默 如大海般变幻莫测。我望着它们。它们玩耍、腾跃、满世界地互相追逐的样子，仿佛久别重逢的恋人一般。

我说不上我在那里站了多久，而海豚又在那里逗留了多久。后来 我慢慢走向祖父的房子 在桌上发现了钟的钥匙。我拾起它，在手里翻转。

“是时候了。”我低语着 将钥匙轻轻插进锁孔里。

门一下子就开了。在钟摆下 放着一张祖父写的字条。

现在这座钟是你的了，杰西。

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伙伴的。

字条上接着还写了启动时钟的方法。

我小心地按照所写的方法做了。老爷钟重新启动了。我抬头望去，忽然屏息。在尼普顿雕像上，曾经带着高贵的微笑望着我的形如祖父面容的那张脸，现在已经被另外一张我异常熟悉的面容取代了。

我当然会觉得十分熟悉。因为每天早上，我从镜子里看到的，就是这张脸。





乔斯林·海尔沃德在从事写作以前曾是一位数学教师。她最近的作品《飞翔的色彩》讲的是关于一个男孩、他的狗以及他父亲的计算机的故事。她其他的作品有《锥形》以及为青少年写的三部曲：《洗衣房里的声音》《沙发上的移动》《走在蚌上》。

## 关于这则故事

“我十二岁的女儿似乎除了看影碟和购物，对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去年冬天我们把她拽出了门，沿着坎伯兰河漫步。我在一块石头上滑了一下，落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女儿救起了我，并且十分关心与体贴。我对她另眼相看了。”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Joseph A. Henrichs".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end.

# 彩虹



一路上劳伦都在抱怨个不停：“我们快到了吗？我们要在那里待多久？”她萎靡不振，身上绑着安全带，脚搁在座椅上，肘支在膝上。

“我希望你别破坏了别人的兴致。”他们的母亲挖苦道。

“耶！”格林叫着，一边重重打着自己的手臂。

劳伦瞅着她弟弟。格林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还是个孩子嘛！两姐弟看起来确实像双胞胎：同样弯曲的褐发，同样的蓝眼睛。但劳伦大一岁。

“凯瑟琳弄到了一张影碟，”劳伦嘀咕道，“我

错过了一切。”

她的母亲转过身子：“年轻的女士，别再说哪怕一个字了。”

“够了！”他们的父亲叫道；劳伦坐直。安妮，让她去，你再这样，她只会坏事。”

“不用你来教我如何做！”他的妻子打断他。

格林叹息着。劳伦总是让所有人火冒三丈。他把她的脚踹下了椅子，劳伦回击了他，然后赌气地盯着窗外。

所有人都在凯瑟琳家里看碟片，而她却被困在令人恶心的灌木丛里。这不公平。

“我们到了！”父亲在空地上一边泊车一边欢呼。

格林跳出车子四处张望。

“有一条小溪。”格林敲着车窗，“劳伦，快来。”

父亲伸了个懒腰：“吃午饭前，我们去探查一下这条小溪吧。”

但劳伦仍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另一轮争吵一触即发。

“我们在等你。”母亲看上去坐立不安。

劳伦冷笑一声，拽开车门跳了出来；然后重重地甩上车门向小溪跑去。格林跟着她，父母则跟在后面。

这是一条很小的溪流，只有浅浅的水流汨汨流过岩石和鹅卵石。劳伦已经到了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在石头上蹦来蹦去。

格林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停了下来：“嗨，姐姐！”他叫道：“等等，这里有个游泳的潭。”



劳伦折返来看了看：“什么啊！太浅了，根本就连身体都打不湿。”

“你可以让水从你身上流过啊。”

“粗俗！那里可能有腐烂的动物尸体或者其他东西。”她向池子里扔了一块石头，水花溅起来湿了格林一身。

格林掬起一捧水回敬了她。劳伦边叫边拿起一块石头扔进了水池。

格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又掬起一捧水向上泼去，然后望着飞扬的水滴，看看他有没有回击成功。

水散了开来，悬挂在半空。阳光照在水滴上，发出耀眼的光。他看不到水雾那头的东西。一道彩虹出现了，水滴随即掉落了下来。劳伦重新出现在

他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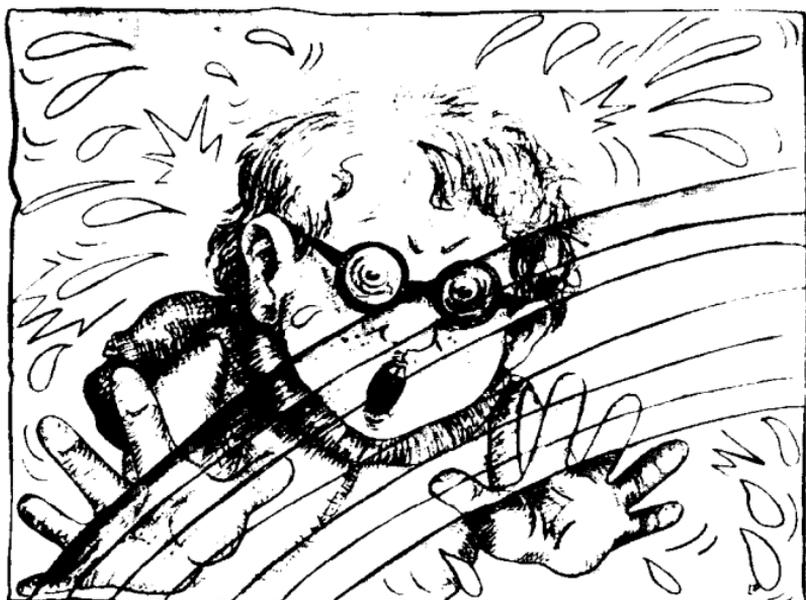
“讨厌，”她喊道，“你犯规了。”她拿起一块石头朝池子里扔去，却撞在岸边弹开了。

“失败！”格林边笑边弯腰掬水泼出去，然后看着水向上飞扬起来。水花被阳光捕捉到了，立刻出现了一道彩虹。

劳伦连忙挡住水花：“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看看你把我的头发弄成什么样了。”她抓起小石子向格林扔去。

格林听见母亲在身后喊：“你们两个，等我们一下。”

他没多少时间了。他双手齐用，让她全身湿透了。他不停地向上泼水，水滴悬挂在那里，然后四处飞散。



现在空中的水花比池子里的、比整条小溪里的还多。四周一片死寂。所有的响声早已停止了。

格林有种卷入家庭纠纷的感觉，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向他砸过来。他试着去找劳伦，但一道彩虹墙挡住了他的视线。

接着，彩虹飘散开去，水花纷纷落了下来。

“但愿你没有弄湿。”他母亲说道，“劳伦呢？”

格林凝目看去，刚才劳伦一直站着的那块石头上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他四下看了看，岸边的黑莓丛十分茂密。

“她肯定跑到前面去了。”他说。

“她干吗要自己一个人跑开？”父亲大步经过他身边，朝溪流上游走去。

他目送着父亲。不久，父亲就消失在转弯处，但劳伦不可能走那么远，不可能在他泼水的这段时间里走那么远。

“她可能没有往前走，否则我应该已经看到她了。”他告诉母亲。

“嗨，但她不在这儿。”母亲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这孩子，不是出这个事就是出那个事。”

格林希望她别再继续说话了。他需要倾听，因

为四周还是太安静了。接着他发现池里的水静止了下来，并且变成了褐色。他朝溪流的上游看了看，那里的水清澈湛蓝，在阳光下闪烁着点点光芒。而这个池子里的水颜色太深了，根本看不到底。他蹲下来伸手进去探了探，也摸不到底。他觉得身上的皮肤刺痛了起来。

“妈妈，这个池子变得很深了。”格林说。

“哦，溪流都是这么深的。”她说。

“但先前这里的水甚至还不能没过我的手腕。”

格林觉得这事太不对劲了。他把手向更深的地方探去。水冰凉刺骨。他将整条手臂都伸了进去，直到脸也浸入水中，但还是触不到底。

他站起来抹去脸上的水，眼泪夺眶而出。

“怎么了？亲爱的？”母亲问。



“出事了。”他呜咽着，“劳伦出事了。这个池子太深了。”

“格林 即使这个池子很深 她也根本没有在这附近啊。我们去找你爸爸。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赶上她了。”

这是徒劳的。但他母亲的话也没错。劳伦不可能掉进池子 因为她一直就在池边上 而且她也不可能穿过黑莓丛，所以她肯定是向前去了。

他试着跟上母亲，但腿却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劳伦消失了，他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母亲转过身来：“来 跟上我 我们别分开。如果不是那个小猴子跑得那么远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吃午饭而不是被弄得心烦意乱。”母亲拉起他的手往前走。

他紧紧咬着牙，喉咙里像塞进了一团东西似的：没有必要猛找了，她已经不在了。



他是唯一知道这个事实的人。他必须做些什么。

“妈妈。”他叫道，“停下来。她没到过这里。”

母亲转身探究地看了他一会儿，脸色变了。

父亲从转弯处折返了回来。

“看见她了吗？”他边跑边问。

“我们必须回到池子那里去。”格林告诉他。

“格林认为她掉到池子里去了。”母亲说。

“荒唐。”父亲打断她说：“我们回到最后见到她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开始寻找她的踪迹。”说完，他飞速跑过两人身边。

格林跟了上去。至少，他们这次没有弄错方向。但如果她真的掉进池子里了，那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他应该从一开始就让父母去查看池子的。

他父亲踢着黑莓丛：“安妮，沿着岸边找找有没有被野兽扒出来的缝隙。她肯定已经找到路回车子上去了。”

格林呻吟了一下。人人都知道动物是不可能

穿过黑莓丛的。他飞跑着，脚下溅起了水花，水花越溅越高。阳光照在水雾上，变成一道彩虹。

彩虹的那一头，出现了劳伦。她从他面前飘过，一只手向外伸着。他的手穿过彩虹，碰到了她的指尖。

母亲正在尖叫：“不！不！”

父亲猛烈快速地急奔而至。格林胡乱地抹掉了溅进眼里的水。

父亲正跪在池子边。那个面朝下浮在池面的人，正是劳伦！

父亲将劳伦抱上岸，将水从她冰冷苍白的脸上拭去。母亲啜泣着，父亲弯下腰去，想给她做人工呼吸。

“讨厌！”劳伦叫起来，一把推开他，“是不是

该吃午餐了？”

“你究竟在池子里干吗？”他们追问，“我们都急疯了。”

劳伦看了看她湿透的衣服，然后又看了看池子。池子里的水清浅见底。

“我没有在池子里。格林用水泼我。”她笑道，“但别急，很快就会干的。”她抖开浸湿的长发，跳起身问，“你做了哪种三明治，妈妈？”

格林快要窒息了：说话的这个是他姐姐吗？她一向讨厌三明治的啊！

“你已经失踪了很久，究竟去了哪里？”母亲坚持问道。

劳伦微笑道：“往上看，在那边的山楂丛里。太神奇了，不是吗！”



他们朝岸上看去。

“它们在吃浆果，看见了吗？公的脑袋是红色的，而母的羽毛是红色的。十分巧妙的保护色，不是吗？”

“我什么都没看到。”他们说。

“一群一群，”劳伦解释道，“抓住那只脚上有浆果的。”她开心地上蹿下跳，“爸爸，谢谢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太棒了。”

她微笑地看着格林的眼睛：“想不想比比谁跑回去的速度快？”

他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而且仍……她怎么能看见那些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疑问。

“劳伦！”他叫了一声，此时劳伦正弯下腰去准备开跑。

劳伦再次望着他的眼睛。格林只觉得后脊如通电一般发麻。他们曾经是很相像的双胞胎，他与劳伦都有褐色的鬈发和蓝色的眼睛。

但劳伦的眼睛不再是蓝色的了。那双眸子有着深深的褐色，就如同池子变深时池水的颜色一般，而在两只眼睛的眼角处，都有一道小小的彩虹，闪着光。



# 鬼故事



翻译 王俊





珀涅罗珀·乐乌定居于墨尔本。她创作小说、  
电脑游戏和剧本。她并不相信鬼的存在，不过如果  
她看到一个鬼，她会狂奔一英里！

## 关于这则故事

“我家住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顶上。每天下午都得很艰难地进行爬山运动。因此我一直希望有一条魔法捷径可循。我就读的学校附近有一座很怪异的老房子，我十分害怕经过那里。这使我更渴望一条有魔法的捷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Keith".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lightly slanted style with a small flourish at the end.



戴夫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用最低的速度慢慢爬上一树山。他一如既往地想着：一树山真是个愚蠢的名字，这座山明明长着许多树。

他早先去了墓场参加学校的研究计划，但是他迟到了。别人都在研究小镇的历史，而他却决定找出早前定居者的碑文。

一个下午的时间，他抄下了所需的大部分的碑文。没有人因为年老而死去。他们全部死于意外或者热病，许多小孩早早就夭折了，这令人觉得悲哀，但又令人觉得非常有趣。

他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以至忘了时间。直到天色黑下来，他无法看清墓碑上的字时才发现已经很晚了。他想，老妈一定会对自己大发雷霆的。街灯已经亮了起来，他必须环绕着爬上整座一树山才能到达位于山那边的家里。

就在那时，他看见一条泥土路偏离大路的方向，直接通往山顶。他停了下来，双脚从踏板上落下来支撑在地上。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条路。他越看越想试。这看上去像一条很棒的捷径。

一树山是一座巨大的布满岩石的山，坐落在城镇的中央。山顶覆盖着橡胶树和黑莓灌木丛。戴夫每天必须沿着盘山公路翻过整座山上下学。镇议会一直计划着把这块地改为公园或者卖掉以供

开发之用，但至今都还没有抽出时间来实施。他的奶奶说那座山上曾经有一座房子，但是已经烧毁了。她一直觉得那房子并不怎么样，它的门看上去就像一张嘴。

戴夫骑着车子转到了这条泥土路上。如果他走这条捷径的话，就能来得及赶回家喝下午茶了。

他慢慢骑上山坡，一边躲避着头上的树枝，终于到了山顶。

白天的时候，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城镇。甚至在晚上，他也能看见街灯纵横交错织成的一张明亮的网。

月光下，他瞥见这条路和另外一条泥土路之间横亘着一条长满草的车辙印，形成了一块崎岖不平的空地，上面覆满密而深的草。

戴夫注意到这个地方太荒僻了。树木看上去都十分怪异。它们的枝杈向外伸展着，似乎要来抓他。他记起奶奶说过的话，恐惧地吸了口气。

当他推着车子走过那片空地时，他觉得有谁抓住了他的腿。他大叫起来，拼命挣扎，但仍然



摆脱不了。他更加用力地挣扎着，却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入了草丛里。

抓住他腿的只不过是一条黑莓的树枝而已！

一阵笑声响起。并不是什么怪异的鬼笑，而是洪亮、快乐的笑声。

“没错，真滑稽！”戴夫怒气冲冲地说。他站起身推开了黑莓树枝，然后扶起了自行车。

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子从长满了草的那条路上走了出来。月光下，戴夫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小男孩儿，并且立刻对他有了好感。男孩儿个头不高，一头红发，脸上长着雀斑，牙齿有些弯，身穿一件破旧的二手罩衫，手插在口袋里。

“你好，我是皮特。皮特·麦克莱迪。你是谁？”

“戴夫。”戴夫说道。

“我没有看到过你。你是新来的吗？”

“不是。”戴夫简短地回答，接着自嘲地笑了。

皮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戴夫必须承认自己一定看起来十分可笑：摔倒、被黑莓丛的树枝吓到。

戴夫也不曾在这附近见过皮特。“你住哪儿？”他问。

“这里。”皮特回身指着路的那头。透过树丛，戴夫看见一座房子。深色的轮廓，前面是白色的门廊，用两根白色的柱子支撑着。二楼一左一右位于门廊两边的窗子亮着灯。

戴夫打了个哆嗦。这看上去不像一座房子，却像一张脸，而且是一张不怎么友善的脸。“控制情绪，戴夫。”他对自己说。

“我不知道还有人住在这里。为什么我没在学



校见过你？”戴夫问。

“我不上学。”看见戴夫惊异的样子，男孩子又笑了起来，“也不坏啊。我整天都在玩。你愿意到我家来玩吗？”

“很乐意，但我得回家了，否则我老妈会杀了我的。”戴夫说。

“的确是。那么明天见吧。”皮特说。

“再见。”

从另一边骑车下去甚至更容易。路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快到路的尽头时才出现了棘手的状况：一条很深的沟渠藏在一个小山丘的后面。戴夫必须沿着沟边骑，直到他找到了一条横跨的路穿了过去。终于，他又回到街灯下了。

他出来的地方刚好在他家旁边。真是一个了



不起的捷径。他甚至赶上了家里下午茶的时间。

第二天一放学，戴夫就跑到墓场去抄最后一批碑文。他对自己很满意。这些碑文会使他的研究脱颖而出。他还从没有拿过 A 等，甚至连 B 等都没有，但他认为这次至少能拿到 C +。等他抄完了最后一块碑文，他注意到一座几乎被黑莓丛完全

盖住的墓。

他好奇地走过去把草丛拨开。墓志铭这样写道：

纪念挚爱的

皮特·詹姆士·麦克莱迪

夭折于一场房屋大火

1908 1919

怪异！戴夫把它抄了下来。

等他抄完时已是华灯初上。他骑回一树山迫切地想抄那条捷径并与皮特见面。他要告诉皮特，有一块很棒的墓碑上刻了他的名字，这肯定能令他们好好乐上一回。

但是这次他找不到那条路了。昨晚那条路明明就在那儿，但现在他在斜坡上上下下了几次，却

找不到了。

最后 他推着车子从树缝里钻了进去 爬上山去。落日的光芒使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沿着草木丛生的车辙印骑向那座房子。

可是那里并没有房子，只有一些烧尽的旧木、一块烧焦的烟囱的碎片和一个本来可能是地窖的大洞。

戴夫盯着那个大洞，感到背上有些刺痛。

他转身用最快的速度向回骑，顺着车辙快速前进想找到路，但他失败了。

太阳在地平线上像一只巨大的炽热的火球。他的自行车撞上了一块大石头，于是他头朝下地掉进了一块巨大的、长满刺的黑莓地里。荆棘撕扯着他的牛仔裤，成熟的黑莓汁溅在他的手和膝盖上。他



平躺在地上，却听见一阵响亮的、快乐的笑声。

他连忙爬了起来，一把抓过自行车。

黑莓丛紧抓着他不放。他奋力挣扎。皮特从路上飘了过来。

“别害怕，戴夫！是我！我和我的房子！”

戴夫向皮特的身后瞥了一眼。随着日落，那座房子从烧毁的废墟里拔地而起。它的两只“眼睛”猛地亮了起来，门廊嘴咆哮着，露出两颗长牙。它朝他跳过来，张着血盆大口。

戴夫冲出了黑莓丛，用尽全力骑下斜坡。他在石头上磕磕碰碰，荆棘不断往脸上扎。云遮住了月亮，他什么都看不到。皮特就在他身边飘动，毫不费力地跟着他。

“到我家玩吧。”皮特反复叫着。戴夫没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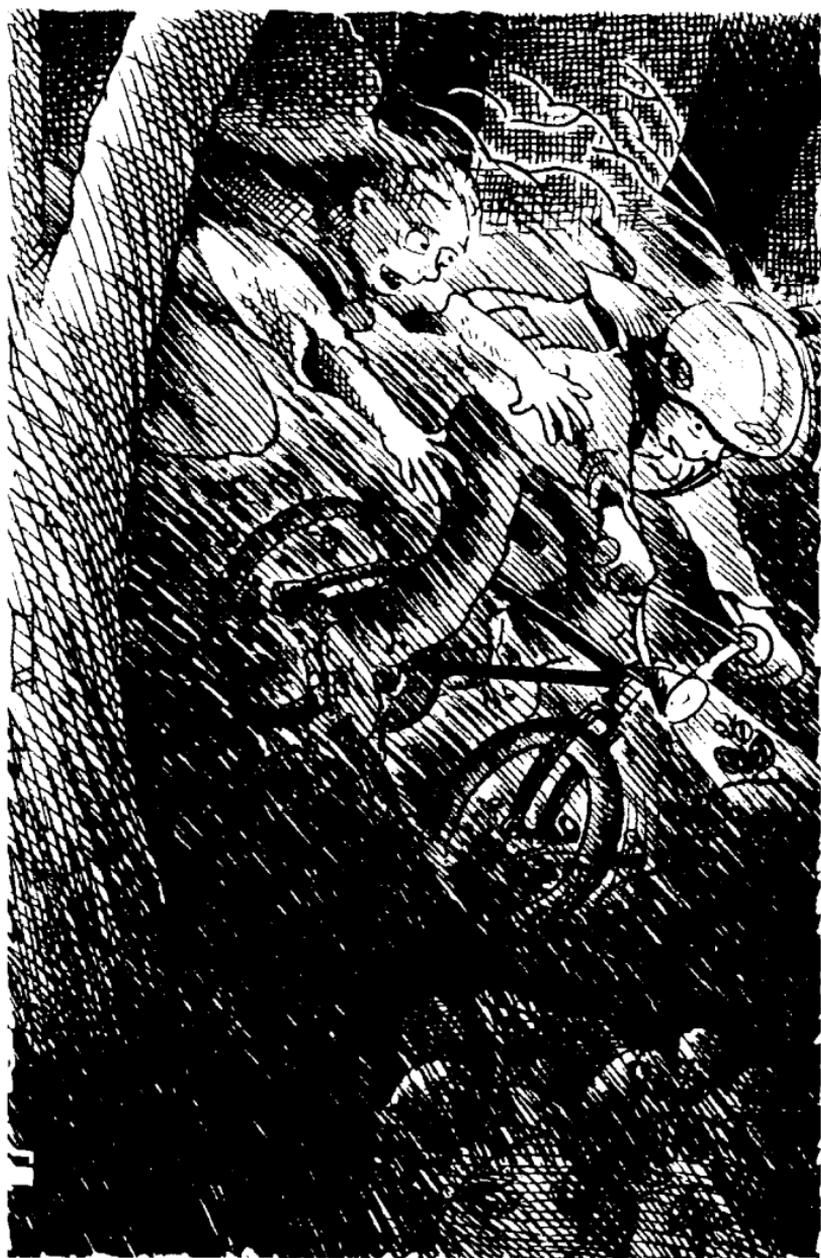
他。戴夫觉得那座房子就在他身后呼吸着，像灼烫的风。他壮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房子就跟在他身后。

此时已经逼近堤坝了，前方是死路一条。他没时间掉头了。他用力骑着冲上了堤坝。房子猛扑了过来……

戴夫飞越过了溪谷，落在另一边的路上。他颠簸了几下，但是并没有从车上摔下来。街灯友善的光芒洒了他一身。他骑着车兜了个圈朝来时的路看去——

是他的想象？还是他确实看到了那座房子因为害怕而不敢出来，只能藏在树里用两只眼睛盯着他看？

他骑走的时候 听见皮特大叫的声音：“回来



戴夫 到我的房子里玩。”

但他再也没去过。





戴维·希尔住在新西兰。他曾经当过兵，还当过老师、酒吧里的招待员和卡车司机。现在他已经是个全职作家了。他撰写的剧本、小故事和年轻人小说曾数次获过奖。他的作品有《再见》《西门》《全力以赴》《进篮得分》《胖的、四只眼和没用的》。

## 关于这则故事

“《测试》这个故事的构思源自于我的一个想法：很奇怪，我们认为所有的鬼都能做各种超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有那种令人讨厌的鬼，就如同令人讨厌的人一样？于是我就创造出了莱格。”

*David Hull*

---

# 测

# 试



查德和他母亲来到这座新镇后的第二天，找到了一间公寓。在公寓住下后的第二天，他们为查德找了一所学校。查德开始上学的第二天，他找上了莱尼·西珀斯。

其实是莱尼找上了查德。他发现查德在看布告栏，于是把查德的书包踢过了半条走廊，钢笔和书本四下分散。第二天，莱尼用他粗壮的肩膀撞了查德，把他撞过了半条走廊。

集会的时候莱尼坐在查德身后，用指关节叩打他的后背。他把查德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扔到房顶

上。莱尼住的地方离查德家隔着两条街，因此哪怕是在回家的路上，查德也逃不脱他的推搡和嘲笑。

星期一下午，查德坐在家里看书，试图忘记莱尼·西珀斯的事情。他母亲一个小时后到家。他的书页被一股气流迅速翻动，现在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看到哪一页了。

书页翻动得更快了。“停下来！”查德呵斥道。

从屋子的某个地方传出了一个声音：“你不能阻止我。我是伟大的黑暗之神。”

黑色恐怖淹没了查德。接着，黑色恐怖变成了红色愤怒。他已经受够了被人恐吓的日子了。

“伟大的黑暗之神 我的——我的懒鬼！你是一个伟大的讨厌鬼！”

屋内一片寂静。但查德知道有东西存在。他尽

量大声说话以防止声音颤抖：“来吧！你是谁？”

声音从炉子边再度响起：“我是一个恶作剧鬼，我在各处出没，用乱扔东西来吓唬人。”

“你是一个没用的恶作剧鬼 因为你没有吓倒我。但不管怎样 请证明给我看。接着做——扔点东西看看。”

又是一阵寂静。

查德后背上的皮肤有些刺痛。他猛地转过头，声音已经移到了橱柜旁。

“好吧。”这个恶作剧鬼听上去挺紧张的，“准备被惊吓吧。”

架子上的一只杯子慢慢地朝一旁移动 然后移回去 然后再朝一旁移动。往返四次后 杯子已经到了架子的边上。它在边缘晃悠了几下 掉了下来。

“很好！”那个声音叫道。

杯子下落了一米后砸到了某个看不见的东西上，向一边弹了开去。

“啊！”那个声音叫着；我的膝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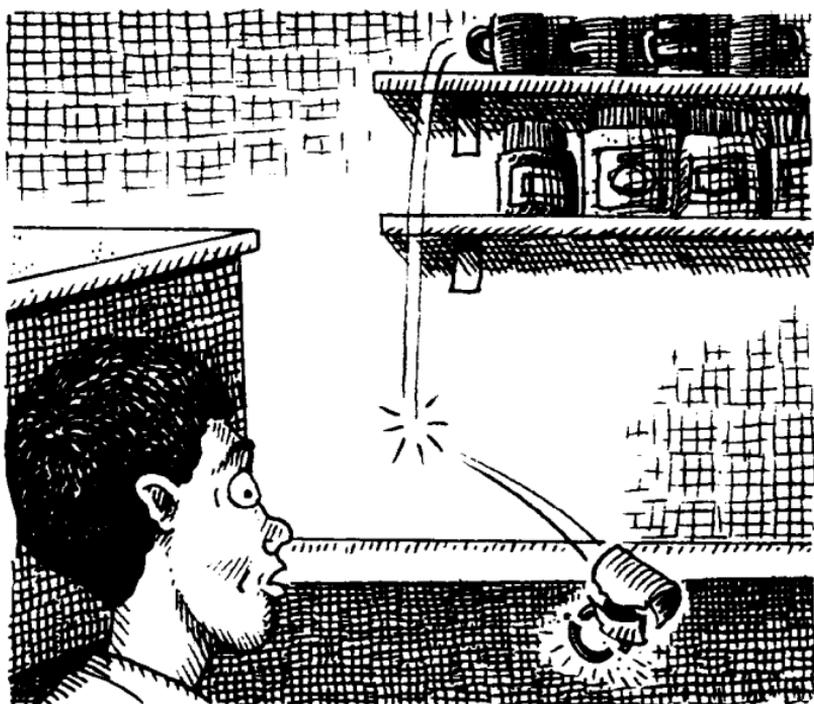
“你是这附近最没用的恶作剧鬼。”查德一边说一边拾起了杯子。

“你不用手来试着做做看！”声音抱怨道，“你认为自己高大强壮，是不是？”

查德想到了莱尼·西珀斯：“不。”他说，“我不这么想。”

星期三，查德匆匆忙忙地赶在莱尼前头回到了家。两分钟内，他的书页开始翻动。

这次声音是从桌子那头传来的：“我是伟大的黑暗之神。”



“我不会那么称呼你的，听起来太愚蠢了。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声音在查德身后响起，他吓得跳了起来。

“莱格·雷吉纳德。”

“你好。能不能请你不要在这里到处乱逛？有点吓人！”

“真的？”这个恶作剧鬼听上去很高兴，“太棒了。恶作剧鬼本来就是要去吓唬人的。恐怖之王测试你的时候要的就是这个。我的测试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查德咕哝着说：“也许恐怖之王能帮我摆平莱尼·西珀斯。那只大猩猩！”

“谁是莱尼？”从桌底发出的声音问。

查德向他解释了一下。

“对那种人，你必须勇敢地对抗他。”莱格的声音在半墙的高度——他肯定自己站了起来，“缠住他！告诉他谁是头儿！”

“学你的做法？”查德几乎要脱口而出，但终究还是没说。

两天后的下午，正当查德从学校步行回家时，

一个肩膀从后面猛地撞击他。他被撞得站立不稳，从电线杆弹到一道篱笆里，然后从篱笆上翻落到草坪上。

“那个小芭蕾舞演员是谁？”莱尼嘲笑道。

“就这样。”查德决定了；下次西珀斯这个讨厌鬼再捉弄我的话，我会……我会做点什么对付他！”

他坐在公寓里瞪着前方。一个声音在他头顶响起，他跳了起来。

“我是伟大的黑暗之神。喂 我吓着你了吗？”声音问道。

“太棒了 恐怖之王一定会大吃一惊。”

“闭嘴。我是被吓着了。但是因为……”

“因为什么？”雷吉纳德问道，“那个莱尼·西



珀斯？我对你说过了——你必须勇敢地对抗他！”

“你知道什么？”查德这次差点说出口，但无论如何，我的身高才到他那臭腋窝而已，我怎么能够对抗他？”

第二天下午快到家的时候，查德听见身后有重重的脚步声。他继续前行，紧张地竖起耳朵听着。他感觉到莱尼正在沉下肩膀准备又一次进攻，于是飞快地闪到一边。这个大块头男孩想停下来，最后却连滚带爬地经过了查德隔壁邻居的邮箱才停下来。

“你一直就是垃圾邮件！”查德大笑道，快步沿路跑进了公寓。在他身后，莱尼挣扎着站起身。

公寓里，昨天的报纸摊在桌上。

“喂，雷吉纳德！”查德叫道，“你是对的，我

对抗了——

公寓的门在他身后“砰”地打开了。查德转身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莱尼站在门口！

这个健壮的家伙讥讽道：“觉得你自己很聪明是不是？你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家伙。哟，我可比你更聪明。我知道你老妈什么时候回家，还有一小时，嗯？这点时间已经足够给你一些教训了。”

查德退到餐桌旁边。

莱尼边笑边把一张椅子踢得四处滚动。

“是的，一些教训。”他重复道。

查德停了下来。他受够了。好吧，他可能会因此掉了脑袋，但他不想再逃跑了：“你才是需要得到点教训的人，你这个大猩猩。”

“人小口气大。”莱尼嘲笑道，“想想我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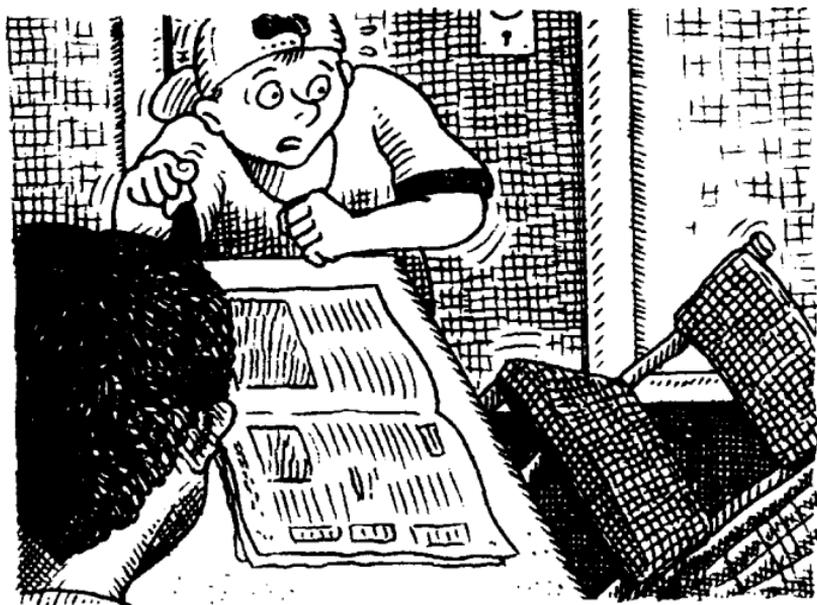
莱尼的声音低了下去。在他踢翻凳子的地方，那张凳子自己升了起来。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一点教训，是的，一点教训。”

莱尼的嘴巴颤抖了起来。

随着一声爆裂，凳子再次落到了地板上。

“觉得你很聪明？”声音咆哮着，“觉得你很



聪明？”

莱尼后退几步靠到墙上，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举起手，好像正在把什么东西推开。

突然间，收音机自动打开了，音乐响起。莱尼尖叫了起来。接着报纸从桌上飞入了空中，直到整个屋子都布满了飞舞的纸张。它们在莱尼的脸旁盘旋。莱尼再次尖叫了起来，用手捂着头，摇摇摆摆地向门口跑去。

门在他面前“砰”地关上了。莱尼伸手去抓门把手。

“还有一个小时。”声音随着每句话似乎越来越低沉有力了。

莱尼扑通跪下：“让我走！求求你！让我走！”



“我是伟大的黑暗之神。’恶作剧鬼的声音如同雷鸣。

莱尼大声尖叫：“让我走！我愿意做一切！”

完全的寂静，接着雷鸣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走，再也不要回来。如果你再骚扰这个男孩，黑暗之神就会把你抓起来。再也不要回来，你能否保证？”

“我保证，我不会再来这里！”

“那么走吧！”门飞速地打开，撞上了莱尼的鼻子。他呜咽着跳出门口，快速奔跑的脚步声消失在车行道上。

公寓里，又是一阵寂静。然后这个声音又说道：“棒极了，嗯，恐怖之王会对此感到十分满意的。”

“太了不起了 莱格。”查德叫道 然后扶起凳子、拾起报纸；“你怎么做到的 这个……这个太特别了。”

“我令自己也小小惊讶了一把。”声音滑到了桌旁；“但是那个家伙在恐吓你。那是我的工作！”

第二天下午，查德吹着口哨回到家里。在学校 他只看到过莱尼一次。那个强壮的家伙恐惧地看了他一眼就急忙逃走了。

他打开门 笑了。一本黑色的记事本在客厅中间漂浮，一枝黑色的圆珠笔在本子上滑动。

“干得不错 雷吉纳德。”

但回答他的声音和以往不同——缓慢而苍老：  
“黑暗之神在别的地方。我来这里记录他的行为。”

“喂，”查德说；“你是恐怖之王吗？”



“正确。据我所知，昨天在这里曾有过漂亮的一仗？”

“没错！”查德笑道，“雷吉纳德好好教训了莱

尼一顿！”

黑色的圆珠笔潦草地写下——

黑暗之神的评语：非常满意。谢谢你的合作。

“他去哪儿了？那个黑暗之神？”查德问。

“升职了。他愿你一切都好，希望不久就可以来拜访你。再见，年轻的凡人。过得愉快。”

一道绿色的微光闪过，笔记本和圆珠笔消失了。

查德坐下来回想了一下刚才和恐怖之王说过的话。那些话并不是百分百正确。雷吉纳德给了莱尼·西珀斯一个教训。







布瑞恩·卡斯威尔出生于威尔士，在 12 岁的时候到了澳大利亚。在成为一名英语及历史老师之前，他就职于音乐界，现在他是一名全职作家。他的获奖作品有《潜梦》《蝴蝶笼子》和《丢卡利翁》。

## 关于这则故事

“我对探险以及沉船事件的历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不死的灵魂在他们生前意外出事的地点游荡的说法。《洞穴》就综合了那些说法再加上穿插了历史轮回重现的概念 这简直就让人无法抗拒。”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Richard".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

# 洞穴



## 凯琪娜的故事

星期二，上午 6 点半。

事实上，都是布莱姆的错。

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

只是……如果不是他的建议，我一开始就不会乘那条破船出去。

如果我待在海滨别墅，甚至待在沙滩上，就不会卷进这一团混乱中了。

最后的十分钟，浪头越发高了，海水拍击着洞口内侧的沙地。

布莱姆看上去很勇敢，但我知道他已经看到那堵墙了。最高水位比洞穴底层高出三米，海里的盐分使得洞穴顶上参差不齐的石头变得愈发坚硬。

我猜想在海岸的这段会有一些最大的浪头出现。

## 布莱姆的故事

虽然凯琪娜显出很勇敢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很害怕。如果你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你不会不知道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她只字未吐，但我注意到她正望着洞穴顶部测量着高度，试着计算出自己能踩水多久。一旦海水灌进来的话，我们不需要担心漂浮的问题。海水会将我们甩到墙上和洞顶，直到我们放弃然后沉没。

我希望救生衣还在我们身边。但希望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能够在其他地方登岸，我们已经安全了。但我觉得能达到海岸边毕竟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没有那股朝着海岸流动的涌流，我们可能……你知道……

有那么一阵子 我们好像离岸越来越远了。在海上 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哪怕是在无风的日子 里 浪潮也是很汹涌的。我们的小船攀上巨大的水墙 又在另一侧落下。我们别无他法 只能紧紧抓住船和呕吐。

## 凯琪娜的故事

我把皮腰包围在腰间，里面没有太多有用的东西：一只小小的钢笔状手电筒、半块巧克力、10美元零钱和一串钥匙。

几分钟前，我递给布莱姆一块巧克力，但他说先放着。他说一旦我们真的觉得很冷了，我们会需要用它充饥取暖。

我说已经不可能比现在更冷了，但他只是看着我。我知道他正在担心天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转身走向洞穴后部。那里的地面微微朝上倾斜，因此可能比洞口高出一米左右。那里没什么光亮，只有些许落日反射在水面上的光芒。

我手里有个小手电筒。

“你听见没？”

我什么都没听到，但布莱姆听到了。我绕过石墙把手电筒递给他，发现他正仰头凝视着黑幽幽的洞穴后部。

“什么？”我答道，有那么一会儿他什么都没

说，只是站在那里背朝我注视着前方。

“我听见什么了？”他转过来面朝我。

“没什么。像是有人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在窃窃私语，可能只是海浪的回声罢了。”

他听上去好像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但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我打开小手电筒。它的光线并不强，但在这个几乎全黑的洞穴里，却很令人安心。

“看到什么了？”我问。

布莱姆摇了摇头：“没什么……除了……”

他没有说下去，从我手里拿过了手电筒，尽量地举高。

## 布莱姆的故事

7点。我试着不去理会那些私语声。它们听上去像词语，却毫无意义。我想我是不是精神正在崩溃。

洞口的水深达一米了，并且随着每次浪涌越加高涨。哪怕是在洞穴的后部，水也已经没过了脚踝了。

太阳几乎落山了，洞里一片极度的黑暗。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了。我们收集着一些松散的岩石，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后墙堆了起来。凯琪娜收集了洞内所有的石头，而我则在海水还不太深、浪还不太大的时候从洞外搬运大块的石头。

石头已经堆至两米左右，比较坚固，足以承受

我们的重量。这是个艰苦的活儿，我们的手因此破皮流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你看，在洞穴后壁半墙高的地方有着像凿刻出来的把手一般的东西。先前举着手电筒的时候我就看到它们了。如果我们能爬到能够到它们的地方，说不定我们可以爬得更高。那时我们就可以爬到位于洞穴最高点的那个看上去像一块小壁架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在那上面坚持到潮水退去，我们可能会……谁知道呢？

凯琪娜的攀爬技术比我高明，于是由她带头上去。水已经没到了小腿一半的高度。我们不能再等了。她用牙齿咬着手电筒往上爬。

“布莱姆，”凯琪娜说，“你得来看看这个。”

她听上去很兴奋，似乎已经忘记了害怕。

她弯下腰，半挂在壁架上，用手电筒照向我。

我就在她下面，用手指紧扒着岩壁，努力在身下的一片黑暗里寻找下一个搁脚的位置。水位仍在高涨，浪拍击着墙壁，水花溅到我的腿上。

我奋力爬高，直到头和壁架持平。

“看。”凯琪娜一边说一边用手电筒照在壁架后面的墙上。

图画。古老，消逝中，但仍可辨。上面画着动物、鱼和模糊的人形。

这是很久以前由土著居民绘制的图画。

很不错……但如果浪涨得很高，它们也帮不了我们。

“你没发现吗？”凯琪娜继续兴奋地说道，“既然这些图画还在这里，说明浪到不了这个高度。至少，不能经常涨到这个高度。”

当然了！

我开始放松，直到我发现我们还有一个麻烦。

这个壁架太小了，容不下我们俩。

突然间，我又听到了那种低喃声，比刚才清晰，但仍然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

## 凯琪娜的故事

布莱姆说得没错。不管我怎样往墙上挤 留给他的空间也足够他把肘放在壁架上。

海浪在我身下一米左右的地方拍击着墙壁，我为他担心和恐慌起来。

我用我的皮腰包将他从腋窝下缚住，然后套在我的右胳膊上。如果我紧紧抵住墙 我就可以帮助他牢牢地固定在壁架上，以减小浪头把他卷走的几率。

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水位似乎不再增高了 但浪头仍然很大。我希望我们能坚持住，直到海水退去。

我发现了另外一样东西。

在壁架的尽头，有两样东西紧紧靠着墙壁。它们看上去很古旧，用某种布料裹着。我一碰触，它就散了开来。

那把小刀几乎完全生锈了，刀身很长，木质把柄。另外一样东西是用黄铜制成的，顶上有些字母，但我根本看不懂。它上面也有铰链，但是已经被固定住了。

我把两样东西给布莱姆看，他似乎很有兴趣。但是水越涨越高了。如果我们可以从这里逃生，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些东西所蕴含的所有意义。但在那时，我们只能顾着保命，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了。

好冷……

暴风雨将船重重地推到礁石上，木头裂成了



碎片。男孩看了看四周，巨大的海浪在他面前高高扬起，随时准备压碎他。他伸手去抓绳子以求活命。太迟了，他被汹涌的海浪卷走了。

海浪的力量将他从那艘被毁灭的船和他的同伴身边带走。他挣扎着爬上岸，手膝并用地爬向洞穴。潮在涨，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后来，在浪不能及的壁架高处，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些东西。他父亲的小刀、一只小小的黄铜罗盘。这个罗盘是当他签约成为船上侍者后第一次出海时父亲送给他的。

黑暗中 他摩挲着它们，从它们身上汲取安定的力量。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块油布将它们裹起来，放在壁架上，合上眼，睡了过去……

突然，他在黑暗中从壁架上滚落下来，跌入对他垂涎已久的海水里。海水紧紧围绕着他，仿佛一只拳头。

没有光，没有上浮，没有沉没。海水把他甩到石头上，从他的肺里夺走空气。

他张嘴呼吸。甚至当海水灌进他的身体时，那声尖叫还留在他脑海里……

“凯琪娜！”

布莱姆绝望的叫声惊醒了我。我醒悟到我刚才一直在做梦。我怎么能够？危险重重之下，我怎么还能睡觉？

布莱姆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摸索着找到手电筒，然后打开。但他不见了。潮水正在向外涌，水位降到了壁架下一米的地方，海浪仍在猛烈地冲击着岩石。

水面上空无一人。布莱姆不见了。

我想尖叫，但是喉咙像被锁住了似的发不出声音。

紧接着，某样东西露出了水面。我看到了他的头。他的嘴大张着用力吸气，我俯下身去拉他伸出来的手。但当我们的手接触到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我被吓得跌落了手电筒。

手电筒跌入水里，在水下闪了一小会儿绿光，然后熄灭了，只留下一片黑暗。

我和布莱姆互相抓紧对方的手，然后我将他



拉到了安全地带。

## 布莱姆的故事

星期三，上午 11 点。

凯琪娜在壁架上找到的那只罗盘非常古老，可能属于 17 世纪。它也许来自于在海岸附近失事的某艘帆船。罗盘的外框上写的是荷兰文。

父亲为我们翻译了上面的文字。

上面写着 给彼得——我唯一的儿子。愿你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想到这件事 想到他 总是让人觉得悲伤……

直到今天早上，我都还未鼓足勇气去问凯琪娜。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疯狂了，但我必须知道。

“你看到了什么？”我开始询问，“在洞里，当我在水里的时候。什么事情令你跌落了手电筒？”

她只是看着我。

“说吧 凯琪娜 我当时看见你脸上的表情了。”

我起初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但是她直直地盯着我，于是我明白了我当时在水里感觉到的是什么东西。

她把发丝从脸上拂开，站起身，遥望着大海。

“手。”她静静地说，“两只白色的手，将你从

水里托了上来。两只纯白的手……”

然后她转过身，走进屋去。



# 英雄故事集



翻译 章彰





安德鲁·查普曼是普芬战斗科幻系列中四本书的作者。这四本书分别为：《空间谋杀》《凯德尔的戒指》《血之海》和《王子覆灭记》（与马丁·艾伦合写）。他出生于南澳洲的拜里，现居住在阿德雷德。

## 关于这则故事

“我希望吸收杰克·文斯（一个著名的美国科幻作家）的一些幻想素材，并将其融入我最喜欢的那类故事——进入其他世界的秘密通道。”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Andrew G.", followed by a long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 IXT



## 的图面

夜晚，术士克莱格和他的那队怪兽般的巨鸟闯入了特莱森法师的庄园，屠杀了所有还沉浸在睡梦中的人。克莱格一直希望得到传说中特莱森拥有的那件具有特殊魔力的宝物，所以当他把整个庄园翻了个底朝天并搜查了所有的尸体后仍没有找到那件宝物，他暴跳如雷，用他血淋淋的手撕抓着他那又厚又黑的头发和胡子。

“难道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召来邪恶的仙伯使我们隐身，就一点也没有用处吗？”他咆哮道，“去IXT梦幻世界的门在哪里？我必须找到它！”



那十二只巨鸟低低的眉毛下小小的黑眼睛眨巴着，静静地凝视着他，透露出一丝凶残。它们光秃秃的黑爪抽动着，让人们回忆起刚刚发生的那场杀戮，但它们仍然耐心地看着它们的主人乱吼乱叫。

“找到它，”他对巨鸟们喊着，“找到去IXT的门，让我能拥有特莱森最伟大的财富！即使把这个地方拆成碎片，也一定要给我找到它！但一定要当心，特莱森的幻术可是出了名的。”

这十二个深红色皮肤的怪物呆了一会儿，接着撑开了它们巨大的披着厚厚羽毛的翅膀。它们开始了行动，掏空了墙壁、拆毁了地板和屋顶，把屋子拆了个稀巴烂。

当它们干得起劲时，克莱格在屋里来回踱步，

自言自语。有时候，他会停下来，看它们的进度并时不时地对他的那些笨拙而又巨大的鸟儿发号施令：“你漏了这个角落 蠢货 那里的柜子还纹丝未动呢 赶快把它拆了。我一定要找到去 IXT 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 打砸声渐渐退去 尘埃落定。巨鸟们回到克莱格周围 安静地围成一圈。庄园几乎都被毁了，只剩下碎石堆和破家具上矗立的几段白墙壁。

“怎么？”克莱格说道。

隔了一会儿，离他最近的一只巨鸟嘶哑地说：“它不在这儿。”

克莱格张嘴怒骂起来。然后，当他看见其中一只巨鸟正抓住一个看上去十二三岁男孩的咽喉

时，他闭上了嘴。男孩的脸被怪物巨大的爪子挡住了，几乎看不见。

“你那里抓到了什么？”克莱格问道。

巨鸟仔细查看着那男孩，这几乎使他窒息。其他巨鸟眨着眼睛看着。

“是个男孩。”它最后说。

克莱格的脸色因愤怒而变红：“你为什么不早告



“告诉我你抓到了这个男孩？”

那巨鸟耸了耸肩膀，拍拍两翼：“你又没有问。”

克莱格向前迈了一步，将他的黑色披风挥舞到他巨大的身躯前：“把他给我。”

“我们有好几天没有品尝到鲜活的男孩肉了。”

“这关我什么事！”克莱格不耐烦地说。

巨鸟抱怨道：“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东西呢？”

“直到你们找到通往 IXT 的大门！”克莱格咆哮道。他从巨鸟紧抓着的爪子中抓过了男孩，问道：“你是谁？快说实话，要不然就让大鸟把你吃了。”

那男孩被巨鸟爪子紧紧钳住时几乎被压碎了。他喘着粗气，几乎不能回答克莱格的问题：

“我……我叫奇波。我是特莱森的画匠。”

克莱格迷惑不解地皱了皱眉：“画匠？你会画什么？”

“特莱森会告诉我一些神奇而遥远的地方。由我来把它们画出来。”

克莱格沉思着后退了一步：“为什么呢？”他说，“他对画中什么东西感兴趣呢？”

奇波紧张地耸了耸肩：“谁知道呢！他会把那些画拿到他的工作室去，并在那里对画施魔术。他不关心我怎么画，只要求我用这个画。”说着，他抽出一根长炭条。

克莱格把它一把抓了过来：“这是什么？”

“这是IXT梦幻世界的东西。”

克莱格猛地吹出一口气。他把炭条来回摆弄

着，仔细查看起来，就好像它会突然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他停了一会儿，思考着，然后转身对那男孩说：“快让我看看你是怎样画的。不许耍花招，否则你也知道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奇波非常害怕，浑身发抖，用余光小心注视着

他身后一声不吭的那些巨鸟。他用舌头润了润炭条尖，然后开始在白墙上画了起来。

克莱格充满渴望地看着他。他很确定，这里就是通往 IXT 的大门。尽管那男孩自己不知道，但会教他怎样把它打开。特莱森的秘密很快就会成为他的秘密了。

首先，奇波画了一个每边三英尺大小的方框，然后他开始在里面画线。克莱格仔细地看。奇波的手法粗糙、没有技巧，像是小孩子画画，所以克

莱格搞不清楚他在画些什么。但是，过了一会儿，克莱格从一个细节中看出，奇波正在画一棵树。

克莱格想：“这可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树了。”

刚画出一点细节，奇波就丢下它去画图上全新的另一部分。奇波每次总是这样一部分还没画完，就开始画另一部分。

然后，奇波再次回来画那棵树。克莱格对奇波的画技惊叹不已，他这里画一下，那里画一道，竟然使得那棵树看起来可以以假乱真。这画渐渐向深远延伸，看起来很有立体感，不再是一个平面。几乎是同时，克莱格觉得他能感觉到树枝上树叶的抖动，温暖的轻风吹得叶子瑟瑟作响。他被这些迷惑了，倾身向前想看个究竟。

不同凡响！不光是树看起来和真的一样，而



且克莱格似乎能用指尖触摸，感觉到光滑的树皮。现在 在树边他看到一条窄窄的土路 通往坡下的一个小村庄 村里满是红屋顶的高房子。那村庄的背面是一条蜿蜒的灰色山脉。

村里好像正在庆祝某个节日。村民们蜂拥着前往广场 像是去跳舞。令人烦恼的是 迂回的山脉挡住了细节。

克莱格情不自禁地攀着树爬下去。他放开手，落到地上。他下坡向村里走去。现在可以听到一种高远空旷的音乐 甜蜜而又带有一点忧伤。明亮的笑声进一步将他引向远方。他开始跑起来，一头扎进镇里。很快 他发现自己出现在跳着双人舞的人群中。男人们穿着蓝色的罩衫 女人们用七彩的带子扎起辫子。

慢慢地，克莱格继续往前走着，左顾右盼，惊叹着他看到的一切。当他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时，店主微笑着给他递上了一大杯凉啤酒。但他还没来得及呷上一口，就被一群人带进了他们的踢踏舞里。他后来又从人群中出来了，梦幻般地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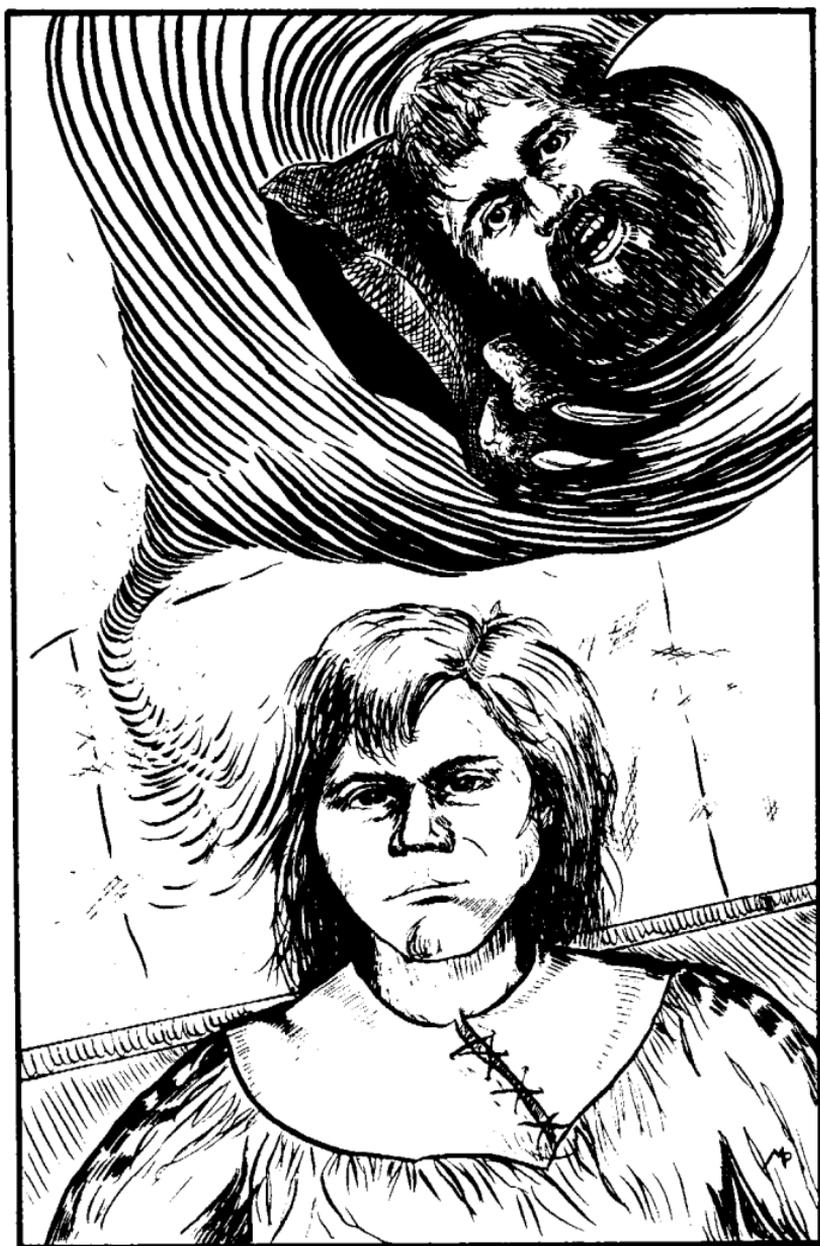


在舞蹈和狂欢中似乎过了很久，他突然想到他该回某个地方去了……但他记不清哪里了……好像是关于一幅图画……但他现在看来已经难以

记清来时的路了……是这条道吗？不，那是条死胡同。那么这条呢？不，它也被堵住了……大概是这条……

忽然，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灰色，天变黑了，就像在噩梦中一样。他惊慌地打起转来。村民们消失了。这时，透过空旷的街道，他听到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向他靠近。重重的脚步一步接着一步，似乎这不祥的声音来自一个跛腿的怪物，正向他逼近。当怪物的影子从近处的小巷里落到克莱格身上时，他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然后，他尖叫起来……

奇波从画前向后退了一步，想了一会儿，然后用袖子把画擦掉了，只在墙上留下了一片污迹。他身后的巨鸟不安地来回移动。



“ 克莱格去哪儿了 ?”其中一只问道，“我们饿了。”

奇波转过身来。他用手抹了抹脸，巨鸟们眼前的男孩变成了一个男子。他伤心地看着那被毁坏的房子，屋里堆满了半埋在碎石中的被残害的尸首。然后，他带着严厉的表情望着那群巨鸟。

“ 克莱格已经不存在了。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离开我的屋子了。”

当特莱森转身去整理那些残骸，寻找还能留下些什么的时候，巨鸟们面面相觑。然后，就像听到什么信号似的，它们一言不发，跳进夜空里去了。在星群中盘旋了一阵子以后，它们在西方消失了。







珍妮·保萨克尔写了十八本少年儿童书籍，她写的作品还被收进十多部诗集。她的小说《神秘先生》曾获得儿童文学新南威尔士总理奖。

## 关于这则故事

“写作就像玩拼图游戏。当我写作本故事时 两件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女孩眼看着她的朋友被带走 还有就是这句话：‘山比从地图上看到的更高 路途更远。’然后 我试着把二者串起来 组成古典童话。”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Terry Pratchett".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

# 山那头 的“远方”



从前有个女孩名叫利亚。她住在蒙那塔里亚王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每月初一，国王的卫兵们总要走过山坡，把所有十周岁的女孩子们抓起来。然后，他们把女孩们带到基尔德国王位于“远方”的宫殿去。

但利亚没被抓去。她十周岁的第一个月，她妈妈就让她穿上她兄弟的衬衫和劳动裤，并让她去地里劳动。士兵们来时，利亚正好在挖一条沟。她斜靠在她的铲子上，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簇拥着把她最要好的朋友希尔迪沿路带到山那头去了。



希尔迪在路上每走一步都痛哭着。

利亚非常想念希尔迪。而她的另一个最好的朋友约儿说：“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学校的校长一般不教女生读书，但是，因为利亚是村里剩下的唯一一个女孩，就同意她和约儿及其他同龄的男孩一块儿去上学。

书真多啊！校长曾因为与国王辩论而被从“远方”赶了出来，出来时他带上了十本厚厚大大真皮装订的书籍，书中满是引人入胜的事例。每晚，约儿和利亚总要躺在苹果树下的草地上，讨论他们学到的东西。

旅游者是怎样把蒙那塔里亚的每条路每座山都画进地图里去的；全世界河流中的鳗鱼是怎样游到海藻海域去产卵的；童话传说中的龙实

际上是一种叫恐龙的大型爬行动物，其实没什么魔力可言。

然后，当星星闪耀的时候，他们会谈到希尔迪。她仍然是利亚最好的朋友，而约儿从他们五岁起就爱上了希尔迪。他们决心把她带回家，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该做些什么。

基尔德国王爱财如命。他发现当女孩子结婚时，新郎的父母总会给新娘一笔钱作为彩礼，所以他把所有的年轻女孩都掳去了。如果男孩想要结婚，他们就必须到“远方”大型的婚礼集会上，与其他准新郎通过竞拍得到其中一个女孩。给新娘的彩礼中一半给女孩家，另一半归国王。

七年来约儿和利亚把他们能省的每分钱都省了下来。接着，在婚礼集会前的一个月，利亚看着

约儿骑着他父亲的马上了路。两个月后，他骑马回来了，还是一个人。

“希尔迪没在那儿，”他告诉利亚，“镇上的人估计每年总有一个女孩会不见。他们说……”他哽咽了一下，“他们说国王把女孩给了一条龙。”

利亚皱起眉来：“那不可能。还记得校长说的话吗？”

但约儿没听她的话。他走了，把他自己关在屋子里。

“放弃吧 利亚，”当她使劲敲门时他喊道，“这下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但是，利亚不愿意放弃。那天深夜，她悄悄走进厨房，拿了些食物打了包。然后，她又潜入校舍里，从校长的地图册里复制了一份地图。



接着，她背起包出发，去寻找希尔迪。

山比从地图上看到的更高，路途更远。利亚爬上山脊，滑下悬崖，又穿过岩石中漆黑的隧道。在平原上，她遇到一马车的音乐家，他们捎了她一程，并告诉她所有有关“远方”的事。

“那地方就在海藻海边，”他们说，“基尔德国

王的宫殿全是金的——金墙、金柱子、金刀叉……  
但是，最为壮观的是龙王庙，就在城外的那个山谷里。”

龙王庙？看来从这里开始寻找比较好。利亚告别了音乐家们，又上路了。她来到一条很深的河边，走下那湿滑的小道。她每一步都必须十分小心地看着眼前的路。她转过最后一个角落，抬头瞥见一个龙头隐约出现在自己上方，她吓了一跳。

利亚想要逃走。正当这时，她耳边响起了校长的话：“龙只有在神话传说中才有。”

她又看了一遍，然后笑了。那龙头其实是山谷边一个巨大的山洞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龙的牙齿，而大鹅卵石就像它鼓起的眼睛。

她快步走过一个大菜园边的小屋，进入了山

洞。从远处山洞的另一端透来一丝光线。一条沙砾带环绕在一边，对面的岩壁上有闪烁的黄金。但是，哪儿也找不到龙。

忽然，她脚下一滑，一块石头滚进洞里的池塘去了。

黑漆漆的水面被搅动了。一个小小的但不尖的头从水中抬了起来，溅了她一身水。那动物十



分巨大，样子像蛇。它长长的身体弯来扭去，灰白颜色如同昨晚烧剩下的灰烬。

“是龙！”利亚尖叫着往外跑。

她从山洞里猛跑出来，一头撞上了一个大个子男人。他金色的眼睛、金色的胡子，穿着一件金色的织锦大衣。在他身后站着五个卫士，一个高个子穿着龙袍的男人，以及一个瘦弱、脸色苍



白、穿着紧身龙衣的男孩，他正拍着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

那女孩就是希尔迪。

利亚脑子转得太快，都有点头痛了。她擦了擦打湿的脸，擦去手上的水，然后向那大个子男人鞠了个躬：“您就是基尔德国王吧？您想要洞里的黄金？那好，我可以帮您得到它，只要您把卫兵和铲子借我一用。”

基尔德国王咯咯地笑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但是你错了。龙不想离开那个洞，因为龙比我更喜欢金子。这就是我每年都要喂它一个女孩的原因。这样，我们的矿工就可以在它吃完点心睡着的时候悄悄划船进去，从岩壁上凿些金子下来。”然后，他用袖子擦了擦自己的金戒

指 继续说：“不过 进洞前 龙的神甫还得先举行一个祷告仪式。我可以把我的士兵借给你一个小时。”

那苍白瘦弱的男孩快步跑进菜园里取来了铲子。利亚向希尔迪竖起大拇指做了个手势 接着带着士兵们到山洞另一端去了。她让士兵抬开大鹅卵石 自己则在沙砾带中挖沟。当她铲出最后一铲子沙砾后，往后一跳，水便涌进了沟槽里。

接着，那个小脑袋的大家伙在岩沟中被水冲了下去 沿途与岩石磕磕碰碰 速度越来越快 流进河里，最后流进了海藻海。

利亚大步走出山洞来见基尔德国王：“那不是一条龙，”她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一条想回家的老鳗鱼。”



国王金色的眼睛闪了闪：“干得好，”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应该得到奖赏，我的小伙子。我会把希尔迪送给你——而且你不必为她支付彩礼。”

利亚暗自窃笑。基尔德国王可能很富有，但他

也很笨。他和校长争论时，不相信他那些大书上关于龙和鳗鱼的科学事实。而且，他居然看不出自己实际上是穿着兄弟的劳动裤女扮男装的。

不过现在，至少她可以把希尔迪带回村里去了。当她转身时，她看见希尔迪和那个苍白瘦弱的男孩正紧紧抱在一起。

利亚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我想希尔迪大概宁愿留下来，”她说，“‘远方’现在已经是她的家了，而我也该回家了。”

前方的山比来时小了，路也没那么长了。利亚一路上都在想回去怎么告诉约儿她没能带回希尔迪。当她跋山涉水回到村里时，约儿飞跑着来迎接她。利亚盯着自己的脚喃喃地说：“希尔迪不愿从‘远方’回来。”



“但她很安全也很开心吧？”约儿问道。

她点了点头。

约儿耸了耸肩说：“看，任何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

“你难过吗？”她突然冲动地说，“毕竟你这七年来都在谈论着希尔迪。”

“你可以这样说，”他表示同意，“但你也可以说我这七年来都在与你交谈。”

利亚想着希尔迪。她还想着那些不知名的女孩们再不用被抓去喂龙了。最后，她想到了约儿。

“嗯，”她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







拉塞尔·布莱克弗德从小学就开始创作科学幻想小说。他并没有一直坚持，但是他经常回过头来继续写作。他写的许多故事和文章不仅在澳大利亚，而且在英国和美国发表。

## 关于这则故事

“《纳可斯归来》中的故事发生在13世纪。那是一段许多人都知之甚少的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发生时，伟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也叫做拜占庭）已经被十字军征服了。”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first name 'Ronald' and the last name 'Blackwood'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 纳可斯归来



佐莱士落入了圈套！

这位年轻的波斯术士已经行进了很远。干旱的沙漠在他身后延展 根本没地方隐蔽或逃跑。三天前，他在与巨大的太阳鸟战斗时丢失了具有魔力的太空船 所以他只能徒步完成他的征程。他孤身一人。他那巨大的猎猫莱格路斯去为他俩寻找食物了。

在他跟前流淌着波涛汹涌的幼发拉底河。从河里冒出一个瘦头瘦脑的怪物，费力地趟着水上了岸 然后突然猛地往前跳了过来。它有两个人那

么高，有匕首般锋利的牙齿、绿色的触角，还有一条带鳞的尾巴向后弯曲着，就像蝎子的尾刺。尾巴两边各生有一对弧形的芒刺。

佐莱士拔出剑向怪物的厚脑壳砍去。怪物的触角伸长了，将他卷住。他奋力劈砍试图脱身。这时候，一个新的敌人加入了战斗。当佐莱士奋力劈砍时，另一股力量闯入了他的思想，搜



寻着它需要的信息。佐莱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新敌人引进他思想中精心安排好的某个地方，然后继续他的战斗。

正当佐莱士成功地挣脱了怪物的触角时，怪物转过身，摆动它带刺的尾巴向他抽打过来。佐莱士用他的剑戳了最后一下。但是，虽然那剑正好砍断了怪物的颈和肩，但感觉上，他好像砍了



个空！

佐莱士往后一跳，他的敌人化作一股灰色的烟，随风飘去。

那怪物其实只是一个诡计。它只是古代术士利奥·纳可斯用来使他分心的，以便纳可斯能从远处看透他的思想。但是，在打斗时那怪物太强大了，佐莱士很有可能当时就战死。

佐莱士严肃地摇了摇头。纳可斯只是在和他开玩笑。他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二天早上 佐莱士吃饱了肚子 和他的伙伴莱格路斯又上了路。他们一起向北进了山。

莱格路斯是一只水牛般大的黑豹。远方努比亚的术士们几百年前就开始饲养这种豹了，他们称它“猎猫”。它有蓝黑相间的厚皮毛 光泽就像

渡鸟的翅膀。那猎猫甚至比一些人还要聪明。它可以杀死所有的动物，比大部分动物都跑得快。

正如其他从他祖国来的术士一样，佐莱士能飞，但只能飞很短的一段距离。当走到沙漠中纳可斯的要塞附近时，他决定剩下的路他将飞过去。

四十年前，纳可斯从拜占庭的宝库中盗走了阿迪拉宝剑。那是那座伟大城市最重要的秘密，因为那宝剑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预言上说，哪个王国或帝国拥有此剑就是不可战胜的。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从未被征服过。但现在纳可斯得到了宝剑，而城市被西方的侵略者攻占了。城市原来的统治者被驱逐了出去。

十天前，佐莱士曾施展魔术出现在拜占庭统治者面前，告诉他们他可以找到丢失的宝剑。但

是自大的贵族们嘲笑他说：“你只不过是嘴上没毛的孩子，”他们讥笑道；“快走，在我们还没有失去耐心前请你消失！”

“好吧！”佐莱士在前往纳可斯的要塞时想着，他一定会给他们看自己是怎么做成的，有多大的能耐。他一定会拿着剑回来。佐莱士是一个练过几千年传下来的魔法的真正战士。

他必须去对付纳可斯，与他理论，或让他面对失败的结果。佐莱士已经准备好一场魔力大战。

几天过去了，他们就快到了。一只棕黑色的秃鹫向他们头顶上飞来。它在空中大范围地盘旋，好奇地看着他俩。

“纳可斯的间谍。”佐莱士对莱格路斯说。那猎猫怒容满面，而佐莱士却对它微微笑了笑。

佐莱士施展魔法向空中飞去，莱格路斯紧跟着他。那秃鹫向他们尖叫，然后飞走了。

佐莱士和莱格路斯飞进山里。那儿在高高突起的岩石上，就是利奥·纳可斯的要塞。佐莱士和猎猫降落在一个荒凉的院落里。

这位拜占庭的术士老态龙钟，似乎全靠他的巫术支撑着才使他不至于散架。但他有令人敬畏的眼神。他比普通人要高，身躯就像一座铁塔。他的长头发和胡子乌黑发亮，但他的皮肤却像漂白



过一样。他戴着圆形头盔，穿着一套铠甲。

纳可斯从剑鞘中抽出半把剑。

“你在找阿迪拉的宝剑？”他问道；“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把它给你的。”

“你胜利了，”佐莱士说；“拜占庭陷入敌人之手。许多统治者死了，剩下的被驱逐。”

“对！”纳可斯说；“就像我计划的那样。”

“拜占庭人需要这失去的宝剑，”佐莱士说，“你必须还给他们。否则他们将不能夺回他们的城市。”

纳可斯笑了：“这关我什么事？只要他们受苦，我的复仇就成功了！”

“复仇不该是永远的。”

“听着，小男孩，”纳可斯说；“我曾忠心耿耿

为拜占庭服务 但是却被诬陷为叛国。那城市就是这样 充满阴谋。”

“ 我知道，”佐莱士劝解道“，但是背叛你的人现在已经死了 剩下的人都会欢迎你。他们需要你还 有那丢失的剑的帮助。你必须回去。你会得到奖赏的。”

“ 奖赏？哈哈！”纳可斯的声音如雷鸣一般，  
“ 让他们全在地上爬 直到他们的末日吧。他们的祖辈就不该与我为敌。”

“ 你的愤怒真这么深吗？”佐莱士问道。

“ 是！”纳可斯盯着这个年轻的术士看了一会儿；“ 它比任何的井、任何的海都要深。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对拜占庭的愤怒。什么也不能。”

“ 那我们只能是敌人了。”佐莱士挑战道。

在某些方面他为纳可斯感到惋惜。他知道拜占庭统治者可能是傲慢和残忍的。纳可斯是对的。许多好人都被谋害了。他们都说那城市曾是罪恶的，被占领是应有的下场。

当佐莱士沉思时，纳可斯好像长得更高了，成了一座金属的山。

“我的愤怒给我力量，”他说，“它使我不可战胜。”

“没有人是战无不胜的。”佐莱士说。

“哈哈！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你从没看见过我的威力，小徒儿。”

“我是一个羽翼丰满、全副武装的战士。”佐莱士自豪地说。

“很好。可是我已经打开了你的思想之门，读

透了里面的一切。我知道你的弱点所在。我知道你最害怕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佐莱士说。

莱格路斯跳向纳可斯，但拜占庭的术士只微微一笑，懒洋洋地轻轻拂了拂他的手，那猎猫就躺倒在地，伸开黑色的四肢，懒洋洋地睡着了。

“跟你的同伴再见了。”见莱格路斯静静地打着鼾，纳可斯说：“现在我们一对一，平等了。”

接着，还没等佐莱士拔出他的剑，纳可斯就喊出一个字：“火！”

他抬起手来，一片片火焰从他的手心里跳跃起来，好像把周围的空气都吸了进去。

“火！”他又一次高兴地叫了起来，“我看过你的思想，知道你最怕这个。”



但是，火焰从佐莱士身边穿过，他毫发无损。

“火！”纳可斯又叫了一声。

“对，”佐莱士说，“你的怒火。快向我喷发，好人利奥·纳可斯。他们真的错怪你了。把你的愤怒给我吧。”

这时，纳可斯应该已经发现这是佐莱士设计好的。这位术士已经修炼到使自己不怕魔火，但纳可斯太沉溺于他的愤怒和复仇，以至更多的火焰从他掌心发出。

佐莱士当时只让纳可斯看到他思想的一部分，就是他选定让纳可斯看的那部分。拜占庭术士看到的只是一种幻觉，就像那长触角的怪物，像所有魔法变出的东西一样。

那如漩涡般升起的火焰同样是一种幻觉。当它



持续着时，可以像普通火焰那样把东西烧着，但它不是真的。佐莱士早有准备，他让火从身边滑过。

“让它出来，”佐莱士说，“你所有的火，所有的怒气。让它出来吧，纳可斯。这样会更好。”

“是的。”纳可斯说，他好像开始理解了。

最后，火灭了，纳可斯好像一段烧焦的树干。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像被迷惑了。

“可以了，”佐莱士说，“都结束了，利奥。”

这个巨大的拜占庭术士像神像一样倒塌了。他穿着他那铁制铠甲砰地倒在了布满石头的地上。佐莱士向他跑去。这位老术士的头发和胡子变得花白，但是他的心仍在跳动。他能活下来，但他需要别人帮助重塑他的身体和走火入魔的思想。

佐莱士从鞘里拔出阿迪拉之剑。纳可斯会回

到他的人民中去，但这剑将由这位年轻的波斯人  
带走。

当佐莱士站着欣赏那威力无比的武器的圆弧形刀刃时 莱格路斯睁开了眼睛。这只巨大的黑色动物像猫一样伸了个懒腰。

佐莱士弯下腰轻拍黑豹的头：“你回来了 我的朋友。”他微笑着走向远方：“我们的征程结束了。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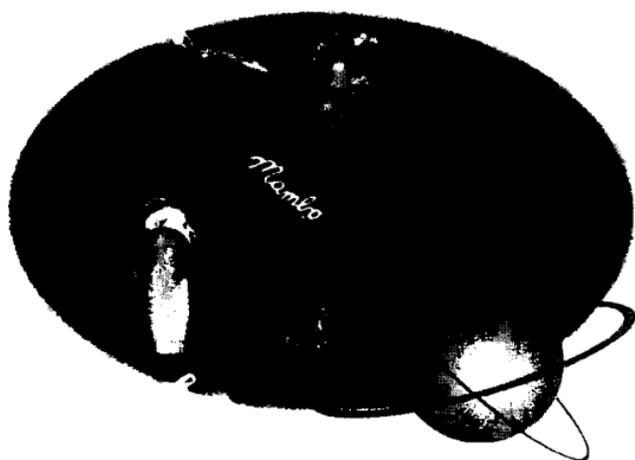


# 最后的喘息



翻译 木欣





格伦出生在英格兰，12岁那年来到澳大利亚。为了能成为战斗机驾驶员，他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但一直都没能实现这个理想。如今，他开始写作，著有《怪物人》《助燃》《莫休》和《完全起飞》等作品。他常常踏着已经被撞坏的滑板迎风飞驰。格伦住在澳大利亚西部，他喜欢在那边的海里冲浪。

## 关于这则故事

“我想到写《午夜之后》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公园乘坐‘鬼车’之后。那辆车简直就是个大骗局 根本一点都不可怕。鬼在哪儿 之后我赶上了最后一班离开城市的列车，在那儿我找到了答案。”

Glyn Parry



他们 8 点半之后上了车。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已经提前坐在位子上的拉里说，“星期五的晚上，所有的街头小混混都拥上街了。”

他们也想使自己看上去痞一点。贾佛嚼着口香糖，史帕克在跳来跳去，史蒂夫则有点紧张。一个上了年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人坐在车厢的尾部。

“走了。”海伦推着他们向前。

“看看，到处都是死尸。”乔迪说，“难道政府就不能葬了他们？”

没有人注意到那位奇怪的老人向他们走来。

“哎，夜晚是属于年轻人的。”他穿了件及膝长的外衣，戴了顶有檐的帽子，声音听上去很单薄。

“嗨，朋友，你为什么不……”贾佛说。

那老人狠狠地瞪了贾佛一眼，他的话被硬生生打断了。

“到这边来，朋友们。”他面对那群人坐了下来，脸色放得柔和些了；“我有件事要你们去做。我已经上了年纪了，是吧？”老人仔细地斟酌着字眼，“在欧洲，我的家族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着。他们是流浪汉，懂得各种各样的小把戏。”

乔迪和海伦坐着，好像被他的话催眠了，其他人也是。

“但我们遭到了迫害，这改变了一切。”



列车缓慢地驶过了郊区。

“我流亡到了你们的国家，努力工作着。不久，我就有了第一辆游乐园的游览车。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游览车吗？”

“游览车？”拉里说，“当然，我们爱极了。”

一只骨瘦如柴、毫无血色的手伸进了外衣口

袋，抖出了百元大钞一张，两张，三张……

催眠的咒语好像一下子被打破了。

“500 美元！”贾佛的眼睛扫过每个人的脸，  
“这可是笔大数目。”

“每件事都有因有果。”老人说，“如果你愿意，  
请叫它一个老人的愿望。”

“你说要做件事。”拉里往前靠了靠。

老人深色的眼睛眯了起来。所有轻松的气氛  
都消失了。“那个旧游乐场，被关闭的那个，你  
们知道吗？”老人说。

“我知道。”史帕克说，“中央车站过后两站。”

史蒂夫脑子飞快地转着，不是要到那个地方  
去吧？

“一些孩子失踪了。”史帕克继续说，“连警察

也没有线索。”

老人叹了口气：“去年，六个孩子爬过了那堵墙，就再也没有回来。”

“听上去很恐怖呀！”海伦说。

“是的。”老人把钱放到一边，“那就是游乐园不再重新开放的原因。现在当局者要挤掉那个拥



有者。为了土地，你们知道的。”

“嗨，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么多事？”拉里打断了他的话，“你好像很了解呀。”

“因为我就是那个拥有者。”

中央车站快要到了。

“你付 500 美元让我们今晚去那儿？”

“如果你们能待到午夜，钱就是你们的了。”那声音说道。

史蒂夫怀疑其中有诈：“可这是为什么？”

“我只是想看看那些游乐设施最后一次开放使用。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贾佛问。

“很简单。条件是你们在午夜过后就不能搭乘‘鬼车’了。”

“简直就是废话。”

“的确，但这就是条件。”

史蒂夫提高了声音：“那在午夜之前呢？”

“之前是没有关系的。随你们怎么玩。但那之后——”

老人起身准备离开，他们几个看着他沿着车厢通道往前走。

“嗨，那钱怎么付呀？”拉里在他身后叫着。

“你们会拿到的。”

“你会在那儿出现吗？”

“当然，年轻人。这点毋庸置疑。”

火车停了下来，老人下了车。中央车站非常忙碌。他立起衣领，拉下帽子，混在星期五晚上拥挤的人群中不见了。

两站过后，他们下了车，花了十几分钟到达旧游乐场。他们沿着红色的砖墙，来到一扇铁门前。

史帕克用力一推，惊奇地跳了回来。

“没上锁！”

在看不见的某个地方，有台发电机在嗡嗡作响。游乐场里，一只只彩色的灯泡一闪一闪地发着



光，还有更多的亮光。在墙背面的深处，游乐场隐约可见。

“嘿，等一下。”史蒂夫退缩了，“你们真的要进去吗？”

拉里转向他：“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笨蛋！”

史帕克指着前方的游览车：“都是我们的了史蒂夫。”

“还有 500 美金。”贾佛说。

史蒂夫还是没有动：“可看看上次那群人最后的遭遇是什么？”

“那可不一样。”拉里指着那堵砖墙，“他们是闯入者，而我们是受到邀请的。”

那就足够了。海伦和乔迪挤过了旋转栅栏门，其他人也逐一通过。

“那边就是鬼车。”拉里指着车说。

“迟点再说这个。”贾佛叫；“嗨，史帕克，你看到了吗？”

“当然看到了，红色的汽车。”

史蒂夫什么也没有说。

车子开始滑动了。车身长长的。

平时的话，这儿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会用热切的眼神望着已经坐在车子里的人。

“哎，当心，傻瓜。”海伦可不想被做成三明治夹在两个人之间。

太迟了！她的车被甩了出去，撞到了厚厚的橡胶墙上。

“死杂种！”

他们玩了每一个游乐项目。

“再玩一次。”当他们从过山车上下来的时候，贾佛兴奋地大叫。

“哈！玻璃杯转盘！”

可他们忘了这里应该会有服务员的，不然那些游乐车怎么可能自己开动，自己停下来呢？他们也忘了那句老话 当你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 就会忽略时间和周遭的一切。

“接下来玩什么？”海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从西大荒搜捕游戏中拉了回来。

“女孩子的选择。”乔迪叫。

费里斯转轮用它巨大无声的手为夜晚作着伴奏。

“那个！”史帕克指着说，“告诉你，在上面我看到了这个城市。”

在欢乐屋里大家因各自不同的表情而放声大

笑；坐着螺旋滑梯冲入滑溜溜的滑道……大家玩了一项又一项，时间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

直到史蒂夫指着他的手腕大叫起来。已经是12点差10分了，还有一项没有玩。

那就是装饰着打闹剧中食尸鬼以及龇牙咧嘴笑骷髅的鬼车。

“这个看上去并不太可怕。”贾佛登上了梯子。

拉里在和其他人商量：“午夜之前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

“午夜之前是没问题的。”史帕克说，“我们都听到他说了。”

“好，那就去坐吧。”

有什么东西呼地响了一声，接着又是咔哒咔哒的声音。一辆卡通车驶入他们的视野。

贾佛笑了：“看上去好恐怖呀 伙们们。”他咬着嘴唇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希望我们不会死去……哈哈。”

车在一条黑色的喷着漆的隧道口停了。贾佛和史帕克上了车，随着更多的呼呼声和咔哒咔哒的声音，又出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



“上第二辆。”海伦和乔迪坐了上去。

“总不能只留下你和我。”拉里假装捶了捶史蒂夫这个胆小鬼；“我们上吧，史蒂夫。”

当他们走向前时，另三辆空车出现了。

大笑声和假装害怕的尖叫声在黑夜中回荡，无论在什么地方。

“唉！”

史蒂夫知道那些个吓唬人的鬼怪还是会抓住他的。

“差生。”拉里叫着。

轨道打了个弯，一个在黑暗中发光的怪兽的脸跳回到黑暗中。

“滚开！”

史蒂夫对自己有些懊恼。他决定参加到游乐

之中，瞎想会令自己更害怕。

回到平台上，史蒂夫的手表哗哗地响了。正好是午夜 12 点。

贾佛作了个很突然的决定：“再来一次，我们再玩一次。”

“你在开什么玩笑？”史蒂夫望向其他人。

“闭嘴，史蒂夫。”拉里走向前去。

午夜已经过了。六辆空车再次出现。

“喔，管他呢！”贾佛跳入第一辆车；“就让我们玩到尽兴吧。”

史蒂夫咧嘴一笑，也上了车。乔迪和海伦又上了第二辆车，拉里已经先上了第三辆车。

史蒂夫作了最坏的打算，那个喷了漆的黑色隧道将永远陷入一片黑暗。

他们第二次的乘坐很快结束了。

“我们成功了！”史蒂夫叫着；“我们都还活着！”

“笨蛋！我们上当了。就是这样！”贾佛狠狠地踢了一脚，“那老头正在嘲笑我们吧？”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乔迪问。

有人在打着灯光。

“我想回去了。”海伦说。

史蒂夫看了看表，“12点零7分。”

“放轻松，你又不是灰姑娘。”

“哈哈，有意思。但你忘了一件事。最后一班回家的车是12点15分开。”

在旋转栅栏门处，他们发现了一只棕色的信封。



“是那笔钱！”拉里几乎要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鱼贯而出，开始狂奔，只有……

史蒂夫跌倒了。

“别管他！”贾佛说。

可其他人还是停下来扶起他。

他们赶到车站的时候还是迟了。列车的两盏红灯渐渐消失在轨道尽头。

“这下可好。”海伦哀叹着，“我们回家的车开走了。”

贾佛走向史蒂夫，拎起他的上衣：“都是你的错，笨蛋。”

拉里和史帕克赶紧把他们俩分开。这时，他们听到了从轨道远处传来的汽笛声。

“还有一辆车。”乔迪叫道。

史蒂夫摇着自己的手表。一束光照到了车站。

“看上去你需要换新的手表电池了。”拉里说。

“要不就换张脸。”贾佛还在喘着粗气。

咔嚓咔嚓的轨道声。车慢慢停在他们身边。

“嗨，看看。”贾佛叫；好，真是太好了。”

车里只坐着一个人，就是那个老人。

他们上了车。贾佛走向那个老人：“嗨，朋友，都是你在捣鬼吧？”

车开动了。拉里及史帕克和贾佛坐在一起。海伦和乔迪找了个位子看着这一切，史蒂夫独自一个人坐着。

“嗨，听到我说什么了吗？”贾佛站在老人面前。

“算了。”拉里不想再起冲突，“我们已经拿到

钱了，不是吗？”

“要到站了。”史帕克提醒说。

可贾佛听不进去。

“嗨，老头。我在和你说话呢。你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车进站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奇怪，不太寻常。

“一群笨蛋。”老人用嘶哑不祥的声音说着  
“我告诉你们午夜之后不要搭乘鬼车的。”

贾佛嗤地笑了一声：“噢，那辆破鬼车什么也没做。”

“我也没说那辆车会做什么。”老人慢慢地抬起他的脸。

“上车吧！”

每个人都转向人行道。



六个穿着破破烂烂衣服、脸色苍白的人从黑暗中走出。他们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就是那群孩子。”史蒂夫叫道，“失踪的六个孩子！”

“我的孩子们。”老人说，“他们很想见你们呢。”

“不！”当那六个幽灵般的人穿过金属外壳的时候，史蒂夫尖叫着闭上了眼。

汽笛声轰鸣着，把声调拖得很长很长，好像无穷无尽似的，正如这样的一个夜晚。





艾伦·巴利出生在苏格兰，7岁那年移居到澳大利亚。他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麦格的星星》。自那以后，他写了很多本深受好评的作品，比如《小怪兽》《巫师》和《德莱克和小妖精》。

## 关于这则故事

“捉弄人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写其他故事的时候，我总是会在电脑周围点缀些花，但《口》这个故事则完全不一样。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趴在键盘上，情绪激昂，洋洋洒洒。我将和所有的读者开个玩笑，给大家设个圈套，吓大家一跳，而他们又无处可逃。”

Alan Burtke



一个炎热无风的下午，放学后，他们一起慢慢走回家。安·玛莉在谈论着路边的公寓；史蒂文把书包甩在身后，意志消沉；奈塔一路用手指弹着路边的篱笆，就好像它是架大钢琴。露茜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安·玛莉正说着她妈妈是如何不公平，她弟弟弄破了打蛋器，妈妈却责骂她。可史蒂文和奈塔都等着露茜开口。

“只是因为我没有看见那个像小老鼠似的孩子。”安·玛莉说。

“他们都那样。”史蒂文说；“从不理会你说什么。”

“我妈妈竟要我去捡小孩子的玩具 就好像那是我的一样。”奈塔说。

“从你一进门就开始对你唠叨个不停。”史蒂文郁郁寡欢。

安·玛莉斜眼看着露茜：“你妈妈怎么样？”

“什么，我？”

“你妈妈。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露茜叹了口气：“噢 她是个女巫。”

她终于开口了。

奈塔感到很失望：“就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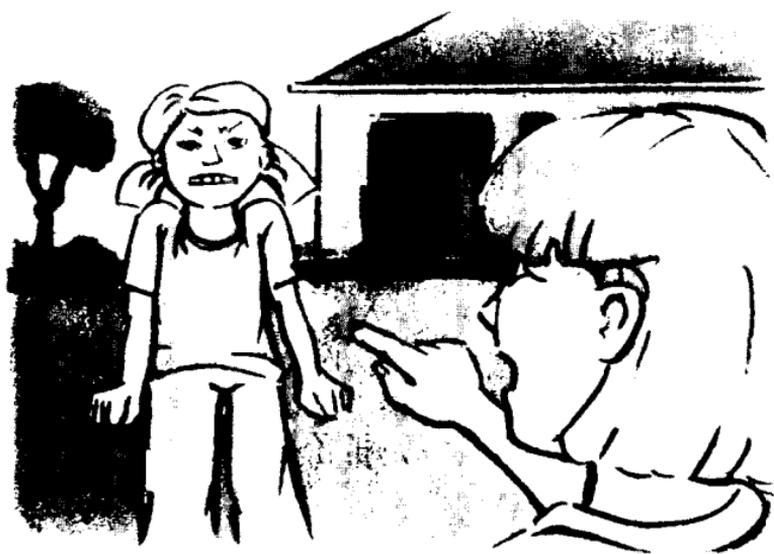
“一个很可怕的女巫。”

露茜实在是很有用的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

什么人什么事 她都帮得上忙 哪怕是数学作业。可她总是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今天她似乎不愿多说。

“耶,都一样。”安·玛莉说。

一星期前,露茜曾说过:“安·玛莉是学校舞台剧中演得最差的一个——常常忘词;服装也是松松垮垮的;人一直都很紧张。老师们都看不下去了。”



安·玛莉还因此把露茜推进了深水坑，但这已经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

“那你不喜欢你妈妈吗？”奈塔问。

露茜还说过奈塔家上个月的那次聚会是无聊的，唱机大部分时间在嘶嘶作响；蛋糕没有烤透；史蒂文在角落睡着了……

奈塔和史蒂文曾发誓不再和露茜说话了，可那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

“噢，不。”露茜说。

“只有某些时候。”史蒂文说，“我明白的，可以了解。”

“但其他时候她是个女巫。”奈塔说，“唉，有时候我还真的想把我妈妈折价换掉。”

“那你什么时候不喜欢你妈妈呢，露茜？”史

蒂文问，“当星期六下午她让你给花园除杂草的时候？”

露茜停下脚步，郁闷地瞪着地面：“当她让我给爸爸带点食物回家的时候。”

“你开玩笑的吧？你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很特别的食物。每个月都要呀。我知道不该那么做的，可……”露茜捶了捶邮筒，大步走开。

安·玛莉在路面上玩着“跳房子”游戏。

“给你爸爸，爸爸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爸爸从不理会我的存在，只顾着看报纸。”

“我爸爸向我丢东西，对着我咆哮如雷。”奈塔说。

“我爸爸还打我。”安·玛莉接着说。

“我爸爸是个怪兽。”露茜说。

“那很糟糕吗？”安·玛莉问。

“糟糕 这个……喔 只是在吃饭的时候。”露茜在家门口停下。

“我爸爸总是在吼叫着，就算是有客人也一样。”史蒂文有点不寒而栗。

“当你的家人做那些事的时候，你不恨他们吗？”奈塔问。

“只有我弟弟。”露茜恨恨地说 怒气冲冲地瞪着屋子，“永远都恨。”

“当然了。”安·玛莉说，“他们都该被消灭掉。”

“不可能。”露茜悲伤地说，“你们要进来吗？”

“好的。”史蒂文踏进了园子，“你弟弟是个怎么样的人？”



“一个很难看、龌龊的侏儒雕像。”露茜在前面领着路。

当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露茜叫了她妈妈一声。有声音从房间后面那个充满水汽的厨房传出来，一个胖鼓鼓的女人正在尝着一盘装在玻璃碟里的菜，还一边不停地用木勺子搅拌着。

“我带了朋友来家里。”露茜说。

“很好呀！”露茜妈妈在她围裙上擦了擦还

带着些面粉的手，打了个招呼，“你们要吃点心吗？”

“嗯……”史蒂文觉得自己的胃开始有点难受了。

“还是吃点吧。和你们说，先让露茜带你们到后园子玩，我呢，给你们做些吃的。怎么样？”

露茜郁闷地看着她妈妈。



“我想你爸爸在那边。”

“噢 好吧。”露茜步履沉重地走出了屋子。

安·玛莉紧跟在露茜身后走进了一个小果园  
里面有橘树、柠檬树、李子树和杏树。

“我觉得你妈妈还不错。”

“只有在她不对人发火的时候。”露茜踢着长  
长的杂草。



露茜妈妈的声音从屋子里传了出来：“亲爱的，看看你们能不能认得蟾蜍？”

露茜领着安·玛莉、史蒂文和奈塔穿过茂盛的果园，轻巧地避开被长长的杂草遮住的角落。那些杂草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她停在一个平静无波的池塘前。池塘旁立着一个着了色的侏儒雕像，他的目光正飘过水面。

“嗨。”史蒂文笑着说，“那就是露茜的弟弟吧？”

“是的。”露茜可没有一点笑容，“希望他浑身长满苔藓才好。”

雕像的嘴向下撇着，露出嘲弄的神情，原本就已经很丑陋的脸变得更扭曲了。

“真是个可怕的雕像。”安·玛莉说。



“当他胡闹起来就更可怕了。”露茜说。

史蒂文瞪着那石头做的雕像问：“胡闹起来？”

“一年之后？”奈塔开玩笑似的问。

“他怎么可能会动呢？”

“噢 咒语会逐渐失效的。”

“咒语 你说咒语？”

“当他跑来给我下咒的时候 妈妈对他下了个

咒。这两个咒语都是不能破解的，只能等它们慢慢失效。”

一阵死寂在池塘边蔓延，只听得见风吹着草沙沙的声音。无声的打击。

奈塔又笑了，神经绷得很紧。

“那个雕像，”史蒂文嘀咕着，“我觉得他在盯着我。”

沙沙作响的杂草，慢慢显现的事实……世界开始摇摆不停。

“别傻了，史蒂文。”安·玛莉安慰他，“她在和我们开玩笑呢。”

灌木丛在微风中颤动。

“那么露茜，那个雕像给你下的咒语又是什么呢？”奈塔问。

“ 嘭！ ” 重重一击。

“ 只是因为开玩笑，我对他撒了个小谎，可他却气疯了。所以现在我只能说实话，每一句都是。”

世界剧烈摇摆不停！

史蒂文盯着露茜。露茜说她妈妈是个女巫，她妈妈真的是个女巫；说他弟弟是个雕像……

史蒂文睁圆了双眼：“你说过你爸爸是什么来着？”

一声沉重又无奈的叹息！

露茜迈向一边，露出身后她的朋友们：“嗨爸爸。你要的食物。”







麦莱缙丝·考斯坦住在墨尔本。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他时间她是个职业作家和杂志编辑。她的作品有《摇滚乐节奏》《音乐般的哈丽特》《与佛兰蒂和菲菲共度一生》以及小说集《极度心惊》。

## 关于这则故事

“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张那种桌面上刻着世界地图的学生课桌摆在商店外面。我开始想象如果你在刻有那些国家图案的桌面上乱涂乱画，会发生什么事。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这个故事的框架……”

Meredith Gott

# 桌面上



## 桌上的地图

亚当·卡特噔噔地踏进房间，心里冒着火。讨厌的父母，讨厌的学校，最最讨厌的家庭作业。

电视里正在直播足球决赛，每个人都在看，除了他。他得待在冰冷冷的房间里，和书本、讲义、铅笔一起奋斗。真是不公平。

亚当盯着书桌的桌面，这个时候他就是不想把注意力放在数学题上。书桌有点陈旧了，是他叔叔艾多送给他的礼物。艾多叔叔是个奇怪的人，他不常来亚当家，但只要他来，就会给家里的某个人带礼物来。之后，他又会消失不见，继续着自己的



旅行。书桌有结实的桌角，一边有三个小抽屉。

“用来放你的秘密宝贝。”艾多叔叔眨着眼说，  
“好好利用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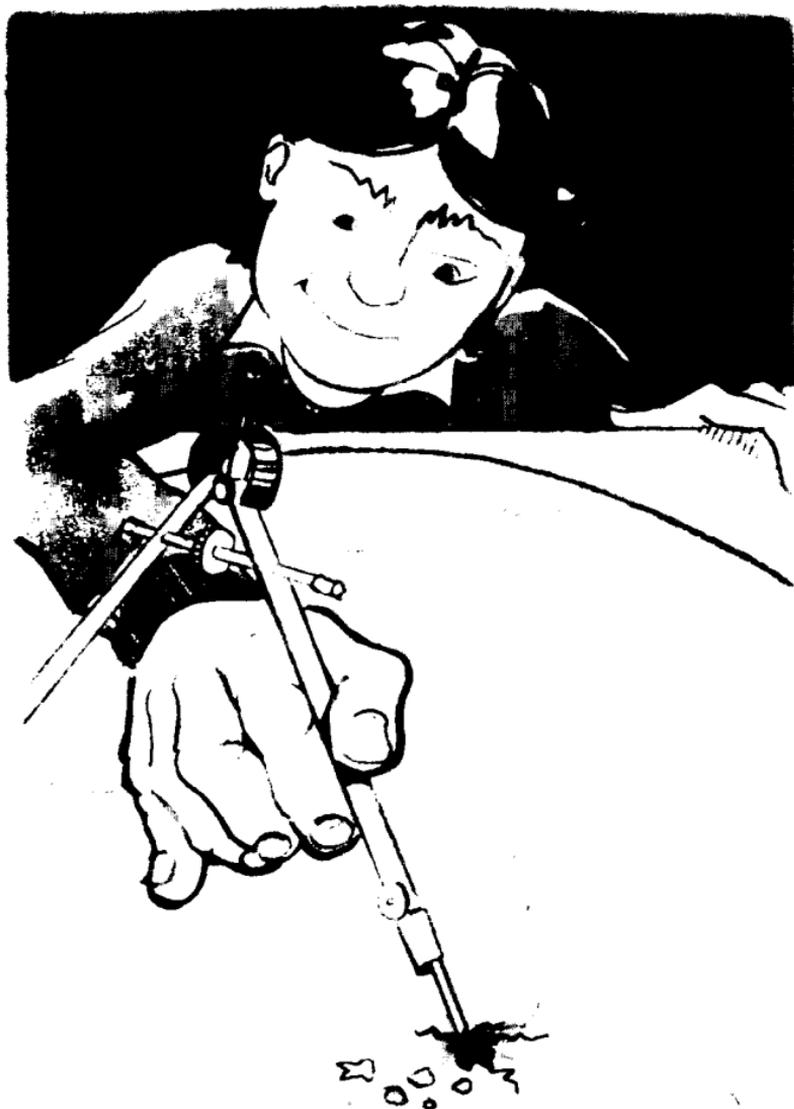
可亚当只是用来放那些用剩的断了芯的铅笔，  
皱巴巴的纸片和很多块走味的口香糖。亚当并不  
相信有秘密或是宝贝之类的东西。

艾多叔叔的课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桌面。桌面上有张巨大的、彩色的世界地图。充满诱惑力的非洲是一片神秘的深红色 太平洋上 蓝色清爽的海水拍打着淡黄中带点粉红色的岛屿的海岸；紫色的意大利 就像只靴子 把可怜的西西里岛踢进了地中海。

“多希望我是在意大利呀！”当亚当努力和算术题奋斗的时候，他这样想着。

他敢打赌，那边的父母亲绝对不会在播放足球决赛的时候还让他们的孩子做作业。

他用圆规的尖头在那个小小国家尾端的地方划呀划的 几小片紫色的油漆被刮了下来 积在桌面上。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 他只是不想做算术题而已，尤其是在播放足球比赛的时候。



“看看这个。”第二天早餐时他爸爸摇着报纸，  
“昨天意大利南部有大面积的塌方。上百户人家被  
掩埋了。你外婆就是来自那个村庄吧，安娜？”

“不是那里 不是的。”亚当的妈妈看着报纸的  
头版说，“诺娜是住在布林迪茜附近。可这对那儿  
的人来说 真的是场大灾难呀 太可怕了。”她转  
向正猛喝着麦片粥的亚当问，“你完成作业了吗？  
亚当。”

“嗯……嗯……”亚当支吾着。

“那你今晚就得做双份的 明白吗？”妈妈说。

天啊！她可真是会命令人的监工！

晚上电视会直播一场澳式足球赛。亚当决定  
一放学就做作业 而不是等到饭后。那样的话 他  
就能及时完成作业。他快速地写完了科学作业 匆



匆地看了遍阅读复习，正当他准备去拿地理书的时候，他的肘碰翻了一杯放在桌角的提神饮料。

“该死！”亚当骂了一句。倒翻的饮料弄湿了他的科学作业，把他花了很久才搞好的复杂图表弄得模糊不清了。一小摊饮料还洒到了桌面上，可他

因为太专注于抢救自己宝贵的图表而没有注意到。

“呜——”他号啕大哭，拿着被浸湿的作业来到厨房。

卡特太太看了看已经模糊一片的作业：“这个是不行的，亚当。”她说，“你得重新做一份。好了，来吧，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对我来说就是。”亚当嘀咕着。作业第二天就要交，他不得不全部重新做一遍，这样就会错过澳式足球赛了。讨厌的作业。

“叫你姐姐来吃饭，亚当。”

亚当冲进了客厅。

电视里正在播新闻：“在加利福尼亚，成群的居民逃离了沿海的城镇，因为海啸正威胁着西南海岸。”

亚当看着屏幕上闪动的画面，眉头蹙在一起。

海啸？这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灾难在发生着。

“吃饭了！”他叫着，一屁股坐在桌边的凳子上。

半小时后，他回到了书桌前。他重新拿出了一张纸，打开了铅笔盒。还留在北美地图上的那一小



摊饮料渍用指责的眼光看着他。他用上衣的袖子擦了擦，开始做他的图表，但进行得并不顺利。

“讨厌的作业。”亚当咕囔着，用黑色的记号笔慢慢地、小心地把地图上中欧的一个小国家给涂掉了。他打赌美国那些发洪水地区的孩子一定不用做作业，他一边想着，一边仔细地把涂掉的地方弄得更大了，还在黑色墨渍的周围画了一圈小点。之后，他就合上书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报纸上全是欧洲发生大悲剧的报道。一整晚的强烈地震毁灭了整整一个国家。

“世界上竟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亚当的妈妈摇着头说。

“这次是在哪儿？”亚当问，嘴里全是玉米片。

“欧洲的一个小国家。”他妈妈说，“现在那儿

什么也没有了。地图上只剩下个黑洞。”

一个洞？一个黑洞？亚当用袖子擦了擦嘴，一把抓过了报纸，仔细地看了看头版上那张显示国家位置的地图。过了好半天，他才离开了餐桌，双膝颤抖着走向自己的房间。

亚当低头看着桌面上的地图，对比着昨晚他弄的那个墨渍和报纸上地图显示的位置。他脑中响起了轻微的警铃声，低头再看地图，加利福尼亚那个位置上还有些匆匆擦去饮料后留下的余渍；意大利紫色尾端上还有些剥落和脱落的油漆屑。这就好像……

不！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控制得了这世界上发生的事。不可能的。亚当低头看着地图，地图上那些涂了明亮色彩的国家令人信服地回望着他。

不，这不可能！

他决定做个实验来证明这件事。找一个小的、无足轻重的国家，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国家。

这种力量！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存在着！他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作业了！

亚当专心致志地在地图上找着一个没有什么人会去理会的国家。有了！南极洲！那儿有的只是巨大的冰山，不是吗？就算少了几公顷，也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他把手伸到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拿出了一盒火柴。慢慢地、小心地点燃了一根，并把那蓝色的火焰靠近地图底部那片白色的地区。油漆发出嘶嘶和噼啪的声音，火柴在即将熄灭前的一瞬变得更闪亮了。今晚没有作业！亚当愉快地想着。

亚当第一个来吃早餐。他从前台上抓过报纸，用颤抖的手翻开它。

“极地的冰盖正在融化！”标题这么写着，“海平面低的那些国家受到了威胁。”

那是真的！成功了！他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在学校一整天，亚当的脑子一直是乱糟糟的。他得好好规划他的将来。他将会变得充满力量，强大而且富裕。那些国王、总统们都会争相追逐他的力量。他实在是等不及下课了。他想回到他那张宝贝桌子前，和全世界游戏。

当亚当匆忙穿过他家前门的时候，他听到奇怪的吱吱声。吱——停一会儿 吱——刺耳的声音让整个屋子充满了噪音。

“是你吗 亚当。”妈妈叫着，“到这儿来 我

有话和你说。”

亚当急着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回到桌面上那张地图前，回到自己的世界中。“过会儿，好吗？妈妈。我要做作业。”

“喔 那就是我要和你说的。”妈妈边说边走近他，“那张艾多叔叔送给你的可爱的桌子已经被你弄得不成样子了。你这个小破坏者，上面都是你乱



涂乱画的痕迹。”

亚当停了下来，一手抵在他房间的门口。刺耳的声音变得更响了。

“那桌子简直是一团乱了，会妨碍你做作业的，所以我让你爸爸磨平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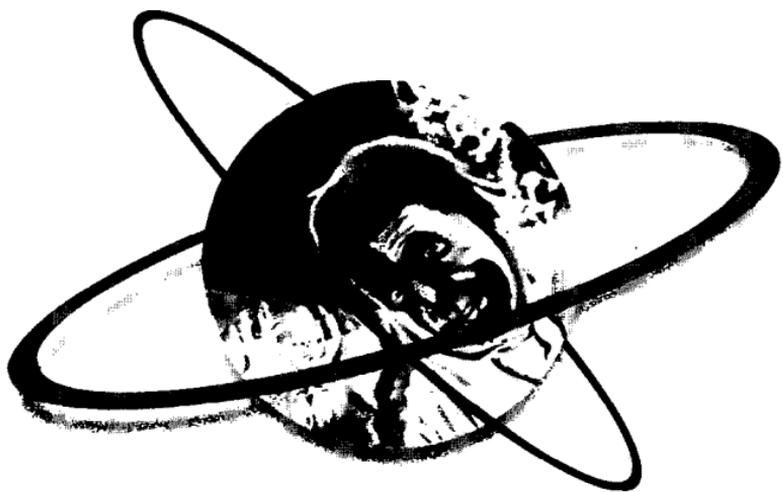
刺耳的声音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亚当发出的一声尖叫淹没在电动马达的轰鸣声中。

“不——”他厉声叫着，冲进了房间。

吱吱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卡特先生关掉了打磨机的电源，转向他儿子。一切都太迟了。屋子的四周开始慢慢地陷入一片黑暗……



# 神鬼志异



翻译 吴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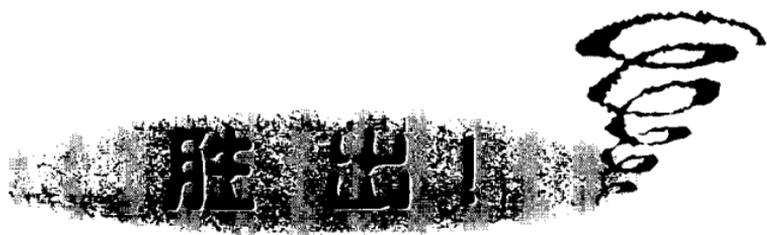


比尔·康顿出生后，事情就不是很顺利。他原先是个职业马术骑师，结果他在一场比赛中突然开始长个子，蹿到了原来的两倍那么高。后来，他和他的妈妈组队成立了一个互助摔跤小组参加比赛。现在，比尔是个全职的儿童作家。

## 关于这则故事

“那是凌晨3点，外面雨声嘀嗒，我忽然有了《胜出》这个故事的构想。然后我就开始按字母顺序挨个儿查字典，把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和字母联系起来。我查到E的时候，想到了大象。早上7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电脑边上，飞快地把故事写下来，免得那个构想飞了。”

Bill Kender



“大甩卖！”招牌上写着这几个字。妈妈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就喜欢这种在人家车库里进行的甩卖。我也不请自去，就怕错过了什么独一无二的让人惊奇的宝贝，当然价格不能高过4美元50美分，那是我的所有财产了。

我买下的东西得特别酷才行，这样我才能比西莫·佩瑞厉害。在我的一生里，西莫老拿他有多棒来戳我的痛处：他的功课和体育比我强，他的长相比我强，他的肌肉也比我结实。我唯一比他多的东西就是青春痘。无论我在圣诞节还是在生日得到的

礼物有多棒，西莫得到的总是比我的还要棒。

“胜出！”他大叫着，能有多响就有多响。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和他的拼一拼。

我是在妈妈和我就要离开卖场的时候，看到那个有意思的东西的。它在那一堆破垫子和旧盘子下面刚刚露出了一个角。

“劳森，你在那儿折腾的是什么东西啊？”妈妈问道。我正费力地把那神秘的东西从那堆垃圾下面拖出来。

现在轮到我的眼睛闪闪发光了：“一只大象的脚，妈妈！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脚了。那只大象一定是只超级巨象！”

“好了，把它放回去。”妈妈说；真是脏得要

命，你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

“我保证我会把它清理干净。我也会自己来付这个钱的，只要它不超过 4 美元 50 美分。”

主持这场甩卖的女士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讥讽地说：“20 美元，不还价。它有年头了。你看看，大多数大象的脚都是空心的，但这只硬得像块石头。”

妈妈把这只脚翻过来，看了看底下：“是硬得很，不过那是因为上面有半吨重的干土。”

“是的，但是那是非洲的土。”那个女士回答道。

“10 美金。”妈妈报价。

“成交！”

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抱怨个不停，因为那只脚很臭，臭得要命！不过我不在乎。我的脑子



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把这个亮给西莫·佩瑞看看。我相信他不可能赢得过我的这只大象脚。

我一回到家就冲向话机，拨了他的电话。我努

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超级镇静的样子：“西莫，过来一趟。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我和妈妈一起又拖又拉又滚，把那只脚弄到了院子的杂货间里。然后她朝我举起一个手指头，摇了摇，说：“劳森，不把它搞干净，你别想把它放到屋子里来。”

“妈妈，只要等西莫过来看了以后，我就会把它清理干净。”

等妈妈离开后，我找了一床旧毯子盖在大象脚上面，开始等待。终于，西莫·佩瑞要输了。

“怎么啦？”西莫到了之后就说，“发生了什  
么大事？”

就像魔术师做的那样，我把毯子一把抓住，然后把它打着旋抛开，露出了下面的大象脚。

“你认为怎么样？”

西莫耸了耸肩：“什么怎么样？”

我咆哮道：“这是一只正宗的非洲大象脚！它有悠久的历史！说不准有几百年的历史！你很嫉妒，因为你没有！”

“我的乔治叔叔有一个马戏团，”西莫说，“昨



天 他把大象锁在我家边上的空地里。你只有一只臭大象脚 我有六只完整的大象。那就是二十四只脚对你的一只脚。胜出！”

他又把我打败了，而且他乐此不疲。

“劳森 你干脆放弃算了。”他说道 脸上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假笑“你得面对现实 我比你棒。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如何努力，你只能屈居第二。一只大象脚……你无话可说了吧！”接着 他大笑起来。

妈妈在门口探出脑袋：“真高兴你们两个玩得那么开心 不过你们得停一下。西莫 劳森必须先把那恶心的脚上面的东西清理干净。”

“好主意。”西莫回答“我会监督他认真干活的。”

一定很整洁，不像劳森。”

西莫咧了咧嘴：“我妈妈管我叫超净西莫。”

了不起！比起我来，现在妈妈绝对更喜欢西莫了。我想出了很多称呼他的方式，当然，没有一个是好听的。

西莫懒散地坐在地板上，我开始清理那只脚。我又擦又刷，然后又用一把小铲子去凿那些干结的土块。半个小时以后，我满脸是汗，累得要命。

“完成了！”我说；我只能干到这一步了。”

西莫转了转他的眼珠子：“我可以比你搞得更干净些。瞧我的。”

他跳起来 把腿甩到身后 然后猛踢那堆干土，踢得又狠又重。一大堆黏土被他踢得飞了出去。他

又踢了好几脚，直到那堆污泥都被踢了下来。

现在 那只脚要轻多了。我把它举起来看了看底下。那里还是粘着点什么东西，闻起来很臭。

我试着用手指去抠它 但是不行。我把剪刀插到它下面，想把它撬开，但它还是纹丝不动。

“没辙，”我说，“我们拿它没辙。”

西莫啧啧地感叹道：“你真没用 到车库去给我拿一根撬杆和一把榔头来。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弄下来。”

没多一会儿，西莫就已经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狠命地用榔头敲着撬杆。

一点一点地，那个和大象脚粘得紧紧的东西开始松动了。我正伏下身子查看的时候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幸亏小屋的天花板还比较高 因为我

吓得跳了起来。

“别大惊小怪的。”妈妈说，“我在外面喊了的，但是这里的声音太响，你们没有听到。”

西莫满脸歉意地笑着说：“如果太吵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

“不行！我们还不能停。妈妈，那只脚底下有



样东西，我们就快把它弄下来了。”

“我可不想听这些，劳森。”妈妈回答说，“我要出去几个小时。等我回来的时候，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好。”

“放心。”西莫说，“我保证他会做到的。”

妈妈朝他眨了眨眼睛：“他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从我身边走过时，轻声说道。

哐！轰！哐啷！西莫埋头狠敲，榔头上火花四溅。伴着最后那一榔头，那东西掉了下来。西莫把它举过头顶，仔细端详着。突然，他把它扔了出去。他的下巴抖得那么厉害，他都说不出话来了。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托在下巴上，让自己镇定下来：“那东西，”他气喘吁吁地继续说，“我知

道那是什么。”

“ 是什么？”

他向前走近了一些，指着掉到地上的东西：  
“ 仔细看看。你看 那是头 那是胸、胳膊和腿 还有手指和脚趾，都被压扁了，但是清清楚楚。看那儿！那是一个压扁了的抽水马桶！”

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像看那种三维立体拼图。但当我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的时候，它忽然间就清楚起来。

掉在地板上的的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他当时正坐在马桶上拉屎，结果被一只大象的脚直直地踩在了下面，踩成了一张薄饼！

我真的高兴坏了！这下，没哪个人可以超过我，就算西莫·佩瑞也不行！

“怎么样，你认为如何？”我说，“挺酷的吧？”

西莫点了点头，但马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不再打抖了，回答我说：“还可以……如果你喜欢那种东西的话。”

“谁都喜欢这样的东西！”我大叫着，“这是一个被压扁了的坐在马桶上的可怜虫！你可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

“能！”

“不能！西莫，你承认吧！我终于得到了平生第一样比你的大、比你的好，还有，比你的更刺激的东西！”

“没门！我的格瑞斯阿姨下个月就要来看望我们。她是个考古学家。你知道她专门研究什么？”

“什么？”

“木乃伊！埃及的木乃伊！她要给它们举办展览。格瑞斯阿姨很喜欢我。如果我提出要求，她会给我带一具木乃伊。一具活生生的、真的埃及木乃伊——还是一具没有被压扁的木乃伊！那要比一个坐在马桶上的扁扁的家伙要好很多倍！”

我正打算把西莫扔到窗户外面去的时候，我发现有点什么怪怪的。有一道微光在那个被压扁的家伙上面晃着。伴着那道光，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恶臭。

西莫捏紧了鼻子：“你看见了吗？”

在我能开口回答之前，那道光嗖的一下开始在屋子里打转，在天花板上弹跳着幻化出各种形状。一会儿它是长长的扁扁的，一会儿它又是短短的圆圆的。然后，“光”开口说话了！

“让我自由。”他的声音很苍老，像个老头；让我自——由！

西莫躲到了我的身后：“是个鬼——鬼——鬼！”他尖叫起来。

当那个鬼向我靠过来的时候，我惊慌失措，拔腿就跑。西莫紧跟着我。我们冲进一间间房间又冲出来，尖叫着，连肺都要跳出来了。那个鬼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号叫着：“让我自——由！”



最后，我们逃到了卫生间，把门狠狠地关上。但是那个鬼还有他的臭味一点一点地从锁孔里渗透进来。

西莫用手挡住了自己的双眼：“告诉他，让他走！”

“我不认为他会听我的话。西莫，你是个名人，你去告诉他！”

“不，不行！”他大哭起来，“我和鬼的关系不怎么样。”

鬼忽然变成了一点白光，直直地对着我的眼睛。

“在地球上，我还得完成一个任务。”他严肃地低诉道，“只有完成那个任务，我才可以进入灵界。”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有那么勇敢。我挺直了身子。“告诉我是什么任务，”我对鬼说，“我会尽力帮助你。”

从那道光里直直地伸出了一只皱巴巴的手：“我需要借一点卫生纸。”鬼说道，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哦，好的，没问题。不要担心。”我递了一卷卫生纸。

鬼手一把把卫生纸夺了过去。只一秒种的工夫，鬼就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那恐怖的恶臭。

我转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西莫·佩瑞，把头一甩，高声宣布：“胜出！”





罗萨琳·拉芙喜欢四处旅行，游历各种新奇的地方。有时候，她为杂志写一些她所看见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其他的时候，她就编织一些关于尖石海滩之类的离奇地方的故事。她已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发表了大约三十篇短篇小说。

## 关于这则故事

“当他们来约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离奇的事情。那件事的确让我毛骨悚然。我外出野营，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影子在动，但是那会儿没有一丝风！我整个晚上都没敢动一下。”

Roschen Love

# 世界上 最糟糕的事



乔施和哈维是最要好的好朋友。他俩经常一起外出野营。

乔施对他妈妈说：“如果哈维不去 我也不去。”

哈维知道乔施和他家里人出去野营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因为哈维在场。

哈维讲述的那晚在尖石海滩上发生的事情离奇透顶。

先来说说尖石海滩，那是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巨大的尖石耸立在沙滩上 看起来就像成千上万个面对大海出征的士兵。



在白天，那些石头就是石头。到了晚上，它们就拖着长长的影子。第一天晚上，天上挂着满月。尖尖的石头围着野营地伫立着，警戒着。它们就像一群士兵在野营篝火边围成一圈，看守着乔施和哈维。

哈维用他喜欢的方式堆起了篝火。粗壮的木头已经燃烧成了泛着红光的炭。他捡了一根木棍在火堆里拨了拨，火星四下飞舞。他坐下来胡思乱想，没有再理会那些石头。

忽然，他听到从石头影子那儿传来了声响。

乔施平生第一次失踪了。

哈维并不害怕。他以前也没害怕过。发现乔施不在他身边，也不在篝火边，他就猜想乔施可能藏在那些尖石后面，在和他闹着玩。

哈维悄悄地躲到暗处，藏起来。他可以感觉到月光洒在自己的背上。月光的手指头冷冷的，在后面推着他。他贴在风化了的石头上。他听到更多的低低的咕啾声从其他石头后面传过来。它们就像是回声一样嗡嗡作响。

呃——哦，哈维对自己说道，现在是见鬼了。只是哈维不相信鬼魂。他知道那只是石头搞出来的把戏而已。回声嗡嗡。声音在黑暗里急急地传过来又传过去。他从一块尖石跑到另一块尖石，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

然后他看见了乔施。乔施静静地站在那里，仰头看着月亮。

乔施大叫起来，发出了一声狂野的尖叫。

哈维感到迷惑不解。平静下来的乔施也很困

惑。黑暗里似乎还有其他什么声音、什么动静。月光下的尖石看起来更像是一排排的墓碑。

乔施在打抖。他害怕。

“我记不起来了……”他的声音一点一点地消散开去。

哈维捡起一块石头，把它朝影子那儿扔了过去。“命中！”他大喊一声。

“我记不起来了。”乔施又咕哝道，“我那会儿在那儿，”他指着火堆，“然后我就到了这儿。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这儿。”

哈维朝影子扔了块大点儿的石头。他又跑又跳又叫又笑。他在和影子战斗。他把黑暗吓跑了。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是这样。

乔施不像是个会被吓着的人。他无所畏惧。他

总是第一个去寻找刺激。

哈维不喜欢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

第二天，乔施和哈维早早地起床去探险。哈维在寻找一些适合生火的木头。他喜欢把小木条堆起来后才点火。他喜欢看着那小小的火焰燃成熊熊大火。哈维一直都很忙，直到他听到一声大叫才注意到乔施不见了——“哈维！快来！到这儿来！”

哈维飞奔上沙山顶，四下打量。浪花在岩石下面撞得轰轰直响。他看见一块岩石边上露出了一只手，打着手势让他过去。

乔施喊着：“这里！”

在两大块岩石中间有一道缝隙。乔施已经在缝隙里面了，只在外面露了一只胳膊。哈维把自己

也塞了进去。

两个男孩到了一个山洞里。周围的石壁很粗糙，直通洞顶。

以前有人来过这里。他们还在石壁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法罗。普林格。欧茨。1824。

那里还有一艘船的名字：HMS·肖。



很久以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海难。哈维用脚踢着地上的石头，试着寻找遗骸，但是一无所获。

乔施沿着一条黑黑的走道向洞的深处走去。哈维不打算跟乔施去，他想出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动物的味道。

乔施尖叫着冲了回来。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巨大的黑色的物体，它们从石壁上纷纷抖落下来。空气震动着，闹闹嚷嚷的黑压压一片。蝙蝠！它们是蝙蝠！随后，蝙蝠飞了上去，消失在头顶的天空里。

两个男孩冲出洞去，争先恐后地往岩壁上爬。他们气喘吁吁地站在了岩壁顶上。那些蝙蝠在空中盘旋着，直到被热气烤晕了，才飞回洞里。

尖石海滩藏满了秘密。哈维和乔施满心恐惧。那些尖石就在下面，在地底下。它们深埋在沙子



里，一半藏在石壁里，一半露在石壁外面。那些水手就死在洞里。哈维能从自己骨头里感觉得到。

哈维不喜欢这个洞。他不喜欢这个海滩。他不喜欢这些尖石。它们埋在地里有那么深。可能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撞到了地球上——噗，噗，噗——就这么直挺挺地高高耸立在了地上。

它们是有意被安排成那样子的。它们的图案，看起来不像图案，实际上是被什么人刻意设计的，没准是什么东西，或许一艘太空船到过什么地方让它们想起了家，它们就扔下了石头信息。哈维想，人们相互寄信，没准太空船用石头传递信息。太空船来过此地，留下了它的士兵来看守。

那天晚上，哈维把自己紧紧地用拉链锁在睡袋里。他想到了乔施。乔施干什么都很棒，他不是

一个会被吓着的人。乔施是无所畏惧的。或者，他那时是装出来的。哈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他所知道的就是他在月光的沐浴下还有乔施。乔施没有发现哈维。哈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乔施朝海滩尽头的山丘走去，爬上了崖壁。他的眼睛大大地睁着，看起来却像是在睡觉。哈维一路紧跟。不管乔施到哪里，他都跟着。

乔施走得很坚定，很快就穿过了沙滩。蝙蝠轻快地划过夜空。白天，被风化的尖石形态万千，各有不同。那天晚上，又有点不同。其中的一座尖石在黑暗中大放光芒。月光直射在那块尖石和它周围的空地上。

乔施就像是飞蛾被火焰吸引着一样，直直地往那儿走去。

哈维看见了石头间露出来的光和空地。那道光在黑暗的空中弯曲缠绕，而黑暗则笼罩了乔施的身影。那块尖石在月光下显得坚不可摧，没有投射下一点影子。那些影子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收集它们的能量了。

月亮高挂在天空中照耀着大地。风把沙地吹成了层层褶皱。接着，一些黑色的形体从光与黑暗的



交界处冒了出来。乔施正走到那些空地中央，他正走向极度危险，因为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正在开启。那些黑色的形体在空中上下纷飞，直冲向乔施，到最后要挨着的一瞬间，又突然转向，飞远了。然后它们又盘旋着飞扑下来，又突然转向。

当它们俯冲下来的时候，哈维看见了黑色影子的大口，还有阴森森的眼睛。他觉得自己全身虚弱无力。

那些形体又一次俯冲下来，然后又飞升上去，每次都把乔施往它们那儿拉得更近一点。哈维努力想动弹一下，但是他的脚根本不听使唤。乔施开始转身往回跑。他跑得太快了，踉跄了一下，摔倒了。

“快离开那儿！”哈维嚷道，“快跑啊！”哈维努力想把力量传输给乔施，让他能站起来，继续搏

斗一次。但是，乔施失败了。他变得越来越虚弱再也没有力量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变得大而无光，眼神暗淡。

那些影子开始渐渐扩散。两个水手从影子里踏出来。鬼魂水手！很久以前他们就生活在这里并死在这里。这两个人，是法罗和普林格。他们向乔施飘过来，轻而易举地把他抬了起来。他们对哈维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根本就无视他的存在。乔施才是他们想要的。随即，他们就消失在了黑暗里。

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被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了。水手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那个晚上的目标，就是乔施。

在地底下，有一座用尖石建造的城市。那些以前生活在这里的水手，那些流浪者，那些失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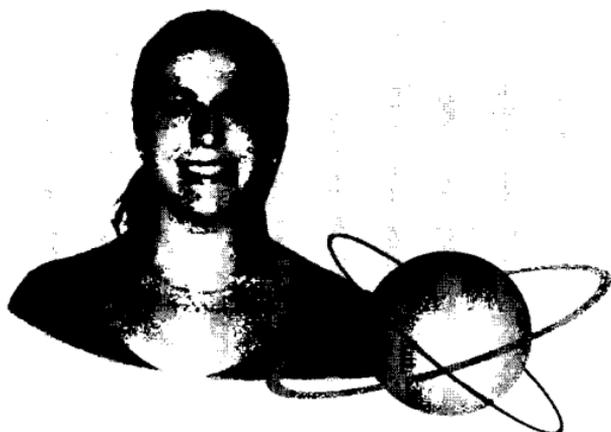
们 他们从石头间朝外界窥视着。他们就像住在空气中一样 住在石头里。他们睁大了眼睛 竖起了耳朵，感受着刺骨的寒冷。

总有一天 海风、大雨 还有海水 会慢慢地销蚀地球。到那时 石头里的人们会升到空中。乔施就在他们中间。

有些人相信哈维的故事。别的人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们所知道的是 乔施失踪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谁再见过他。

失踪 杳无形迹 是件可怕的事情。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卡伦·沃伦喜欢写故事，她喜欢从她在各地看见的事物中汲取灵感。在从事广告工作的时候，她开始写恐怖小说和科幻小说。她一直保持阅读的状态，甚至在她刷牙的时候！她已经写了两本小说，同时她也给杂志和选集创作故事。

## 关于这则故事

“在我小时候，我外公因为在户外照看在玩耍的我们中暑了。他坐在那里 变得越来越红的样子 时不时地闪过我的脑海。所以我就决定写一个和这个有关的故事。”

*K. Warren*

# 学校 交易会



“你在这里是大材小用。”拉芙老师说，“你得给小孩子们树立个好榜样。”那是一个大热天。她拿了一张卫生纸擦了擦胳肢窝，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咯咯。”我对着苏西轻声笑了一下。坐在她边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两个经常为一些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咯咯笑个不停，而拉芙老师痛恨咯咯笑。

苏西咯咯笑了起来。

“苏西和凯特，或许你们会第一个自愿出来



看管我们学校交易会上的一个摊位。看管鬼屋如何？”

我打了个寒战。原因一 那些酷大小孩会为此杀了我们。六年级的酷大小孩一直负责看管鬼屋。

原因二 我讨厌鬼 即使是假的鬼。我讨厌想到它们、听到它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 我都会害怕 因为那些故事让我想到了鬼。妈妈断定 那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四岁的时候看到过鬼。我认为那是因为我确看到了鬼。那时候我在外面的车道上玩。一个城市——只要有一个操场、一个塔楼、一个游泳池 还有一家糖果店——对于一个四岁的小孩来说，就是最完美的城市了。我抬起头，看见有个老先生站在台阶上。他的脸红红的。他的帽子向后歪着。他满脸大汗。他的牙都掉了。

我把手上即将被假想为一座山峰的石头扔了出去，尖叫着冲进了屋里。即便还在那个年龄，我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和陌生人交谈。

“出什么事情了？”妈妈把我抱得紧紧的，急切地问道。

“车道上有个人。”妈妈跑到窗子边上。那儿没人。我们住在一条开阔的大街上。妈妈查看了一下街道的两侧。

“他已经走了，宝贝。”她说。几年前，当我开始意识到我对鬼如何惧怕时，她对我说，她当时就不认为那个老人出现过。

我讨厌鬼。

“怎么样，凯特，鬼屋如何？”拉芙老师说。她又擦了擦自己的胳肢窝。现在，那成了一幕令人恐

惧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管书摊。”我绝望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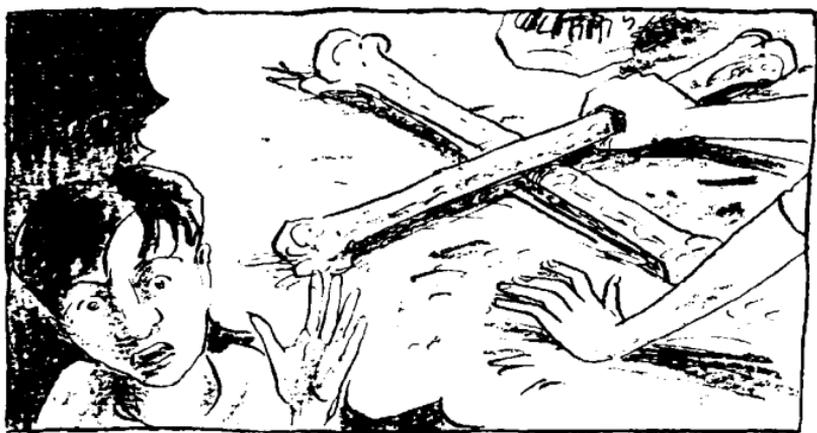
“书摊？”苏西做出呕吐的表情。书摊通常不会赚钱。我本人很喜欢书，苏西也是，而且大多数的孩子都很喜欢书。但是，你不会让大人们知道这一点。

“十分好！”拉芙老师说。其他同学很高兴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想看管书摊。

那个下午，我们都在准备鬼屋的事情。当然，每个人都要讲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鬼故事。

我讨厌这个。

马修说：“记得我们去海滩的那次，我和我的弟弟在那些洞里探险，然后我们看见了那些骨头。那些骨头真的很大，不像你吃完烧烤后看见的那



些，大得就像是人的骨头。不管怎么说，我警告弟弟不要去碰它们。后来我们离开了，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警察那儿。警察问我们是否动了什么东西，我们回答说没有。

“那个晚上我弟弟一直打鼾让我睡不着。然后我就听见窗户那儿传来挠抓的声音。我认为是只鸟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没有去搭理。接着我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我们住在二楼！我把弟弟叫醒，他也听到了。他到窗户那儿，刚把窗打开，那个像

雾一样的东西就进来了。它冷得要命。它变成了一个缺了一只胳膊的男人。它对我们说：‘把我的胳膊还给我。’‘我们没有你的胳膊。’我回答。但是我的弟弟说：‘我拿了。’他从床底下拿出了一根我们在洞里看到过的骨头，他把骨头交给了鬼。鬼就说：‘再不要从别人那儿偷什么东西，不然，你要受到惩罚。’我再没敢偷过东西。”

“谢谢马修。”拉芙老师说道。至少我认为她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的手指一直堵着耳朵眼。

开交易会的那一天，天气晴朗舒适。当然，拉芙老师认为那都是因为她的缘故。

我是真的很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头一天晚上，我帮大人们把所有的书都整理出来，梦想着自己是个超级销售员，卖出了很多的书。

“你读过托尔金的书吗？”我要举着《霍比特历险记》和《魔戒三部曲》这么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就这样，我会卖掉每本书。

呃，绝美的梦想，凯特。当我在书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过来。

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走到快到书摊的地方就离开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最后，金老师让我去休息一下。他是一个好老师，教六年级。如果他来教我的话，我会爱上六年级的。

我朝苏西和几个朋友走去，他们正在大吃特吃春卷。苏西看起来有点内疚的样子，因为她本来说好了要来帮我的。不过，我对此没有提一个字。



“真奇怪，今天没有谁来买书。”我告诉他们。

他们面面相觑，然后往书摊那儿望去。

书摊被挤得满满的。

“我最好去帮忙。”我说着就飞奔过去。我可不想错过这个场面。

我一站到桌子后面，大家就都离开了。

“再去休息一会儿吧，凯特。”金老师说。我慢慢地离开摊位。

我转身一看，书摊前又挤得满满的了。

“我可没想到我有那么丑。”我对苏西说。我都要哭出来了，但是拉芙老师说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你得给小孩子们树立个好榜样。”

“不是你的缘故，是那个老人，你的外公或别的什么人。”苏西说；他一直在这里晃荡，把别人

都吓跑了。”

我瞪着她：“我的爷爷住在外国，外公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继续说：“他死于中暑。”我碰了碰帽子。我们全家都很注意防晒。

我慢慢地走到书摊后面的一片阴凉地里，然后回头看了看。这时，我尖叫一声，往后退了几步，撞到了放书的桌子，还把一些书碰到了地上。

“凯特！”金老师大叫着，急忙去抢救那些书。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里站着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和我四岁的时候看见的一模一样，帽子往后歪着，红红的脸。我无法绕开他，也无法逃开。

“凯特，别撞桌子。”金老师说道。

我一边帮着金老师收拾，一边紧紧盯着那个



老人。

“我们可能得移一下书摊。”金老师说，“在这片阴凉地里太冷了。人们路过的时候都不住地发抖。来，我们把它移到有太阳的地方去。”

老人移动了一下，站到了树底下。这下我可以绕出去了。不过我能感觉得到他炯炯的目光像是要把我给烧穿了。

我们把书摊挪了个位置。我们把所有的书都卖出去了。我时不时地转过头去看那位老人，但是他已经离开了。

在交易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金老师去休息了。我很高兴我能独当一面。当我把最后一本米尔斯和布恩斯的书卖给苏西的妈妈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一声惊呼。

“它掉下来了！”一声尖叫之后，传来了一阵碰撞的轰响。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靠近书摊的那棵树上的一根大树枝折断了，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我们的书摊原来就摆在那儿。

金老师冲了过来：“凯特，如果我们没有挪地方……”

我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开始大哭，完全忘了拉芙老师和她说的什么好榜样。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我们朝窗外寻找老人声音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四岁。街上的一个玩滑板的孩子忽然失控，一路飞冲到了我家的车道上。他狠狠地撞上了妈妈的车，撞断了胳膊。

如果他撞的不是车的话，那就一定是我。

“妈妈，”我问，“外公长什么样啊？”



妈妈很奇怪：“凯特，你曾经看过他的照片。”

“但是他去世之前长得什么样啊？”

妈妈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嗯，他没有戴假牙。”她说，“对他来说，假牙特别不舒服。他戴着他最喜欢的帽子。他甚至不让别人清洗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十分细致地照顾你，是不是，妈妈？”

妈妈把我紧紧抱住：“是的，他是个十分好的爸爸。”

“嗯，现在，他在照顾我。”我说。然后，我对她讲了我为什么没有去鬼屋——鬼屋已经到了我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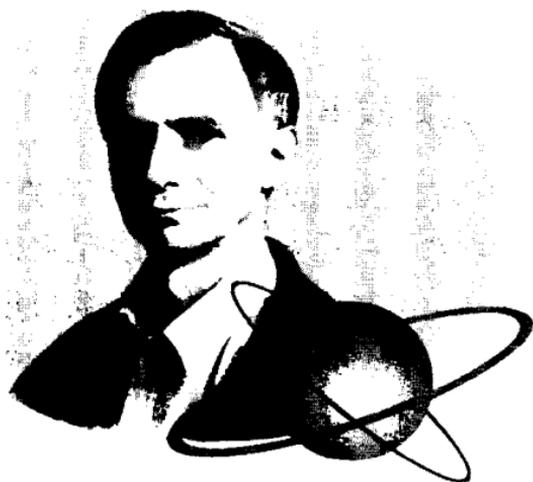


# 变更



翻译 飞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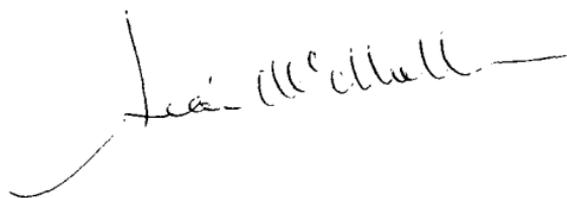




辛·麦克姆伦在儿童和成人文学作品上都获过奖。他的书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出版发行。他擅长科幻小说的创作。他目前住在墨尔本 从事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工作。

## 关于这则故事

“人们描述的大部分美梦和噩梦都极为近似。如果有那么一台大型计算机梦境数据库，它可以每天晚上把梦境分配和下载到每个人的脑子里，这又会如何？这个想法一产生，故事就自动写就了。谁不想侵入别人的梦境去决定他们做梦的内容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Ian McEwa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 梦境黑名单

格里怀疑地看着他朋友杰夫给他的这只形状奇怪的表。表又大又宽，附加几只按钮。在开口前，他扫视了一下校园以确认附近没有其他人。

“那么，这只表要怎么用才能阻止我做噩梦？”他问。

“里面有个振动装置。你把它设定成每半小时停止一次 这样它会过几秒在你手腕上颤动一次。”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整个晚上用半小时醒来一次的方式来逃避噩梦？”

“不，并非如此。如果你没有做梦，它不会叫

醒你。如果你做梦了，你会感觉到颤动，然后对自己说：‘喂，这不过是个梦罢了，摆脱它。’它真的管用。我老妈做噩梦的情形很严重，十分痛苦。每晚她都让全家人惊醒好几次。但用了这块表一星期后，她的毛病就好了。”

格里把表戴上。杰夫示范如何设定程序给他看。表在格里的手腕上轻轻抖动了一会儿就停了。

“这个看上去实在太简陋了，真能驱除噩梦？”格里咕哝着。

“就是说你不想试喽？”

“不……我的意思是没有不想试！”

“格里，那些噩梦真的对你影响蛮大的，是不是？究竟是怎样的梦？”

“我被怪兽追逐。我经常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



——除了脚上睡觉时穿的袜子。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那种袜子，但……我无论如何都要和从前一样做普通的梦。”

“ 好吧，我把表给你了，你带来回礼了吗？ ”

格里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磁盘：“蛇发女妖班四代 测试版。”他说道。

“ 嘿，真酷。”杰夫高兴地说。

上课铃响了，他们开始朝教学区走去。格里拨弄着表，而杰夫则看着那张没有标签的磁盘。

“ 你侵入很多网站下载了还没有发行的游戏，是吗？ ” 杰夫问。

“ 我忙极了。”

“ 你也玩游戏？ ”

“ 当然了，目的就是为了玩游戏。”

“我一直在想。假如某些公司把一种噩梦诱导物加入到一些没有发行的游戏中，会怎样？那些东西会附着在你脑子里让你做噩梦。”

“为什么这么做？”

“是对你盗窃他们最新作品进行报复。”

那晚格里在互联网上工作到很晚。他探查那些知名游戏网站的漏洞，同时寻找新的站点。但他找不到任何新的网站也破解不了任何已知的目标网站。噩梦已经令他锐气尽失。当母亲来叫他熄灯的时候，他已经放弃努力上床睡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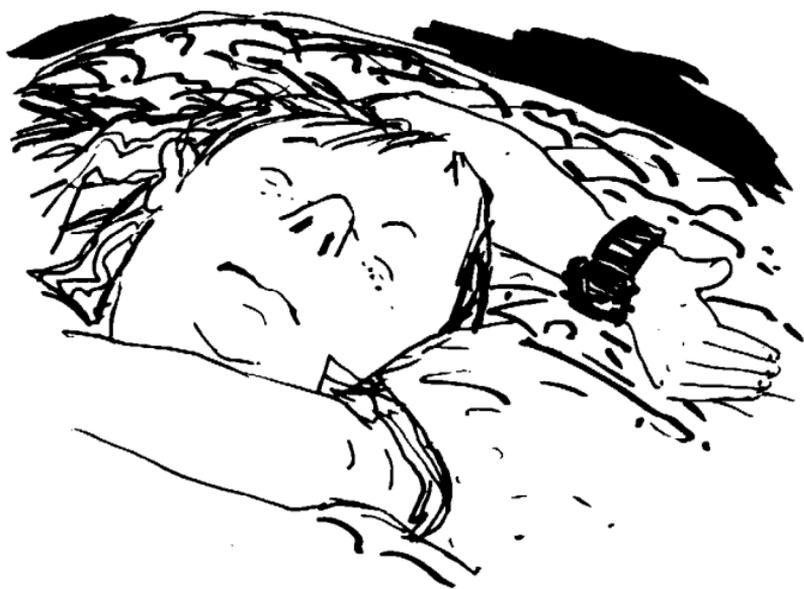
他睡得很不好。

一开始，那只表能把他叫醒，但从第三次以后，他已经适应了表的颤动，不那么容易就能醒来了。

格里站在一个购物中心内，除了睡觉穿的袜子外一丝不挂。人们都在盯着他看。他试图解释自己是为了慈善捐款而在裸奔。人们大笑起来。

怪兽哥斯拉出现了，它笨拙地走过来，向格里压去。格里想跑，但是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重。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怪兽的存在。

他手上的表突然颤动了起来。



“一个梦而已。”格里松了口气想道，但他没有让自己醒过来，“如果这是个梦，那我应该能任意妄为。”

他把自己传送到了怪兽来不了的一个阳台上。太容易了。他同样毫不费劲地穿上了绿色迷彩服。

他飞上了天空

但梦突然中断了，他醒了过来。

下一个噩梦伴随着循环往复的嗡嗡作响声，这次格里尖叫着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腿还在，顿时放下心来。还好，他的腿并没有在课堂教学示范中被生物老师切成一条一条的碎片。

手表突然又停了下来，贴着他的手腕令人舒适地颤动着。



“那时你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他在黑暗中冲着表说，然后躺回枕头。

这块表只能把他从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梦中拉出来。他想，但聊胜于无。他又睡了过去。

格里站在一条完全荒废的街道上。他有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正在接近他。

他的弟弟跑过他身边。在跑进一家商店前，他弟弟叫道：“你干吗不躲起来？难道你想被全身涂

满黏液？”

现在格里到了一家百货商店的女性内衣区。  
当然了，他除了袜子什么都没穿。

他只不过惊慌了一会儿，手腕上的表就开始  
颤动了起来。

又一个噩梦，他领悟到。

格里走到一位售货员面前打听出售电脑的地方。这次他甚至没有浪费时间去弄件衣服穿上。

“四楼。”她说，“坐电梯。”

“没问题。”他答了一句，然后直接转移到了目的地。

即使他已经掌控了噩梦，但事情还是十分离奇古怪。如果他把眼睛转向别处，屏幕和键盘就会改变样子和形状。

他的弟弟又从他身边跑了过去，大喊道：“躲起来！它来了！”

什么来了？格里思索着。一个噩梦？但他已经在噩梦中了。

“试试搜索网络！”他大声对自己说。

他坐下来看着屏幕上的图标。没有上互联网的，但却有一个骷髅头图标在上面，下面写着“噩梦”。他点击了这个图标。

屏幕上立刻闪现出“密码”的字样。格里随机实验了几个密码：fred、qwerty、xxxxx 和 kryten，但是没反应。可能是和梦有关的东西，他想，但是“dream（梦——译者注）”和“sleep（睡眠——译者注）”也不对。

当人们做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快速眼球移

动或者简称 REM。格里输入了“REM”。程序立刻确认了他的身份，然后显示出一长串阴冷的、黑底白字的名单。

“对了！对了！对了！”他低声说。

温热、闪着亮光的绿色史莱姆开始在他的脚踝周围流动。他惊慌了一会儿，随即决定不去理会，继续研究这奇怪的数据库。

这个名单里肯定有成千个，甚至几百万个名



字。有些名字上面标注着奇怪的“噩梦”二字，而其他的名字上标注的则只是“梦”。此时绿色史莱姆开始上涌，快接近他的膝盖了。

终于，他找到了斯雷特·格洛德·詹姆士。上面写着“裸露 + 怪兽”。他点击了一下这个代码。屏幕上显示出另外一排列表。“购物中心 + 哥斯拉”、“生物课 + 老师”、“女子运动服装店 + 绿色史莱姆”、“学校舞会 + 吸血鬼”……

现在绿色史莱姆已经漫到他的腰际了。

格里点击了“裸露 + 怪兽”，观看哥斯拉在一家人潮涌动的商店里追赶他的情景，而其他的顾客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

这确实是他的梦，一点没错。这个系统控制了他的梦境！

谁是这个系统的管理员？他思考起来。无论如何，在超次元空间里，他们的密钥标准实在太不严格了。这时绿色史莱姆爬上了键盘。

格里将列表后退到起初的名单状态，并把名字旁边的“裸露 + 怪兽”删掉，代之以“梦”档案中的“黑客 + 快乐”。噩梦开始慢慢消逝，变得斑驳起来。

出于好奇，他找到了“潘都比”这列。他老师的名字是什么？一个很多克兰化的名字——达因，就是它！他找到了达因·潘都比。在梦境完全消失前，他在这个名字旁边的空白处打上了“裸露 + 怪兽”

当格里终于又睡着后，他梦见自己侵入了美国国家宇航局并为自己指派了一项乘坐宇宙飞船

升空的任务……

上学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了杰夫，格里向他报告说这只表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他俩在操场边的墙边停下来，坐在长椅上开始疯狂地赶昨天晚上没有做的作业。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脚步声从墙后接近，然后脚步声停了，传出了一阵手机的嘟嘟声。

“你好医生。我是达因·潘都比。我今天下午必须去见你。不！不能等！我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梦魇。让我描述其中一个？好吧。我浑身赤裸地站在学校的舞会中。我试着跳舞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我摔倒了。

“接着女校长变成了吸血鬼跳到我身上来咬我的脖子。所有的学生都在欢呼，然后……哦，我

不能继续说了。今天下午4点半如何？好的，我会去的。”

潘都比走后，杰夫开始窃笑道：“喂，格里，我打赌他会想借那只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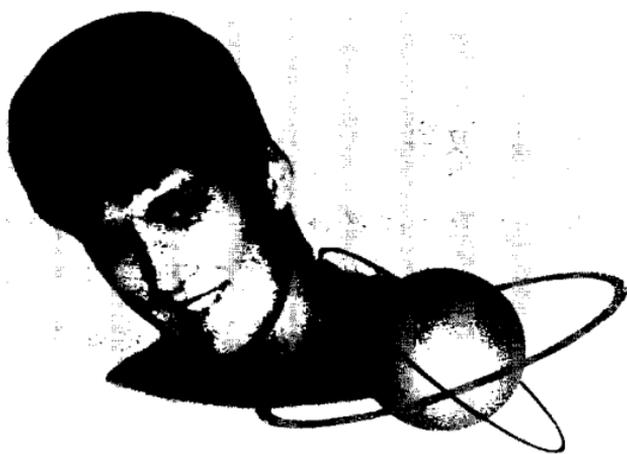
格里觉得如同一盆冰水灌进了脖子，但他同时有一种奇特的兴奋感——就好像他刚才真的侵入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航空分配系统一样。



这可能是可以想到的最令人兴奋和强劲的黑客侵入了！

“喂，杰夫，”格里试着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说到那只表，我可不可以再多戴几天？”





玛丽安·德·皮埃尔和她的丈夫、三个年幼的儿子以及四辆摩托车，分散居住在不同的热闹的地方。她家有数万亿片的拼装玩具和一只狐蝠，吸引了方圆十公里的小孩子。每天早上她必须很早起来以得到使用电脑的机会。

## 关于这则故事

“《去了新星的铬合金房子》讲述的是位于我们带孩子去捉螃蟹的地方附近的一座空房子的故事。我还是不知道这座房子究竟是谁的。”

Marianne  
de Piennes

# 去了新星的铬合金房子

父亲没有再带着我们捉螃蟹了。一只锯缘青蟹夹住了他的指尖，他把捕鱼钳丢在了岩石中间，朝后跳开。他跳得太远了，最后穿着他最喜欢的破工作服降落在放饵料的包包上。母亲闻到那个气味后，立刻把衣服扔进了垃圾堆里，洗都没洗。所以父亲就不再捉螃蟹了。

无论如何，这就是当那个铬合金房子去了新星时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那座铬合金房子的防波堤附近抓螃蟹。它位于走道的尽头，在一堆崭新的

装配着时髦的浮桥和一排排运动杆固定器的白色橡胶船中间。

铬合金房子是最靠近开阔水域的一座，闪亮的建筑材料、玻璃、铬和钢，像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

每次去抓螃蟹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水里放下一些罐子，排成一排。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刺中一条紫红笛鲷或者一条真鲷。我们就曾经抓到过一条美洲鳗。然后凯夫（我的邻居，是我最好的朋友）会扑通坐下来，他的旁边是我们家那只装满了三明治和一包二十盒多风味薯条的脏脏的蓝色冰盒。

凯夫问我：“你觉得谁会住在那座铬合金房子里？赛尔？”

我小心提防着，时不时回头看看凯夫，我真怕他陷在装着奶酪和洋葱的食品盒里。



我说：“可能它是日本武士机器人的训练营，或者是一个彗星冲浪者们的度假屋。”

我们这样谈着天。

等到我们拽回罐子抓到一些岩鱼时，我们已经替这座房子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毫无瑕疵的钢制门、红色的防波堤、修葺过的花园以及其他的一切。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再次去那座铬合金房子旁边扔罐子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凯夫焦躁得像一只装满了饥饿老鼠的麻袋，因为他父亲替他报名参加了爵士乐训练班来提高他的协调能力（当然了，他已经让我发誓对这件事保密）！

当我忙着把鱿鱼钩子固定在钓鱼线上的时候，他吃掉了所有的奶酪和洋葱，并且手已经伸到那

只放着盐和醋的袋子里去了。

“喂！”我愤怒地大喊，“别急着塞满你的嘴巴了！那些罐子怎么样了？”

“呃，你自己去看啊。”他咕哝着，一边舔掉了嘴唇上的盐，然后拿起一只罐子和一些饵料，怒气冲冲地踩着重重的脚步朝红色防波堤走去。

我没理会他，因为我的钓竿已经开始在支架上摇晃了起来。

“凯夫！”我一边叫一边像疯了一样打着转。然而线断了。

“哎呀。”我悲哀地叫道，“它至少应该有十公斤重。凯夫？凯夫！”

但凯夫不见了。

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堤坝上、防波堤旁、河

口周围……

当我第二次经过红色防波堤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张辣味番茄酱的包装纸粘在扶栏上，这不由令我对薯条感到一丝小小的内疚。那串罐子在水中漂浮着。

当我弯腰去拉罐子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凯夫跑去哪儿了。

防波堤下面和沙堤交界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门，大小正好能让凯夫挤进去。

我丢下线 摆动着身体蛇行到门边。薯条碎末散落在沙子上。我嗅了嗅，是辣味番茄酱的味道！我猜对了！

里面是一条黑暗狭长的甬道。

“凯夫！”我惊恐地喊着，“凯夫，你在干吗？”



凯夫没有回答。

母亲的声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在我脑中突然响起：“离麻烦事远点，赛尔！”

然后老爸的吼声挤了进来：“照顾好你的伙伴，赛尔！”

如果没有闻到双份奶酪洋葱超级薯片的味道，我可能还坐在防波堤下面，因为老爸和老妈灌输

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使我对去不去查看凯夫有没有出事这件事犹豫不决。

但是他们灌输的想法在饥肠辘辘面前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我来了 凯夫！”我一边叫着一边像一条蚯蚓一样蠕动着爬进了甬道。

甬道的尽头又是一扇小门。香味已经十分浓烈了，我口水泛滥。

我挤进了门 来到一间极为空旷的房间里。这里有着像镜子一样的铬合金墙和黑色的地板。这无疑是那座铬合金房子了。

但是凯夫不在这儿。

“非法侵入是犯法的。”老妈灌输的思想再一次起了作用。



幸好奶酪和洋葱的味道从屋子远端的楼梯处飘了过来。我跟着香味走去。

我找到了他！这里是凯夫的天堂。他躺在一只放豆子的布袋上，正在观看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播放的无聊节目，身边堆着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堆的薯条，有你能想到的任何颜色的包装和任何口味的薯条，肯定已堆到约三米高。

“你还好吧，凯夫？”

“赛尔。”他吹着沾满盐的嘴，呻吟道，“我好渴。我希望能有一杯水。”

噗！

整个房间都变了。电视机、薯条、甚至装豆子的袋子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房间的水，一杯杯、一壶壶、一桶桶……

“哇！”我说。

“嘎——”凯夫一边说一边一口气喝掉了三四杯水，“这是个许愿屋。”

“哇！”我又说了一次。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如果我想要什么，马上就会出现？”

“至少对我有效。”他打着饱嗝。

我不需要思考很久：“我想要六只锯缘青蟹和



二十公斤紫红笛鲷。”

噗！

一条睁着巨大的玻璃眼的鱼砸到了我的大腿上，将我仰面撞翻在地。

“噎！”凯夫叫起来，爬到我肩膀上。

六只锯缘青蟹挥舞着锋利的大钳朝我们斜着跑来。

“快点，赛尔。要点别的东西！”

凯夫已经惊慌失措了！

“我希望有两只有盖的盒子分别把六只锯缘青蟹和二十公斤的紫红笛鲷装起来。我要一条超大的果冻巧克力。”我得意洋洋地说着，同时为自己的思维敏捷骄傲不已。

噗！

它们出现了！

我咬了一口果冻巧克力：“来吧凯夫，帮我把这些盒子拖到外面去。”

“但我还没打算走。”

“我们可以一会儿再回来。”我笑道，“我们随时可以回来。”

“好吧，”他怀疑地说，“但愿如此。”

我们把盒子拖到前门。我看了看旁边的窗。  
“没人在，我们出发。”

凯夫轻轻啃着果冻巧克力的末端，有点不可信的样子。

门很容易就被打开了。我们试着把盒子推出去。但它们纹丝不动。

“用力点！”我叫。

但盒子依然无法挪动。

我掰下一块果冻巧克力，然后转向门。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门消失了。

“这座房子在捣鬼。”凯夫说，“它不允许你带东西出去。”

“太愚蠢了。”我觉得被愚弄了。我愤怒地说，“一座房子怎么可能阻止你把东西拿出去？”

凯夫的脸色发绿：“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不太妙。”

“你吃得太多了。”

“还没，肯定是巧克力有问题。”

“我没事。面对现实吧凯夫，你是一只吃得太快太快的猪。”

“你比白痴还不如。”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比白痴还不如？”如果凯夫想吵架，那么我随时可以让他舌头打结。

“任何白痴都知道你不能把东西带出许愿屋。”凯夫做了个鬼脸。

“你从何时开始成为一个许愿屋的专家了？”我知道我把他治住了。

“我找到的，不是吗？”

“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不能不让我使用。”

“我能。”

“你不能。”

“我希望你——”

“不，我希望你——”

“永远不要再来捉螃蟹！”

“骑蜗牛去冥王星！”

凯夫和我互相对视：“哦，不……”

噗！

突然间，我们回到了凯夫的家里。

凯夫的父亲在厨房里叫道：“是你们吗，孩子们？”

“是的。”凯夫回答道，并没有转头看我。

他父亲焦急的脸出现在门边：“太高兴看到你们了。我从阳台上看到码头上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码头尽头的那座铬合金房子炸了开来。一声巨响，然后消失了，就好像从来不曾在那里存在过一样。浓烟滚滚。你应该来看看那团有趣的烟，它的形状就像一只巨大的蜗牛。”他抓了抓头，“你们两个没去那里抓螃蟹吗？”



凯夫双眼呆滞。

“我们觉得无聊，”我尖声说，“于是早早就回家了。”

“感谢上帝。”凯夫的父亲说，“否则你们可能会被伤到了。”

过了好几天我和凯夫才恢复交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之间的争吵总是长不了。

我认为当我们同时许下不同愿望时，肯定给这座铬合金房子带来了一个小循环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可能正在前往冥王星的旅途中。

既然如此……我希望我能看到！

噗！







苏·艾尔住在珀斯。她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龙鳞狼牙》讲述的是一个逃跑的女孩最终变成一位女巫的故事。她也写过一部非科幻小说《狼孩》讲述了由狼抚养长大的孩子们的故事。

## 关于这则故事

“我记得小时候父母找我谈过话。我想知道一个十二岁左右与众不同的男孩或者女孩身上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父母的解释来得晚了点，又会怎样？”

Sue Isle

# 玛利亚是个秘密



玛利亚听见她父母在争执。他们出门的时间快到了，而保姆桑蒂·詹姆士也快来了。每个月总会有那么一个特别的夜晚，她的父母会出去，由桑蒂照顾她。

“当初我们对维克多说明的时候他比玛利亚大。”母亲说，“她连十二岁都不到。”

玛利亚飞快地跑到门边偷看客厅里的情况。她瞥见了母亲那把乌黑光亮的头发和个子高大的父亲的白衬衫。

“嘉比，女孩和男孩是不一样的。”父亲耐心地

说道：“在意大利 叔叔阿姨和其他亲戚会帮我们，但在这里 我们孤立无援。玛利亚只有我们这一个家。”

“我明白。”母亲叹了一口气 听上去十分悲哀 玛利亚打了个哆嗦。“好吧 保罗 过了今晚，我们就对她说。”母亲说。

玛利亚听见他们穿衣服的声音。她跑出去和他们告别 假装自己一直都待在屋子里 什么都没听到。但她父亲仔细地看了看她。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是桑蒂来了。玛利亚开门请她进来。

桑蒂是名大学生，从玛利亚八岁起就开始照顾她了。她俩是好朋友。玛利亚的父母出去后 两个人一起看了会儿电视，直到桑蒂注意到了时间。

“已经很晚了 你没有作业要做吗？”桑蒂问。

“我能再看一会儿电视吗？”

“不行 玛利亚 我有我的任务。去吧 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玛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她知道必须做 但她实在讨厌作业。今晚她必须就生物老师在课堂上放的一段录像来写一篇报告。这个录像全都是关于她这个年龄的男孩女孩生理变化的。但她早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实在太无聊了 她从没想要去弄到男孩子的生殖细胞。

她走到自己房间拿出了书本。

过了几分钟，她开始觉得头痛，身上也开始发痒。也许站起来走走会好一点。她摇晃着手臂来回踱步，但却令她觉得更热了。她咳嗽了起来，声音听上去很滑稽：时低时高，就像录像里处于

变声期的男孩子一样。

接着玛利亚的全身开始发痒。这太痛苦了，就连她身上的轻质棉T恤都让她的皮肤灼痛。她飞快地确认了一下门是否关上了。桑蒂正在看电视，一时半会儿不会上来。玛利亚脱掉了衬衫和短裤。她的皮肤摸上去就好像正在从骨头里往外冒泡一样。



突然间她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这令她痛苦。正在看喜剧片的桑蒂发出的笑声震耳欲聋。一只鸟在她耳边发出刺耳的叫声。屋外有人沿路跑了过去。

玛利亚的视觉变得格外清晰和明亮，但色彩却变得很奇怪。她看到的東西都只有黑白两色。

背上一阵尖锐的疼痛令她跌倒在地。灼热和奇痒使她恨不得把整块皮都扒下来。她试图爬起来，但发现自己的背根本无法挺直。曾经是手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覆满了毛的爪子。

她挣扎着爬到落地镜前抬眼一看：镜子里一只睁着琥珀色的眼睛、竖着尖长而警惕的耳朵、长着巨爪和长尾的灰狗正朝她看。不，不是狗。她在电视上和书里看到过她现在的样子。

她变成了一只狼！

做梦——她肯定在做梦。但做梦会觉得痛吗？

“喂，玛利亚，你想喝点热巧克力吗？我正在做。”桑蒂吱吱作响的脚步声接近了。在厨房的炉子上煮沸的热巧克力浓郁的甜香味直入她的鼻子。她试图答话，却变成了一声呜咽。她连忙跑回去，藏到床下。

门开了。桑蒂站在那里，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她：“究竟是……罗塞缇夫人没有说过这里养着一只狗啊。玛利亚！你在哪儿？”

她必须逃走。

“让我过去！”玛利亚大喊，声音出了喉咙却变成了咆哮。



她朝前跳去。桑蒂尖叫起来，仓皇地想跑却绊倒在地。玛利亚狼人从她身上跳了过去。

这座她熟悉无比的房子突然变得非常陌生。途经的所有东西都高高在上。她能闻到一切：地毯的味道、父亲的剃须水的味道、母亲的香水的味道、下午茶的餐点的味道、甚至墙内恐慌的老鼠发出来的味道。

一开始，玛利亚用四只脚走路很笨拙，但不久她就适应了。她跑到前门口想打开它，但爪子

无法转动门把手。当她跳转身时，她发现一个长长瘦瘦的人正在瞪着她，眼睛和嘴巴都因为恐惧而大张着。是桑蒂！桑蒂正处于恐慌之中，而恐慌的原因就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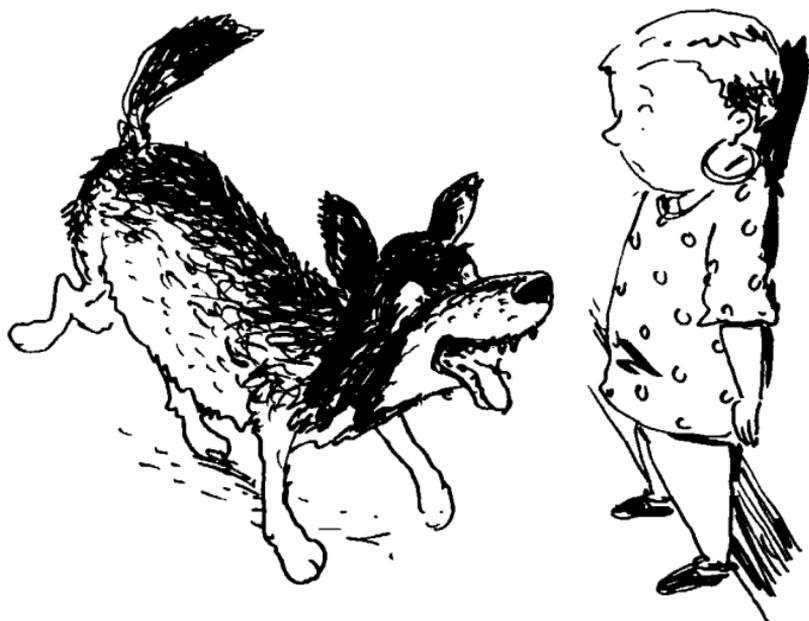
“桑蒂是我。”她还是想说话，但发出来的仍旧是咆哮声。

“救命！”桑蒂尖叫道。

玛利亚快步跑向桑蒂。她的新身体可以迅速移动。桑蒂没有动，她紧紧贴着墙，大口喘气。

玛利亚停在桑蒂身边。她想拍拍桑蒂的手臂告诉她没事了，但她够不到桑蒂的手臂。因此她跳了起来，把她的手——她的爪子——放在桑蒂的手臂上。

“别怕。”她说。



咆哮声在玛利亚的胸腔深处隆隆作响。

桑蒂昏了过去。

玛利亚跑开了。她的爪子在洗衣房的瓷砖上胡乱抓扒着，发出刺耳的响声。后门也关了。洗衣房里面只有一只橱柜的门是打开着的。玛利亚狼人挤进了橱柜，然后坐了下来，安安静静，一动不动。

过了一阵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听见桑蒂醒过来的呼吸声，接着是桑蒂对着话筒轻轻说话的声音：“我需要警察的帮助，请帮帮我。”她把玛利亚住处的地址给了警方。

玛利亚在黑暗的橱柜里等待着。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先是在门口询问桑蒂，然后走遍整个屋子找寻那只曾经朝着桑蒂吼叫并惊吓到她的大狗。其中一个警察来到洗衣房的门口用力推了推后门，确认它是锁上的。

“女士，所有门都是紧闭的，屋子里也没有狗。会不会是人闯进来了想要偷东西？”

“我不知道。”桑蒂抽泣道，“我只看到了狗。”

“我想小偷肯定被吓到然后逃走了。”一个警察说：“你很幸运。”

玛利亚在黑暗的橱柜里蜷缩着，头放在两个前爪之间。

又谈了一阵子。终于，警察走了。

玛利亚精疲力竭地睡了过去。她醒来的时候，听见父母正在客厅里安慰桑蒂。

“我认为小偷和他的狗不会再来了。”父亲说，“你非常勇敢。”

父亲帮桑蒂叫了一辆出租车，目送她安全离开。

桑蒂走后，她的父母坐在客厅里轻声说着什么。玛利亚伸长了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实在太低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她又变回女孩了！但她的衣服在哪里？

洗衣房的瓷砖上响起了脚步声。

“玛利亚，出来吧，没事了。”

“妈妈，我没穿衣服。”

“我知道，甜心。我已经把你的睡衣拿过来了。来。”

她的母亲就站在柜橱外面。玛利亚爬出了橱



柜 直接跌进了睡衣里。母亲抱紧了她。玛利亚大哭起来。

“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说，“我们打算和你好好谈谈的——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小孩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

“ 老师也说过这话。 ” 玛利亚结结巴巴地说，“ 但我却变成了其他东西。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他们不告诉我？ ”

“ 因为他们不知道。”母亲回答道。她把玛利亚领到了客厅里。父亲紧跟着出来，然后靠在门上。父亲看上去疲惫极了。

“ 我们是狼人。”她父亲说，“满月时 我们会变成狼 这时我们必须远离城市回到丛林中去 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除了同类 其他人都不知

道。这是我们的秘密。”

“但我从来没变成过狼。我不知道怎么做，它自己就这样发生了！”

“你的身体知道怎么变。”她母亲微笑着说，“下个月你和我们一起出门。”

“维克多也变成过狼吗？”

“是的，他十三岁时。”她父亲说，“现在他上大学了，自己一个人出去。”

“如果我不想变成狼怎么办？”

父亲紧紧搂住她，虽然很痛，但玛利亚没有叫。她能感觉到她父亲也处于惊慌之中。

“玛丽，你没法操纵这件事。你必须长大，你必须成为你该成为的样子。你是一个与众不同、非常特殊的人。”

“我们有专门关于小孩发育的课程，你知道，我们变化的方式……”

玛利亚突然咯咯笑起来：“如果他们知道我——我们——真的变化了，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玛利亚。”母亲十分严肃地说，“你必须记住，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会变成狼人。普通人是不会明白的，他们会觉得害怕。”



“是秘密？”玛利亚说，“但这是怎么来的 你们俩被狼人咬到了吗？”

父亲微笑道：“不，不是因为被咬，而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狼人，你和你哥哥也是。或许有一天 你或者你的小孩——如果你有小孩的话——能够告诉人们狼人的事情。但至少现在还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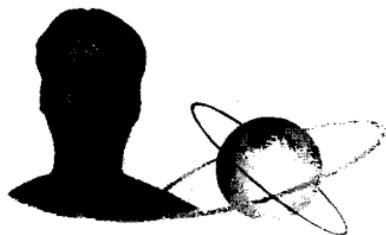
“还不行。”玛利亚低声重复。

他们十分安静地看着彼此。这个夜晚，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生活永远不会一成不变。

她是一个秘密。



# 插图作者简介



马克·麦克布莱德

(封面画作者)

马克·麦克布莱德曾为多本杂志和儿童书籍画过封面和插图。马克现在在用树脂、墨汁和空气刷等制作封面画，使画看起来更真实。为了不把工作室搞脏，他计划以后改用电脑制图。



玛丽琳·普赖德

(《恐龙故事》插图作者)

普赖德曾替多本有关澳大利亚恐龙的书画插图。最近，她在为一些自然历史书籍的真实生物画插图，因此她很高兴有了画恐龙的机会：“我喜欢尝试用不同技巧勾画黑白线条，特别喜欢《两头恐龙》里生物的设计。我觉得那更像是‘进化’了的恐龙而不是传统的那种，因为这个故事具有一种强烈的科幻色彩。”

## 路易丝·普鲁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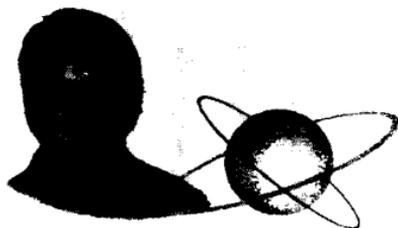
(《深水传说》插图作者)



路易丝·普鲁特是一位获奖的艺术家、插图画家。她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宇宙里神奇的大自然、亲友们活跃的思维，还有她渴求的在生命里发生的令人欢喜的故事。她创作的童书还包括《影子工厂》《粗鲁的汽车》和《刻薄而强大的默林斯家族》。

## 凯尔文·赫克

(《鬼故事》插图作者)



凯尔文·赫克现住在维多利亚州已经当了十年的自由插图画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教育类书籍和学校刊物上例如《彗星》《探索》和《挑战》杂志。凯尔文尝试在他的插图中通过使用交叉影线的技巧，来营造黑暗恐怖的气氛。他很喜欢这种风格，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这么展现出来。

## 玛丽安·布伦利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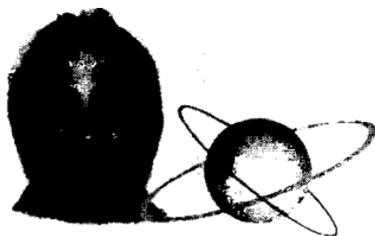
(《英雄故事集》插图作者)



玛丽安·布伦利奇是一位澳大利亚插图画家。她和她的丈夫鲍勃·艾格尔顿——另一位插图画家，一起住在美国的罗得岛。他们家有近千只格拉怪兽玩具、几百只恐龙和其他奇异的怪兽玩具。她家剩下的空间堆满了书本、油画、艺术资料和 CD 片，这些东西能激发她的灵感。

## 理查德·摩登

(《最后的喘息》插图作者)



理查德·摩登是一位在墨尔本的商业艺术家。他说自己和一位女巫、女巫的儿子、一只缺乏调教的老鼠 还有一只侏儒兔子生活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描画出那些恐怖故事。他人生中最想做的事就是给书插图和逗他那深爱的女巫开心，免得她把他变成一只水螅。



## 凯文·伯格迈斯特

(《神鬼志异》插图作者)

凯文·伯格迈斯特出生于波斯裔德国籍的移民家庭，之前那个家族在印度尼西亚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了。在墨尔本学习了美术设计之后，他在荷兰Gerrit Reitveld学院获得了图书插图画的文凭。当凯文用墨水来插图的时候，他喜欢以一种轻松的、友好的方式来控制他的那枝尖头钢笔。

## 克雷格·史密斯

(《变更》插图作者)



克雷格·史密斯是一位资历丰富、享誉盛名的插图画家。他那风趣幽默的美术作品深受儿童欢迎和喜爱。近几年来，他用电脑来替一些图书画插图，但最近他又重新开始使用画笔、颜料、钢笔和墨水了。他认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用多种得心应手的美工笔和卡纸画出黑白插图来。他众多的作品包括《嘿，小流氓比利》和《爱好音乐的哈丽特》。

## 编辑说明

“过去是怎么样的？”

“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身边到底会发生什么？”

“银色飞旋”丛书中的故事用奇特的想象回答了这些疑问。

作者们通过科技惊悚、恐龙搜寻者、外星人侵、太空小屋、克隆人等十五则科幻故事，对未来世界可能涉及的机器人、电脑、外星空等进行了奇妙的想象。作者们运用极为现代的故事构成方式和新颖的手法进行表达，带领读者进行着一次次奇妙的科幻之旅。

丛书作者大多来自澳大利亚，独特的文化背景让十五个故事的结局个个出乎意料。其中的某些作品对“鬼怪”等以文学的手法进行了描述，敬请读者在阅读时去其糟粕，吸取其有益的成分。